

《金瓶梅》中精神暴力的窥探

THE PSYCHOLOGICAL VIOLENCE IN MARITAL LIFE OF
JIN PING MEI

苏裕雯

SU YIT MUN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文系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3

《金瓶梅》中精神暴力的窥探

**THE PSYCHOLOGICAL VIOLENCE IN MARITAL LIFE OF
*JIN PING MEI***

By

苏裕雯

SU YIT MUN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April 2013

摘要

《金瓶梅》集中描写了西门庆和众妻妾这一夫多妻制的生活面貌。一夫多妻是古代的通例，是人类历史上古老的婚姻形态。生活于晚明时期、住在清河县의破落户财主西门庆自然是妻妾成群了。西门庆家中蓄有一房妻、五房妾。她们是左卫吴千户之女吴月娘、妓女李娇儿、富商的寡妇孟玉楼、当年陈氏陪嫁的丫鬟孙雪娥、武大之前妻潘金莲以及花子虚之前妻李瓶儿。男人妻妾成群的原因归结于生儿育女的责任、肉体的享乐和家族的显赫。由此，西门庆不仅蓄有六房妻妾，他还兼私着婢女仆妇。另外，西门庆更有妓院中的相好以及寡居中的大家命妇等。至于西门庆之众妻妾为何愿意加入如此复杂之一夫多妻制大家庭呢？其动机主要是为了她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利益。女人或许会认为嫁给这样的一夫多妻者，比起自己一直所过的生活，或嫁给其他男人而会有生活更为安全可靠，且声名更因此显赫。身为丈夫的西门庆分别娶了社会地位高低不同的女人——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和李瓶儿加入一夫多妻的家庭。众妻妾在封建家庭中的不同地位逐步展示了她们之间微妙且复杂的人际关系。于是，隐藏于复杂婚姻关系内的精神暴力悄悄与西门庆及其妻妾们同在。

第一章将针对各《金瓶梅》研究者的专著与论文进行整理，尝试归纳出各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章也将说明笔者对于这部家庭小说的研究动机、研究价值、研究范围、检讨前人研究、预期突破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则探讨何谓精神暴力。此章将集合各社会学者的说法来诠释精神暴力的定义与行为模式、精神上无形的统治、如何预防隐形的暴力以及精神暴力的侵害。

第三章分析《金瓶梅》里西门一家的语言虐待行为。西门庆和众妻妾这些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在封建家庭中的不同地位通过打折扣型、掩盖型、阻碍和转移型、琐碎浅薄型、评价和批评型、威胁型以及辱骂型语言虐待来互相折磨对方的心理，从中显示口头攻击同样使人痛苦。

第四章则针对西门一家行动上的精神折磨作出分析。西门庆和众妻妾在行动上互相折磨对方心理的行为包括“控制行动或操纵”、“施以性生活中的情绪虐待”以及“忽视或否认对方的感觉和想法”。这些都是西门庆和众妻妾用来左右对方精神状态的行为、它间接或直接使对方产生痛苦、愤怒、恐惧、厌恶、焦虑、忧愁等各种复杂情绪。

第五章逐步分析西门一家面对精神暴力的心态。社会文化的默认、保护自己的名誉、沉默是终止暴力行为的谜思等是西门一家在精神暴力面前保持沉默的原因。沉默的方式有含糊性沉默、依赖性沉默、认命性沉默、隐瞒性沉默、忍让性沉默以及幻想性沉默。

第六章是本论文的结论。精神暴力不仅使西门庆的家庭丧失应有的安全感、更驱使他们做出错误的行为，并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因此，精神暴力是难以意识的隐形暴力、以折磨人身心健康为主、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ABSTRACT

The novel *Jin Ping Mei* describe the polygamy marriage life of Ximen Qing and all his wives. Polygamy is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the ancient and old marriage patterns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herefore, Ximen Qing, a rich man who live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has a wife and five concubines. Wu Yueniang, who born in the courtiers is Ximen Qing's first wife. Ximen Qing's five concubines are ex-prostitutes Li Jiao'er, wealthy widow Meng Yulou, the maidservant of Chen's dowry Sun Xue'er, Wu Da's ex-wife Pan Jinlian, and also Hua Zixu's ex-wife Li Ping'er. The reasons of a man marrying his wife and concubine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renthood, the physical pleasure, and also about the family of prominent. Other than women at home, Ximen Qing also has others women from different status. Why Ximen Qing wife and concubines are willing to join the complication polygamy family? Well, their reasons are mostly about the guarantee of economic status. They found that they marry to this polygamist, their lives will be more secure compare to marrying with other men. As their husband Ximen Qing marry with different status of women, a complicat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a feudal family is shown. So, the psychological violence appeare in the marital life of Ximen Qing and his wife as well as his concubines.

“The Psychological Violence in Marital Life of *Jin Ping Mei*” is the title of this thesis. In the first chapter, I will try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results from certain researchers monograph and papers. This chapter will also

explain the motives of research, value of research, scope of research, review of previous researches, the expect breakthrough of research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The second chapter is to explor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Violence”. What the sociologists say about the definition, the behavioral of psychological violence, the trauma of the psychological violence, and how to prevent this kind of violence will bring together in this chapter.

In the third chapter, I analyzed the type of language abuse in Ximen Qing’s family. Ximen Qing, his wife and concubines who come from different status and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 use language as a form of weapon to attack each other. The type of language abuse in between them are discount type, cover-up type, obstacles and transfer type, trivial and superficial type, evaluation and criticism type, threatening type and also abusive type.

The fourth chapter is to analyze about the mental torture on action in Ximen Qing’s family. The type of mental torture on action in between Ximen Qing and all the wives including control actions and manipulate, subject to sexual life of emotional abuse, and also including ignore or deny each other’s feelings and ideas. This kind of psychological violenc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sulting other in pain, anger, fear, disgust, anxiety, sadness and other complex emotions.

The fifth chapter is to analyze the mentality of Ximen Qing's family on how to face the psychological violence. The reasons cause them to remain silent behind the psychological violence includ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efault, to protect their reputation and silence is the termination of violence myth. All the silent ways are ambiguity of silence, dependence silencing, fate acceptance, concealing, tolerance and also silence of fantasy.

Chapter six, "Silence is not gold" i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thesis. Psychological violence not only cause Ximen Qing's family lose a proper sense of security, but also drive them to make the wrong behavior and seriously affect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the psychological violence is a kind of invisible violence which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mainly to gruel someon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it is also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致谢

衷心感谢林水椽教授能够成为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指引我把“《金瓶梅》中精神暴力的窥探”这一本论文给顺利完成。林水椽教授给予我很大的思考空间，允许我自由的发挥自己的想法来撰写论文。不管什么时候，即使是教授忙碌，他也愿意抽出时间为我解决论文上所遇到的难题。即便是一个小注释的问题，教授也愿意耐心的指导我。这真令我感动！在林水椽教授认真、细心与负责任的引导下，我终于能够顺利完成这本论文。此外，我也感谢每个在开题报告、论文答辩中给予我宝贵意见的讲师和教授们，他们的意见使我的论文更加稳固与完美。

不管表示多少感谢也无法代表我对大家的感激之情，就让一切的感激尽在不言中。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金瓶梅》精神暴力的窥探为苏裕雯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_____ 日期：2013 年 4 月 4 日

林水椽博士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教授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2013 年 4 月 4 日

毕业硕士论文提交

此证**苏裕雯**（学号：**09ULM02340**）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林水椽教授**指导之下，经已完成此一题为《**金瓶梅**》**精神暴力的窥探**的毕业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毕业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苏裕雯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苏裕雯

日期：2013 年 4 月 4 日

目次

	页数
摘要	ii
ABSTRACT	v
致谢	viii
论文核实书	ix
硕士论文提交	x
论文声明	xi
目次	xii
章节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价值 2
	第三节 研究范围 5
	第四节 检讨前人研究成果 6
	第五节 预期的突破 9
	第六节 研究方法 11
第二章	精神暴力的释义
	第一节 精神暴力的定义与行为模式 13
	第二节 无形的统治 16
	第三节 隐形暴力的预防 20
	第四节 精神暴力的侵害 23

第三章	《金瓶梅》中各人物语言上的精神折磨——	
	语言虐待	27
第一节	贬斥与打击，不堪入耳：	
	打折扣型语言虐待	29
第二节	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	
	掩盖型语言虐待	38
第三节	圆滑狡诈掩盖下的恶意：	
	阻碍和转移型语言虐待	46
第四节	合理的否定与无情的敷衍：	
	琐碎浅薄型语言虐待	52
第五节	责备之意与含血喷人：	
	评价和批评型语言虐待	60
第六节	利用恐吓，从中控制：	
	威胁型语言虐待	69
第七节	口出狂言，恶语伤人：	
	辱骂型语言虐待	74
第四章	《金瓶梅》中各人物行动上的精神折磨——	
	情绪虐待	83
第一节	堂皇屋瓦下的统治：	
	控制行动或操纵	84
第二节	鱼水之欢，杀人无血欲中刀：	
	性生活中的情绪虐待	92
第三节	冰冷空虚的夫妻关系：	
	忽视或否认对方的感觉和想法	100

第五章	《金瓶梅》中精神暴力受害者的心态—— 沉默的种种	125
第一节	西门庆之含糊性沉默	126
第二节	李娇儿、孟玉楼、李瓶儿之依赖性沉默	133
第三节	李娇儿、孙雪娥之认命性沉默	138
第四节	孟玉楼、李瓶儿、潘金莲之隐瞒性沉默	145
第五节	李瓶儿之忍让性沉默	152
第六节	吴月娘、潘金莲之幻想性沉默	157
第六章	结论——沉默不是金	165
参考书目		179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研究动机

《金瓶梅》是一部以描写家庭婚姻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在西门庆的家庭里，西门庆是一位施虐者。他不仅对家中的奴婢们施行种种的暴力行为，就连他的妻妾也不得幸免。西门庆对他的妻妾们施行了身体上的暴力行为、暴力的性行为以及精神上的虐待。西门庆常通过暴力行为来控制他的妻妾们以获得自己心理上的满足，以暴力来达到控制她们的目的。

西门庆对他的妻妾们进行了很多隐蔽的精神暴力行为。同样的，西门庆的妻妾们也在不经意间对他施行了精神虐待。因此，本论文把研究范围锁定在婚姻暴力里其中一种暴力行为，即精神暴力。“精神上的不当对待比身体上的虐待更为严重，常造成受害者心理上很大的创伤，其虐待的手段可能包括种种足以令受害人产生疏离、干扰、威胁或恐慌等心理症状，例如以语言伤害自尊、否认对方的感觉想法、忽视对方的存在、威逼对方不愿从事的工作、以自杀或抱走子女做威胁、控制行动、拒给金钱或生活必须用品、隔离外界关系、强迫性的生活作息干扰等。”

¹ 换言之，精神暴力就是进行精神上的折磨、伤害和攻击。在此，笔者欲对西门庆以及他的六位妻妾即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和李瓶儿进行深入的精神暴力研究。

精神暴力所造成的伤害往往远比断了骨还难愈合，尽管施虐者在施行精神折磨的时候仍是爱着受虐者。精神暴力行为如辱骂受害者、让受害者与社会隔离、形同孤立等，会影响受害者的精神层次与生活作息。如果受害者长期受到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精神上的郁闷，感情上得不到必要的宣泄，便会使这些妇女在恐惧、紧张氛围里终日心情抑郁与身心疲惫。她们过着过度依赖、低自尊和缺乏自信的生活。由此可见，精神暴力足以摧毁受害者的自信、人格以及危害他们的心理、生理与行为。

《金瓶梅》里婚姻关系中的精神暴力行为模式是怎么样的？笔者对西门庆以及他的妻妾们面向精神暴力妥协的态度深感好奇和怀疑，为何西门庆以及他的妻妾们要任由精神暴力吞噬？此外，精神暴力究竟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或伤害？这些都是笔者在本论文欲寻求的答案。

第二节、研究价值

很多女性主义学者研究《金瓶梅》的女性时，往往认为这些受害者面对暴力时有反抗意识，然而，笔者却发现她们未必每时每刻都与精神

¹ 王以仁等：《婚姻与家庭生活的适应》，台北：心理出版社，2001，页 210。

暴力抗争。因为精神暴力相比起身体暴力是一种难以令人意识到的暴力行为，试问她们又如何晓得被辱骂、被贬抑等是一个暴力问题而需要做出反抗呢？再说，西门庆这位“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²，向来是家中的魔王，利用暴力管理家庭，使他的妻妾们对他绝对服从。若用今天的话语，西门庆治理家庭的方法堪称婚姻暴力。谁又会想到这位一家之主也会活在隐形暴力之下呢？

其实，大部分学者已对《金瓶梅》这部著作进行了家庭与婚姻考察，唯他们都是从宏观的角度切入。相关的论文有：杜贵晨〈《金瓶梅》为“家庭小说”简论——一个关于明清小说分类的个案分析〉³、肖扬碚的〈文化的衰落与裂变——《金瓶梅》婚姻家庭文化考察〉⁴、刘孝严的〈社会、家庭和人生的全景观照——也谈《金瓶梅》的思想意义〉⁵等等。这些论文都提到《金瓶梅》为一部家庭小说，并论述《金瓶梅》如何反映家庭生活的侧面、传统婚姻家庭文化如何衰落以及市井生活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欲求等。笔者在准备撰写学士论文时已发现探讨《金瓶梅》婚姻暴力这一课题的学者并不多，因此笔者的学士论文即从微观的角度切入，研究《金瓶梅》里的婚姻暴力，以《〈金瓶梅〉中婚姻暴力的探析》

² [明]笑笑生著，秦修容整理：《金瓶梅》第十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245。

³ 杜贵晨：〈《金瓶梅》为“家庭小说”简论——一个关于明清小说分类的个案分析〉，《河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页23-27。

⁴ 肖扬碚：〈文化的衰落与裂变——《金瓶梅》婚姻家庭文化考察〉，《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页121-123。

⁵ 刘孝严：〈社会、家庭和人生的全景观照——也谈《金瓶梅》的思想意义〉，《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1期，页106-117。

为题，笔者已针对西门庆的元配夫人吴月娘、宠妾潘金莲、爱妾李瓶儿进行了身体、性以及精神上的暴力研究。不过谈到精神暴力这一课题却只是点到即止。因此，笔者决定延续之前的研究课题，即西门庆和众妻妾婚姻关系中的精神暴力现象，除了要对元配夫人吴月娘、宠妾潘金莲、爱妾李瓶儿进行更深入的精神暴力研究外，亦要对西门庆其余三位妾侍：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儿进行深入的精神暴力研究。此外，笔者更要把西门庆放在其中一位受虐者的视角上来进行研究与分析。

精神暴力也是一种严重的暴力行为。在此，笔者不谈众多女性主义者所认为《金瓶梅》妇女有人权意识觉醒这一观点，而纯粹探讨精神暴力——一种不被认为是暴力的暴力对她们究竟有多大的杀伤力？她们又如何对西门庆实施精神虐待行为？到底这些受虐者能否幸免抑或能否把隐形暴力的杀伤力减至最低？他们处于这种精神煎熬的处境是否快乐？这些都是精神暴力课题比较具体的问题，笔者希望经过这次的研究能够加深对这些问题的了解。

第三节、研究范围

家庭向来予人温馨的感觉。《金瓶梅》虽然是一部叙述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含有很多暴力的场面，如“潘金莲谋杀亲夫”、“潘金莲虐待继女迎儿”、“武松误打李皂隶”、“西门庆草里蛇遛打蒋竹山”、“武松杀嫂祭兄”等。撇开上述暴力事件，本论文把研究范围缩小至家庭暴力里的婚姻暴力。接着，笔者再把范围锁定在婚姻暴力里其中一种暴力行为即精神暴力。

精神暴力是施虐者利用语言或行动来打击受虐者身心健康的暴力行为，是隐形的，不管男性或女性都有可能成为精神暴力的施虐者。因为，权力是流动的，权力关系并不是运作在某一范围中，而是无所不在地存在于所有具特异性之处，如“街坊的争执、父母与孩子的口角、家居的不和、酗酒与滥交、公众吵架与神秘的激情”等力量关系。⁶ 所以，施虐者不会固定于单一的性别。例如女性拿男性的缺点来开玩笑，不管她是否有意，只要这玩笑会引起男性的难堪与不愉快，那女性就成了精神暴力的施虐者。基于相同的道理，笔者也不把此论文的施虐者集中于西门庆一人身上。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固然是多种暴力的施虐者，但在精神暴力这一课题下，施虐者可以是男方或女方；同样的，受虐者也

⁶ 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页 107。

可以是男方或女方。再说，《金瓶梅》里所描绘一夫多妻制的婚姻生活，妻妾之间的斗争也形成了女性虐待女性的暴力模式。

西门庆确实有很多女人。在外头的有妓女粉头李桂姐、韩道国的夫人王六儿、寡妇林太太等；家内的除了其六位妻妾以外，丫头迎春、玉箫等、奶妈如意儿、家仆的妻子宋蕙莲等人都曾经历他的暴力行为。然则，笔者在本论文里不谈西门庆六位妻妾以外的女人们，而是把中心放在被西门庆娶回来的女人，即西门庆的妻妾们。再说，除了潘金莲和李瓶儿以外，潘金莲的侍女——春梅也是《金瓶梅》里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由于本论文所要研究的女性仅限西门庆的六位妻妾即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和李瓶儿。因此，笔者只以春梅当衬托对象，目的是突显西门庆和其他妻妾所遭受的精神虐待。

第四节、检讨前人研究成果

由于《金瓶梅》是一部家庭小说，因此笔者收集了一些有关《金瓶梅》家庭或婚俗文化考察的论文。

一、杜贵晨：〈《金瓶梅》为“家庭小说”简论——一个关于明清小说分类的个案分析〉⁷。作者此篇论文提到金瓶梅是一部以人情、世情为题材的小说。其内容和结构形式皆以家庭生活为中心。在承认《金瓶梅》为“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代表作的前提下，明清小说分类中应把《金瓶梅》——《红楼梦》一脉如实称为“家庭小说”。此论文帮助笔者了解到《金瓶梅》里有关“人情”和“世情”的叙述，《金瓶梅》确实为一部家庭小说。不过，此论文却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家庭暴力的现象。

二、刘孝严：〈社会、家庭和人生的全景观照——也谈《金瓶梅》的思想意义〉⁸。此论文指出《金瓶梅》作者对当时世俗市井家庭的集中描绘，真实地再现了世俗市井人物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欲求，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新旧交杂的社会现实。笔者通过这篇论文得以了解明朝末世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世态人情等诸多方面的特点。然而，笔者也一样无法在此寻获有关家庭或暴力的课题。

三、肖扬碚：〈文化的衰落与裂变——《金瓶梅》婚姻家庭文化考察〉⁹。此论文指出明代中后期随着商业文化的崛起，出现文化分裂与

⁷ 杜贵晨：〈《金瓶梅》为“家庭小说”简论——一个关于明清小说分类的个案分析〉，页 23-27。

⁸ 刘孝严：〈社会、家庭和人生的全景观照——也谈《金瓶梅》的思想意义〉，页 106-117。

⁹ 肖扬碚：〈文化的衰落与裂变——《金瓶梅》婚姻家庭文化考察〉，页 121-123。

文化断层现象。作者以《金瓶梅》婚姻家庭生活为对象，分析了这种文化分裂与断层使传统婚姻家庭文化走向衰弱的倾向，以及其新的婚姻文化观念的兴起。就此，笔者得以了解传统婚姻家庭文化衰弱，造成了人的心理变态、人的感情失重、信仰的迷惘与行为的偏执。

四、王平：〈明清小说婚俗描写的特征与功能——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为中心〉¹⁰。此论文说明了《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这三部小说都以家庭生活为素材，而婚俗描写则是重要内容之一。各部小说的婚俗描写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功能。这些婚俗描写在刻画人物性格、表达作者笑笑生的创作主旨和构思故事情节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论文帮助笔者在研究《金瓶梅》精神暴力这一课题时，更了解文本里的婚俗与人物性格。

五、李新灿：〈男性多偶之家中妻子的自保策略——明清小说家庭的掠影〉¹¹。此论文通过对明清小说中家庭女性地位的研究，认为在男性多偶家庭中，妻、妾、婢的地位高低有别。她们的地位升降变化，取决于男人的喜怒。为了争取男人的宠爱，妻、妾、婢明争暗斗。处于斗争状态中的妻子为妻之道十分艰难。她们要么维护妻道尊严而失去丈夫

¹⁰ 王平：〈明清小说婚俗描写的特征与功能——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为中心〉，《东岳论丛》2007年第3期，页14-23。

¹¹ 李新灿：〈男性多偶之家中妻子的自保策略——明清小说家庭的掠影〉，《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页125-128。

宠爱，要么降妻道为妾道媚夫求宠。此论文稍微提到《金瓶梅》里的吴月娘和梁中书妻蔡夫人的争宠之事。

综合上述，可以发现目前还没有一位学者对《金瓶梅》里的家庭暴力与婚姻暴力现象作出一个具体的研究。而笔者的学士论文也没有深入地探讨精神暴力这一课题。因此，这些都是笔者可以填补的缺漏，也是可以突破的地方。就此，笔者期望可以从婚姻暴力之精神暴力这一角度切入，撰写出一篇《金瓶梅》婚姻关系中有关精神暴力现象的论文。

第五节、 预期的突破

不论是古代或现代，精神暴力一直都存在着。通过研究《金瓶梅》精神暴力这一课题，可以归纳出《金瓶梅》里各种精神暴力行为，其行为模式包括了言词虐待以及种种行为所导致的情绪虐待。就此，可以印证出《金瓶梅》里出现这种抽象的暴力行为，精神暴力是难以意识的隐形杀手。

精神暴力的危害不容小觑。通过探讨《金瓶梅》精神暴力受虐者——西门庆以及他的六位妻妾即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

莲和李瓶儿的心态，从中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和精神暴力妥协抑或他们有尝试反抗没有？

此外，通过研究精神暴力对《金瓶梅》受虐者的影响，足见精神暴力确实危害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也可以见证精神暴力的杀伤力和可怕性。

总的来说，精神暴力确实在折磨着《金瓶梅》里的每个人。不管是古代或现代，精神暴力都是让人难以意识的可怕暴力。精神折磨比肉体上的痛苦更让人心寒。

目前为止，笔者无法找到一些关于《金瓶梅》家庭暴力或婚姻暴力抑或精神暴力这一课题的书籍与论文。因此，研究此课题是一种新的尝试，也希望最后能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第六节、研究方法

本论文乃采用社会学、心理学角度来诠释《金瓶梅》的精神暴力现象。研究方法如下：

一、本论文将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采用各社会学者如王以仁、徐光国、谢卧龙等人对精神暴力的种种理论，通过理论分析法对精神暴力的定义与类型、精神暴力肆虐的原因、如何预防精神暴力以及精神暴力对受害者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诠释。二十世纪的现代女性尚且难以意识隐形暴力的存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女性（如《金瓶梅》里的女性）对于这种婚姻暴力的意识可想而知了。

二、笔者将仔细观察《金瓶梅》里面对精神暴力的人物：西门庆、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和李瓶儿所遭受的种种精神暴力，尝试通过社会学如周伟文的《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¹²、人类关系学如阮芳赋、林燕卿的《人类性学》¹³、心理学如斯托曼（Strongman, K.T.）的《情绪心理学——从日常生活到理论》¹⁴等方

¹²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¹³阮芳赋等：《人类性学》，台北：华腾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3。

¹⁴ [新西兰] 斯托曼著，[中] 王力译：《情绪心理学——从日常生活到理论》(*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 From Everyday Life to Theory (Fifth Edition)*), by K.T.

面，配合以上的理论并结合《金瓶梅》的文本，对精神暴力行为进行分析与归类。

三、对于西门庆、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和李瓶儿这六位既是施虐者又是受害者的人物，笔者尝试通过她们的身份、地位、处境、思想等，采用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¹⁵、《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¹⁶以及雪儿·海蒂(Shere Hite)所著的《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¹⁷等各社会学理论的书籍、女性主义角度如西蒙·波娃的《第二性》¹⁸、心理学如[美]杰克，朱怀江等译：《压抑的女性：女性抑郁与心理调节》¹⁹、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²⁰等各面向出发，采用心理研究途径和比较法来论述，一探他们在精神暴力下的妥协心态以及尝试剖析精神暴力如何影响各研究人物身心上的健康。

Strongman, San Francisco: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3)，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¹⁵ 李银河：《虐恋亚文化》，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

¹⁶ 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¹⁷ [美]雪儿·海蒂著，李金梅译：《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The Hite Report: A Nationwide Study of Female Sexuality*, by Shere Hit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76），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¹⁸ [法]西蒙·波娃著，[台]陶铁柱译：《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 by Simone de Beauvoir, Taipei: Owl Publishing House, 1949），台北：猫头鹰出版社，1999。

¹⁹ [美]杰克，朱怀江等译：《压抑的女性：女性抑郁与心理调节》（*Silencing the Self: Women and Depression*, by Jck, D.C, America: Haw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²⁰ 杨国枢等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册）》，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第二章

精神暴力的释义

暴力是权力的一部分，也是权力的另一种核心构件。²¹家是人类的归属，家庭理应是一个安宁、和谐、温暖与充满希望的地方，然而当暴力一旦在家庭里滋生，家庭则不再安全与温暖，而是一个充斥着恐惧、危险、犹如人间地狱的地方。一对男女从相遇，进而相恋、结婚、生子并组织家庭本是幸福的写照，但非常不幸的是，夫妻之间竟然允许暴力四处侵蚀婚姻，于是促成了婚姻暴力。顾名思义，婚姻暴力是夫妻或配偶之间的暴力行为。婚姻暴力是指夫妻双方，一方施虐，一方受害。²²具体的婚姻暴力行为如揍、踢、掴打、残害身体、性虐待等生理伤害的行为较容易被人意识到；反之，心理伤害的行为如批评、讽刺、遗弃等则难以让人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暴力行为。这种心理与精神上的折磨可称为精神暴力。

第一节、精神暴力的定义与行为模式

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其中一种，也是家庭暴力的核心。婚姻暴力（Marital Violence）是“指成年人或青少年对其亲密伴侣所采行的一种

²¹ 路云亭：《暴力的艺术》，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页 7。

²² 吴就君：《婚姻与家庭》，台北：华滕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9，页 11-4。

攻击与强制行为，其形态包括身体的、心理的及性方面的攻击以及经济上的强制。”²³一般上，婚姻暴力可分为三大类型，即身体暴力、性暴力以及精神暴力。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或许只有把配偶殴打成重伤、伤残等才算是暴力；反之，辱骂、贬抑、责备等只不过是生活上的情趣以及日常生活中最正常不过的口角斗争而已。这导致精神暴力成为婚姻关系中最具隐蔽性的其中一种暴力。

精神暴力或精神虐待 (Psychological Violence) 是一种在心理上施加暴力的攻击行为。精神暴力是“攻击者以引起他人不舒服情绪的语言或行为来使当事人在精神的伤害行为。如：毁谤、辱骂、恐吓、隔离等。”²⁴

精神上的虐待是一种“非暴力的暴力”，精神虐待虽没有直接的攻击身体，但间接地伤害受虐者，包括以自杀、武力、抱走孩子或外遇来威胁，胁迫对方做他/她不想做的事，控制对方的行动，用言语去伤害对方的自尊或否认对方的想法和感觉，隔离对方与外界的关系等。²⁵

²³ 谢卧龙：《知识型构中性别与权力的思想与辩证》，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页 307。

²⁴ 国立嘉义大学家庭教育研究所：《婚姻与家庭》，嘉义：涛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页 348。

²⁵ 周丽端等：《婚姻与家人关系》，台北：国立空中大学，1999，页 376。

台湾社会学家徐光国也表示精神虐待是“施虐者利用恐吓、威胁、辱骂、拒绝、贬抑、讽刺等不人道的言词行为方式，造成受虐者的精神心理或情绪上的害怕、内疚、自卑等伤害，并藉以达到施虐者的控制目的。”²⁶

此外，社会学者牛顿·加弗将这种隐形暴力进一步解释为“……采取安详形式而并不一定凭体力公然侵犯任何人身或财产的暴力”²⁷。由此可见，精神暴力也被定义为安详的暴力。此种安详的暴力不知不觉在夫妻关系中静悄悄地、从容不迫地油然而生。

综合上述资料，得以理解情绪或精神上的施暴乃是一种施虐者利用受虐者性格上的缺点、脆弱与不安全感，加以攻击以致对方受到心理伤害的暴力行为。施虐者利用言语、表情、动作对受虐者进行无形的统治。其中：侮辱、吹毛求疵、威胁、驳拒、扭曲事实的语言与行为、有意或无意的忽略等是较常见的精神暴力行为。此外，与生育歧视有关的精神暴力、婚外情的隐形暴力、性生活中的精神虐待、权力与经济控制的暴力行为等都是非直接触及和伤害身体的暴力行为，而是间接地、长时间地使受虐对象经历精神和心理伤害的心理暴力行为。

²⁶ 徐光国：《婚姻与家庭》，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页 307。

²⁷ 转引自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67。

由此，精神暴力行为可归纳为语言上的精神虐待以及行动上的精神虐待。语言虐待是指施虐者以言词、语调对受虐者施以辱骂、批评、讽刺等伤害受虐者自尊或价值观的行为；行为上的精神折磨则包括施虐者控制受虐者的行动以及在社交上或地理上孤立受虐者，以致受虐者被迫承受沉重心理负担。此外，行动上的精神折磨亦包括了伴随身体暴力、性暴力、破坏财物、对受虐者的宠物施以虐待等各种足以引起受虐者生理上以及精神上痛苦的不当行为。这些精神上的不法伤害都是施虐者企图控制与攻击受虐者的表现与行为。

第二节、无形的统治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人们往往会刻板地认为男性是暴力施虐者，而女性多为受虐者。婚姻暴力存在已久，多为不正常家庭的产物，而且受虐对象大部分为妇女。²⁸ 无可否认，女性多为暴力之下的受虐者，但这并不表示男性永远都是扮演施虐者的角色。据法国著名学者福柯表示：“权力可以看成是在循环的过程中，具有一种链状的结构。它从不固定在这里或那里，表示在某某人的手中，不像商品或是财富。”²⁹，而是“他们不仅是被动接受的对象，同时也是发号施令的成员。”³⁰ 因此，

²⁸ 王以仁等：《婚姻与家庭生活的适应》，页 211。

²⁹ 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页 104。

³⁰ 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页 104。

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只要其中一方拥有强烈的控制欲、占有欲、不安全感以及自卑感等心理障碍都有可能成为精神暴力的施虐者。

熟语说，“打是疼，骂是爱”，谁会意识到夫妻之间最正常不过的口角、对抗、谩骂、冷漠等会是一种对配偶的无形统治呢？精神暴力的表现为各种形式，并具有各种伪装性，因此很难被识破。比方说，施虐者想要侮辱受虐者“白痴”或“傻瓜”， he 可以用玩笑或暗示的话语来作掩饰，以致受虐者不知道这就是施虐者对自己的言语虐待。受虐者往往会单纯地认为，暴力当然只应该是以武力为形式的暴力，任何不涉及武力的行为不能成为暴力。³¹ 确实，“难以意识”埋藏了隐形暴力爆发的危机。

在婚姻关系中，夫妻之间缺乏沟通亦是精神暴力爆发的主因。男女关系中的吵架和争执皆因“他们彼此其实很严重地缺乏沟通，不了解对方的心灵世界”³²。由于男女双方缺乏彼此了解，以致许多的误会频频产生，从中引发了口角之战，而口角之战是肢体暴力的前奏曲。有人说，女人天生爱唠叨，对于家里的大事小事以及男人的私事，女人总爱没完没了地唠叨一番，因此，被女人唠叨的男人烦不胜烦、出于不耐才

³¹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66。

³²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The Verbally Abusive Relationship*, by Patricia Evans, Reseda: Adams Publishing, 1996），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页 1。

对女人施行暴力行为。美国著名性学专家雪儿·海蒂在《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里指出男性是吝于付出感情、不愿谈个人感受以及不愿倾听的动物，而女人则喜欢把话说出来。百分之九十八的受访女性表示，她们希望能和她们所爱的男人更谈得来，她们希望生活中的男性能多谈谈他们自己的想法、感受、计划、困难，并问问她们同样的问题。³³ 为了多了解自己的丈夫，女人自然而然地在他们的耳边喋喋不休。百分之八十三的女性表示深入的谈话总是她们起头，而且她们要费尽心机才能让男人开口。³⁴ 她们误以为丈夫连面对自己的勇气都没有，怎会与女人谈他自己。于是，女人在唠叨的当儿不小心触及男人不愿触及的事项。结果，男人忍无可忍地对女人施以暴力，以此来向女性展示惩戒，并通过暴力来找回自己的权力和尊严。也有些受虐者在斗争当中选择沉默，其中一方把对方的默不作声误认为是自知理亏，于是更加变本加厉地以暴力来攻击对方。由此可见，夫妻之间必须多沟通、多了解彼此的感受才能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无形的统治多数发生在紧闭的门扉之后，因此，一般上，施虐者并不承认精神虐待的存在。精神暴力之所以会产生是与施虐者对他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紧紧联系在一起。一旦施虐者意识到自己的权力与利益受挑战和被质疑，施虐者就会利用语言、情绪、行为与动作对付受虐者，以便进行精神上的统治。由此，施虐者藉着精神暴力行为来保护自己，

³³ [美] 雪儿·海蒂著，李金梅译：《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页 3。

³⁴ [美] 雪儿·海蒂著，李金梅译：《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页 4。

使自己不受无权压抑感的影响。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少管闲事”、“贱人”、“母狗”、“你懂什么”等诸如此类的话语，抑或听闻某某夫妻正在冷战、某某人被施行婚内性生活的精神虐待等。这些都是属于个人的家务事，外人不好意思去过问。因此，施虐者认为在自己的家庭施行精神暴力并不是犯罪的行为，从而导致精神暴力得以肆虐。

再说，人们对精神暴力的不良道德意识和陈腐的观念亦纵容着无形统治的蔓延。所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不管是正面抑或负面的文化、观念或物品总会流传下来。无可否认，一些不良的道德观念和半真半假的东西也会流传下来，很多都是陈词滥调，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有时受虐的伴侣会根据这些陈腐的观念说明自己的经历。³⁵ 受虐者对于自己所面对的精神暴力，往往会利用陈腐的观念来说服自己。受虐者相信“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只是小事一桩”、“他大喊大叫总比动手要好得多”、“人们往往词不达意”等各种不良意识，借此否认自己正面临着无形的统治。结果，受虐者觉得自己应该为精神暴力的发生负上部分责任。显然，受虐者已把部分无形统治的引发归咎于自身，以此为施虐者脱罪。

³⁵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44。

除此以外，《大戴礼记·本命》里记载“妇有七去：……口多言，为其离亲也。”³⁶可见，‘多言’的妻子是不好的妻子，这个刻板印象还深深地印在男人们的头脑中。在这一规范的限制下，无论是古代的妻子，还是现代的妻子，都难以逃脱遭受丈夫暴力的厄运。”³⁷面对施虐者的言语虐待、婚外情、经济控制等精神暴力，受虐者不敢对施虐者进行辩驳以及多加过问，以免会触怒施虐者，从而使自己被虐待。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智慧。为了捍卫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受虐者唯有默默地忍受围绕在自己身边的无形统治。

第三节、 隐形暴力的预防

精神暴力堪称“隐形暴力”、“隐形恶魔”、“安详的暴力”或“隐蔽的暴力”。所以，精神暴力往往令人防不胜防。若要教导人们防范精神暴力，就得先让人知道何谓精神暴力。研究人类学的学者认为，“……暴力最好是由暴力的受害者或观察者，而不是由施暴者来界定。”³⁸因为，只有受虐的伴侣才能真正感受到精神虐待笼罩下的压力与痛苦。当这种隐蔽的暴力发生时，受虐一方往往手足无措，无言以对。但是，受虐者必须清楚和确定自己的感受，肯定对方对自己施行精神暴力行为

³⁶ 转引自汪玢玲：《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页 87。

³⁷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36。

³⁸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67。

是表示对方不看重与不尊重自己，切勿害怕接受痛苦的事实而否认加诸于自身的精神虐待。因此，受虐者只有勇敢地确认以及接受自己遭受精神暴力的事实，才能冷静地思考防范精神暴力的方法。

为什么夫妻之间可以持续有暴力行为的婚姻关系？受虐者一旦意识到自己遭到虐待，为何不马上离开施虐者或向有关单位寻求协助呢？原来，婚姻暴力并不是一旦被识破就马上得以终止。大多数的受虐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忍受暴力是因为施虐者也有忏悔的时候。施虐者并不是每时每刻实施虐待，随着施虐者对受虐者实施暴力行为，接着又向受虐者认错或补偿受虐者，到后来又施虐、认错等不停地重复同样的行为模式。久而久之，受虐者会习惯并适应这种关系，以致对施虐者的再次施暴并不感到突然。据美国社会学者琼·C·克莱斯勒在《女性心理学》里对于这一现象的见解，男性表现出来的仁慈和关心的姿态也可能对女性维持暴力的家庭关系起着作用。这种模式被称“习得性期望”。³⁹ 爱一个人要爱他的全部，包括对方的优点与缺点。再加上精神虐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强，受虐者也逐渐适应此种关系。结果，受虐者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精神虐待现象，渐渐地就会忘记“痛苦的时刻”。

³⁹ [美] 琼·C·克莱斯勒等编，[中国] 杨震宇等译：《女性心理学》（*Lectures on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by Chrisler, John C, Golden, Carla,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4），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页 269。

当然，也有一些受虐者在意识到自己受到配偶的精神虐待时，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改善二人之间的关系。受虐者相信“爱能战胜一切”，她认为若自己对配偶多付出一点爱以及多包容，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受虐者也会尝试去更了解施虐者，以便自己更好地理解对方，对方也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受虐者也相信只要自己再坚强些，自己就能克服目前的困境。此外，受虐者也试图通过询问、解释、乞求等各种方法，顽强地与精神虐待斗争，渴望维持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以及努力创造幸福。黑格尔(Hegel)有言：“女子的归属本质上在于婚姻。”⁴⁰总而言之，多数受虐者会想方设法在减低自己情绪伤害的同时，也捍卫自己与对方的关系。

不管是古时代或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精神暴力一直都存在着。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保障妇女与小孩权益的社会组织逐渐兴起，如：妇女行动组织(Women's Act Organisation, 简称 WAO)、亚太女性资源及研究中心——性及再生产的健康及权利(Asian-Pacific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for Women, 简称 ARROW)等团体，使受虐伴侣对婚姻暴力稍有认识。防范精神暴力非常重要，因为精神暴力会摧毁受虐者的身心生活。只有通过多方面的管道与努力，才可遏止精神暴力继续恶化。生活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活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人们？

⁴⁰ 转引自云天：《名人看婚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页 82。

第四节、 精神暴力的侵害

曾有预言家预言：“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心理疾病。”⁴¹人类的的各种生理疾病都与精神和心理扯上关系。精神虐待没有外伤、没有青紫、也没有骨折，不像肉体虐待那样容易被看出来。精神虐待是一种隐藏的攻击或威压，伤害的程度取决于受害者痛苦的程度，所以更加具有危险性。精神暴力和身体暴力对人体的伤害方式虽然有分别，但精神暴力因为隐蔽，所以对人体的伤害比起身体暴力的伤害对受害者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

精神暴力频率与严重程度越高，对受害者的健康影响越大。情绪的长期压力对个人健康的影响与个人的喜怒哀乐有密切的关系。环境中的事件引发行为，自主神经和内分泌反应，这些反应的反馈信息带来了情绪的感受，许多内脏反应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引起一系列生理反应，如发抖、出汗和心跳加快等，这些情境也会诱发行为，如攥紧拳头或争斗。⁴² 因此，过于喜乐、过于悲伤、过于忧虑、生气、受到惊吓等综合生理层面可能产生的影响有心悸、失眠、意志消沉、心神不安、头痛头胀、食欲不振、惊慌失措等不良症状。严重者亦可能导致心神失常以及精神错乱。对于经常受辱骂、被歧视、被贬抑的妇女甚至产生了不情愿怀孕、

⁴¹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85。

⁴² [美] 卡尔森著，苏产捷等译：《生理心理学·第六版》（*Foundation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Sixth Edition)*），by Neil R. Carlson,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2007），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页 240。

性冷感、性恐惧等性心理障碍。此外，切勿以为精神暴力是一种温和的统治方式。须知精神暴力是肢体暴力的前奏曲，精神的统治与身体的统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⁴³。当某个人的容忍极限受到侵犯，精神暴力亦有可能触发身体暴力，使受害者在承受精神伤害的同时也须承受身体上的疼痛。

精神暴力如何侵蚀个人的心理层面？医学社会学认为，“精神疾病又称为心理创伤，是人在生活中遭遇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或身体受到伤害、精神受到刺激后引起的。女性在长期遭受丈夫的暴力后，其精神受到长期的压抑而导致各种精神性疾病发生，从而导致她们不同程度的情感障碍，如狂躁、忧郁、焦虑、淡漠、情绪不稳、言语思维障碍、注意力和记忆障碍、意识障碍、睡眠障碍等”⁴⁴ 精神暴力确实会侵犯受害者的情绪与认知。从情绪方面来看，受害者会感到害怕、恐惧、沮丧、发脾气、焦虑等。从认知方面来看，受害者将疑惑为何对方会如此对待自己、感到难以在婚姻生活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对爱不信任甚至会误认暴力是爱的表现等。也许，有些时候受害者会把自己的感受向施虐者倾诉，然而施虐者不但没有体谅对方的感受，还会指责对方“过于敏感”，导致受害者对自己的主观世界十分困惑，怀疑自己是否太敏感。由此可见，活在精神虐待阴影下的受害者终日心情低落、垂头丧气与心情抑郁，正常生活作息备受干扰。

⁴³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87。

⁴⁴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170。

精神暴力不只是侵蚀个人的身心健康与思想精神，它亦扰乱受害者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被隐形恶魔统治的受害者会表现出较差的社交能力。他们往往感到难以沟通、害怕见人、仅仅因为一个人在身边就感觉痛苦和困扰、一味地迁就施虐者或被施虐者牵着鼻子走以致不能把握自己的方向等。因此，一些学者也把精神虐待描述为“‘制造混乱’，它是一种人与人交往过程中人际互动关系的表现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是遭受强烈的进攻欲的压制，这种情况严重地削落了受害者认知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⁴⁵

再说，精神暴力所带来的恶果莫过于它对受害者人格的影响。精神暴力改变了受害者对整个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使她们的人格发生畸变和扭曲，从而导致她们畸形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作为受害者的她们演变成为给别人带来痛苦的施害者。”⁴⁶ 作为精神暴力下的弱者，受害者们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在面对绝望的当儿，深受无形统治的受害者们有的选择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则采取极端的手段对施虐者进行无意识的报复与破坏。这就是隐形暴力下的悲剧。

精神暴力除了侵害受害者，对施虐者的影响也不小。施虐者的行为造成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伴侣对他产生严重的疏离感与怨恨，以致施虐

⁴⁵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7。

⁴⁶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172。

者本身失去家庭和伴侣，甚至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精神暴力破坏了婚姻的本质，也摧毁完整的家庭。因此，精神暴力的负面影响不仅造成个人身心的伤害、人权的践踏，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三章

《金瓶梅》中各人物语言上的精神折磨——

语言虐待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复杂的婚姻关系埋藏了精神暴力爆发的种子。西门庆固然是多种暴力的施虐者，然而在隐形的精神暴力下，他亦沦为其中一位受虐者。西门一家一夫多妻制的婚姻生活少不了妻妾之间的斗争。结果，妻妾争宠的升温也形成了女性虐待女性的暴力模式。综观西门庆家庭里的精神暴力行为，得以发现西门庆和众妻妾皆利用语言上和行为上的虐待来折磨对方的心理。“精神上的不当对待比身体上的虐待更为严重，常造成受害者心理上很大的创伤，其虐待的手段可能包括种种足以令受害人产生疏离、干扰、威胁或恐慌等心理症状，例如以语言伤害自尊、否认对方的感觉想法、忽视对方的存在、威逼对方不愿从事的工作、以自杀或抱走子女做威胁、控制行动、拒给金钱或生活必需品、隔离外界关系、强迫性的生活作息干扰等。”⁴⁷基于西门庆家是一夫多妻制的制度，西门庆与妻（吴月娘）有婚姻关系，而西门庆与妾（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之间也有婚姻关系。因此，妻与妾之间属于“由出生或婚姻所建立的关系或姻亲关系”⁴⁸、是同住于一屋檐下的家庭成员。

⁴⁷ 王以仁等：《婚姻与家庭生活的适应》，页 210。

⁴⁸ 国立嘉义大学家庭教育研究所：《婚姻与家庭》，页 347。

在西门庆的家庭中，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等妾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她们渴望像元配夫人吴月娘一样，希望享有同等的对待、但这个家庭总在排斥她们；她们渴望别人尊重她们，但又明白自己的地位，于是又小心翼翼地生怕得罪了妻。同样的，受了正统道德教养、深具妇德的吴月娘只好对西门庆娶回来的女人们熟视无睹。结果，隐藏于内心的不满与焦虑促使她们把语言攻击当成最有利的武器。语言虐待是指一些对人具有攻击性和伤害性的语言，是一种心理暴力行为。⁴⁹ 语言或言语只不过是一种口头上的“话语”，语言并不像用来攻击人的具体武器如棍棒、利刀等，何以见得语言或话语可以虐待某个人？原来，语言的操纵和高压足以压制个人的心理。语言虐待是一种以权压人的手段，“这些言语的恶意可以直接感受到，是明显的言语虐待”⁵⁰，例如大发雷霆、高声谩骂、直接指责受虐者等；也可能是隐藏的，“即使是受虐本人也难以察觉……通过只片语透露出威胁、压迫或敌意，受虐者会感到非常痛苦，但难以言表”⁵¹，即以非常间接或非常微妙的说话形式来伤害某一个人。《金瓶梅》所展示的家庭日常生活极为平凡和平淡无奇。西门庆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生活虽不多拳打脚踢的打斗场面，可也足以闹得不欢而散、终日鸡犬不宁。西门庆与众妻妾之间的婚姻生活太“热闹”了。因此，不管是有心或无意，西门庆各家庭成员皆卷入语言虐待的网罗里。

⁴⁹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98。

⁵⁰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6。

⁵¹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7。

第一节、 贬斥与打击，不堪入耳：打折扣型语言虐待

西门庆的妻妾们皆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上有来自官宦之家的吴月娘，下有来自妓院的李娇儿等。复杂的大家庭往往孕育着丈夫与妻妾们之间的冲突，而各个家庭成员的出身、家庭背景亦使打折扣型的言语虐待者有机可趁。特别是出身于妓院的女人，妓女往往多被人带有色的眼光来看待。在中国古代，把人分为十等，即官、吏、僧、道、医、工、猎、民、儒、丐、妓女与丐同等。⁵² 因此，没有女人喜欢与“妓女”、“粉头”等名词扯上任何关系。潘金莲不喜欢、孟玉楼不喜欢，甚至李娇儿也不喜欢。《金瓶梅》第十一回即写到：潘金莲和孟玉楼在花园里的凉亭下棋，碰巧被走进来的西门庆看见。西门庆满面笑容，戏道：“好似一对儿粉头，也值百十两银子！”⁵³ 西门庆说潘金莲和孟玉楼看起来像妓女，这番话明显带有贬低的意思。西门庆此刻虽是说着玩的，却足以引起她们不舒服的情绪。即使没有身体上的直接侵犯，蔑视、羞辱、轻蔑和耻辱都是令人痛苦的。⁵⁴ 于是，潘金莲和孟玉楼分别作出回应与回避。潘金莲说道：“俺们倒不是粉头，你家正有粉头在后边哩！”⁵⁵ 孟玉楼则“抽身就往后走”⁵⁶ 潘金莲把这不好的感觉推向李娇儿，向西门

⁵² 刘达临：《浮世与春梦：中国与日本的性文化比较》，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页 154。

⁵³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4。

⁵⁴ 威勒·盖林，梁淑慧等译：《憎恨的原貌》（*Hatred : the Psychological Descent into Violence*, by Willard Gaylin, Perseus Books L.L.C, 2003），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4，页 49。

⁵⁵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4。

⁵⁶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4。

庆表示后边有妓院出身的李娇儿在等着西门庆去找她呢；而孟玉楼则选择转身就走。西门庆对潘金莲和孟玉楼的人格和感受大打折扣，破坏了两人在玩乐时的美好情绪。这是潘金莲和孟玉楼第一次被“折扣”。

由此可见，在折扣型的言语虐待行为中，施虐者西门庆正是通过“折扣型的言语虐待否认受虐者的真实感受，扭曲她的一些想法”⁵⁷，使受虐者潘金莲、孟玉楼的体验和感受变得没有价值。折扣型的言语虐待者会否认他人的生活状态，否认他人的自身感受，也具有很大的破坏性。⁵⁸

潘金莲的第二次被打折扣则发生在西门庆和宋蕙莲私会时。潘金莲在家中花园内的藏春坞洞旁偷听到西门庆和宋蕙莲谈论自己的对话。

良久，只见里面灯烛尚明，婆娘笑声说：“冷铺中舍冰，把你贼受罪不济的老花子，就没本事寻个地方儿？走在这寒冰地狱里来了。口里啣着条绳子，冻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睡了罢，怎的只顾端详我的脚？你看过那小脚儿的来，像我没双鞋面儿，那个买与我双鞋面儿也怎的？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做。”西门庆道：“我儿，不打紧，到明日替你买几钱各色鞋面。谁知你比你五娘脚儿还小。”妇人道：“拿什么比他？

⁵⁷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11-112。

⁵⁸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11。

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试了试，还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样子周正才好。”⁵⁹

当时的妇女，如果听人背地评自己脚大，便觉得异常的羞耻。⁶⁰ 潘金莲的小脚向来是潘金莲以此为美、以此为荣的象征，可现在却亲耳听见西门庆称赞情敌宋蕙莲的脚比自己的还小。为此，西门庆的话让潘金莲听起来觉得格外锥心。接下来的对话，更使潘金莲暴跳如雷。

又听榖多时，只听老婆问西门庆说：“你家第五的秋胡戏，你娶他来家多少时了？是女招的，是后婚儿来？”西门庆道：“也是回头人儿。”妇人说：“嗔道恁久惯牢成，原来也是个意中人儿，露水夫妻。”⁶¹

西门庆纵容宋蕙莲对潘金莲的轻贱，像一把刀刺痛了潘金莲的心，使潘金莲听了，气得两只胳膊都软了，半日移脚不动。“谁知你比你五娘脚儿还小”以及“露水夫妻”这两个重点间接使潘金莲“最性感”、“西门庆宠妾”的“昂贵”形象大打折扣。感受到被伤害的潘金莲本想马上反击，但又恐怕西门庆偏袒宋蕙莲，使自己丢脸。“君子报仇，十年未晚”，于是，潘金莲只好选择暂时吞下这口气。

⁵⁹ 《金瓶梅》第二十三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28。

⁶⁰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北京：团结出版社，2000，页 25。

⁶¹ 《金瓶梅》第二十三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28-329。

西门庆是家里的老大，他当然可以随时随地地打骂和管制妻子。这是因为“封建宗法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人始终要服从夫家的意志和权力。”⁶² 那是否意味着西门庆不曾被妻子们进行言语上的攻击呢？答案是否定的，《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就指出，当女人压抑得太利害时，虽然面对的是芝麻小事，但也会展示激烈的反应。⁶³同样的，当身为上层妇女、知书达礼的吴月娘难以忍受西门庆的作为时，她也会向西门庆表达不满和愤怒的情绪。《金瓶梅》第六十九回〈招宣府初调林太太，丽春院惊走王三官〉这一回中写道，西门庆不停的在吴月娘面前数落王三官儿。什么“家中丢着花枝般媳妇儿不去理论”、“白日黑夜，只跟着这伙光棍在院里漂弄”、“通不成器”⁶⁴，不正是西门庆自己的写照吗？西门庆所骂的不正是吴月娘想对西门庆说的话吗？吴月娘再也压抑不住了，她讥讽西门庆道：“你‘乳老鸦笑话猪儿足——原来灯台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这井里水，无所不为，清洁了些甚么儿？还要禁人！”⁶⁵

传统妇女理应对丈夫百般柔顺，《女儿经》即记载了妇女“丈夫说，莫使性；夫君话，就顺应；不是处，也要禁；夫骂人，莫齐逞；或不是，赔小心”⁶⁶吴月娘不仅不迎合西门庆，反而言带尖刻、三言两语，切中西门庆要害的话语，不就是对西门庆身为男性应有的权利大打折扣？幸亏

⁶²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页 6。

⁶³ [美] 雪儿·海蒂著，李金梅译：《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页 123。

⁶⁴ 《金瓶梅》第六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973-974。

⁶⁵ 《金瓶梅》第六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974。

⁶⁶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页 52。

西门庆自知理亏，而选择“不言语了”⁶⁷，否则男性尊严被贬低的西门庆绝对有权利反击吴月娘。

吴月娘除了对西门庆“家中丢着花枝般媳妇儿不去理论”、“白日黑夜，只跟着这伙光棍在院里漂弄”、“通不成器”的行为难以容忍外，也对潘金莲“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擅权越位的作风满腔怒火。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人格、尊严、名誉和自由遭到攻击，其精神与物质权利和利益被侵犯时，便会生气和发怒。⁶⁸ 吴月娘对潘金莲容忍的压抑终于因着潘金莲说出“别人不知道，我知道”一句卖弄自己掌握西门庆第一手资料的话，在《金瓶梅》第七十五回中全面爆发。

当下月娘自知屋里说话，不防金莲暗走到明间帘下，听觑多时了。猛可开言说道：“可是大娘说的，我打发了他家去，我好把拦汉子。”月娘道：“是我说的，你如今怎么我？本等一个汉子，从东京来了，成日只把拦在你那前头，通不来后边傍个影儿。原来只你是他的老婆，别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动题起来‘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娘子问了声‘李桂姐住了一日儿，如何就家去了？他姐夫因为甚

⁶⁷ 《金瓶梅》第六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974。

⁶⁸ [瑞士] 维雷娜·卡斯特著、章国锋译：《怒气与攻击》（*Von Sinn des Angers*, by Verena Kast, Germany: Kreuz Verlag Stuttgart, 199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页130。

么恼他’？我还说‘谁知为甚么恼他’？你便就撑着头儿说

‘别人不知道，只我晓的’。你成日守着他，怎么不晓的！”⁶⁹

首先，吴月娘指斥潘金莲“把拦汉子”、“原来只你是他的老婆，别人不是他的老婆？”正是吴月娘利用自己正室的地位压迫潘金莲，使潘金莲明白吴月娘本身有权力调整西门庆与各房之间的亲疏关系。潘金莲一个妾的身份没有独霸西门庆的权利。哪知，潘金莲却向吴月娘进行反击。

金莲道：“他不往我那屋里去，我莫拿猪毛绳子套了他去不成！

那个浪的慌了也怎的？”⁷⁰

潘金莲的不自量力使吴月娘有必要再次提醒她身为妾的身份。

月娘道：“你不浪得慌，他昨日在我屋里好好儿坐的，你怎的掀着帘子，硬入来叫他前边去，是怎么说？汉子顶天立地，吃心受苦，犯了甚么罪来，你拿猪毛绳子套他？贱不识高低的货，俺每倒不言语了，你倒只顾赶人。一个皮袄儿，你悄悄就问汉子讨了，穿在身上，挂口儿也不来后边题一声儿。都是这等起来，俺每在这屋里放小鸭儿？就是孤老院里也有个甲头。一个

⁶⁹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85-1086。

⁷⁰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86。

使得丫头，和他猫鼠同眠，惯的有些折儿！不管好歹就骂人。

说着你，嘴头子不伏个烧埋。”⁷¹

吴月娘再次表明，身为妾的潘金莲即使在取皮妖儿这芝麻绿豆的小事上也得事先征求吴月娘的同意。此外，潘金莲纵容春梅毁骂申二姐并撵走申二姐的事更不可能在“就是孤老院里也有个甲头”的情况下发生。即使撵，也应由身为甲头的吴月娘出头。潘金莲一个小妾和春梅一个丫头无视吴月娘身为正室的权柄，使吴月娘不得已对她们大打折扣，好让潘金莲认清自己在这个家中实属卑微的地位。可是，潘金莲仍然没有醒觉，她偏偏要挑战吴月娘正室的权威。在家中，妾对妻的地位是不容漠视的。妻可以使唤妾，打骂妾，而妾不得有侵犯妻子的行为，妾犯妻与妾犯夫同罪。⁷² 这冥顽不灵的潘金莲使吴月娘不得不把她自以为“昂贵”的身份打至“毫无价值”可言。

吴月娘吃他这两句，触在心上，便紫涨了双腮，说道：

“这个是我浪了，随你怎的说。我当初是女儿填房嫁他，不是趁来的老婆。那没廉耻趁汉子精便浪，俺每真材实料，不浪。”⁷³

终于，吴月娘使出“趁来的老婆”对潘金莲进行人身攻击，使潘金莲仅有的尊严顿时荡然无存。

⁷¹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86。

⁷²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页 214。

⁷³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87。

那潘金莲见月娘骂他这等言语，坐在地上就打滚撒泼。自家打几个嘴巴，头上髻髻都撞落一边，放声大哭。⁷⁴

虽说潘金莲是该骂，但是，纵然潘金莲的地位再卑微，她也有自尊。吴月娘接二连三的用权势地位压制她，超过她可以忍受的限度，她怎可以忍气吞声呢？吴月娘对潘金莲的镇压确实彻底的为潘金莲打上“底价值”的标签，使潘金莲非常气愤。吴月娘并没有因着她宠妾的身份而给她几分薄脸，她还不是一样受人欺负。无怪乎她哭嚷着：“我死了罢，要这命做甚么，你家汉子说条念款说将来，我趁将你家来了！这也不难的勾当，等他来家，与了我休书，我去就是了。你赶人不得赶上。”⁷⁵这也是潘金莲第三次被打折扣。

咋看之下，似乎多数人都选择对潘金莲大打折扣，好像她特别好欺负般。其实不然，潘金莲也很会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三年前，潘金莲因为和小厮琴童偷情被孙雪娥告发，挨了西门庆的马鞭子。这个仇恨使她在三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上，对孙雪娥进行人身攻击，以报复孙雪娥。

李桂姐问洪四儿：“你每四个在后边做甚么，这半日才来？”

洪四儿道：“俺每在后边四娘房里吃茶来。”潘金莲听了，望

⁷⁴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87-1088。

⁷⁵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88。

着玉楼、李瓶儿笑，问洪四儿：“谁对你说是四娘来？”董娇儿道：“他留俺每在房里吃茶。他每问来：‘还不曾与你老人家磕头，不知娘是几娘。’他便说：‘我是你四娘哩。’”金莲道：“没廉耻的小妇奴才，别人称你便好，谁家自己称是四娘来。这一家大小，谁兴你，谁数你，谁叫你是四娘？汉子在屋里睡了一夜儿，得了些颜色儿，就开起染房来了。若不是大娘房里有他大妗子，他二娘房里有桂姐，你房里有杨姑奶奶，李大姐有银姐在这里，我那屋里有他潘姥姥，且轮不到往你那屋里去哩！”⁷⁶

可怜的孙雪娥终年难见西门庆一面，西门庆偶尔在她房内歇宿了一晚，由于难以掩盖自己兴奋的心情，而忘形的自称“四娘”，却要被潘金莲于西门大姐、孟玉楼、李瓶儿、李桂姐、小玉等众人中背地骂个狗血淋头。孙雪娥做了西门庆第四位妾这么多年，其身份依然不被大家认同，堪称“没有成就”和“没有价值”，使受虐者孙雪娥对自己产生怀疑。难怪沮丧的孙雪娥常常自称“俺每是没时运的人”了。

打折扣型的言语虐待者——西门庆、宋蕙莲、吴月娘和潘金莲往往从“人身攻击”出发，通过贬低受虐者使受虐者本身得以意识自己

⁷⁶ 《金瓶梅》第五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771-772。

“真正的价值”。这些想法会破坏一个人的情绪，使人感到沮丧、没有成就感。⁷⁷

第二节、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掩盖型语言虐待

在封建的一夫多妻制大家庭中，吴月娘、潘金莲、孟玉楼等妻妾之间往往多用掩盖型言语虐待来攻击对方，因为这种方式可以用来维持表面的和谐。一个受虐者往往很难意识到施虐者的言语中所夹带的蔑视成分。不管施虐者以粗鲁的玩笑还是以机智的玩笑表达了他的轻蔑，受虐者必须反映极快才能意识到。这种言语虐待并不是玩笑本身能体现出来的，往往在人的一转念间，它已触及最敏感的地方，使受虐者深感难过，而施虐者却感到自己胜利了。夹带言语虐待的玩笑从来就不会带来笑声，因为它并不可笑。⁷⁸ 李瓶儿才一嫁进西门庆家，在拜见吴月娘的首日就被潘金莲施以掩盖型言语虐待了。

良久，……潘金莲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过来，与
大姐姐下个礼儿。实和你说了罢，大姐姐和他爹好些时不说话，
都为你来。俺每刚才替你劝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儿，

⁷⁷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13。

⁷⁸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13。

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两个老公婆笑开了罢。”李瓶儿道：

“姐姐分付，奴知道。”⁷⁹

吴月娘之所以会与西门庆冷战，其实是因潘金莲从中挑拨。潘金莲却通过以上短短几句对白，把导致吴月娘和西门庆之间冷战的责任都归咎于李瓶儿身上。李瓶儿却一点儿也察觉不出，还以为潘金莲是有意帮助自己。潘金莲成功使李瓶儿误以为自己真的是吴月娘和西门庆起冲突的罪魁祸首，让李瓶儿陷入初嫁进来就得罪元配夫人的恐慌中。无法掌握其中曲折的李瓶儿只好“向月娘面前，插竹也似磕了四个头。”⁸⁰

打“胜仗”的潘金莲仍未罢休，继续带领下人——小玉和玉箫以开玩笑的方式奚落李瓶儿。

金莲在旁拿把抿子，与李瓶儿抿头。见他头上戴着一副金玲珑草虫儿头面，并金累丝松竹梅岁寒三友梳背儿，因说到：“李大姐，你不该打这碎草虫头面，有些抓头发。不如大姐姐戴的金观音满地娇，是揭实枝梗好。”这李瓶儿老实，就说到：

“奴也照样儿要教银匠打恁一件哩。”落后，小玉、玉箫来递茶，都乱戏他。先是玉箫问道：“六娘，你家老公公，当初在皇城内那衙门来？”李瓶儿道：“先在惜薪司掌厂。”玉箫笑

⁷⁹ 《金瓶梅》第二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86。

⁸⁰ 《金瓶梅》第二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86。

道：“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得好柴。”小玉又道：“去年，许多乡里长老人好不寻你，教你往东京去。”妇人不省，说道：“他寻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说你老人家会告的好水灾。”玉箫又道：“你老人家‘乡里妈妈拜千佛’，昨日磕头磕勾了。”小玉又说到：“昨日朝廷差四个夜不收，请你往口外和番，端的有这话么？”李瓶儿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说你老人家会叫的好达达。”把玉楼、金莲笑的不了。⁸¹

以上开玩笑式的对话，正一步一步地引导李瓶儿掉入被众人嘲笑的陷阱里。“说你老人家会叫的好达达”出其不意的触及李瓶儿敏感的隐私，即讥讽李瓶儿善用“叫床”的本事来使西门庆由原先的冷落自己转向“需要”自己。揭隐私者往往怀着阴暗的目的，意在贬低他人的人格，损害他人的尊严，诋毁他人的形象。⁸²在场的吴月娘听了这话也受不了，吴月娘骂道：“怪臭肉们，干你那营生去！只顾奚落他怎的！”⁸³这才终止李瓶儿继续被嘲弄。这句说白了的话方使李瓶儿意识到自己被当成嘲弄的对象，使李瓶儿觉得既羞愧又难堪，脸上一块红，一块白的，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好回到房中。由此可见，潘金莲这位言语虐待者再次成功以玩笑作掩护，从中攻击李瓶儿，使她难堪。

⁸¹ 《金瓶梅》第二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86-287。

⁸² [瑞士] 维雷娜·卡斯特著、章国锋译：《怒气与攻击》，页 145。

⁸³ 《金瓶梅》第二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87。

相较于潘金莲，李瓶儿是单纯和软弱的，否则就不会接二连三的被潘金莲利用掩盖型言语虐待来攻击也无从招架。正因为这看似开玩笑的言语攻击不明显，故潘金莲喜欢以开玩笑作为掩护有意无意的攻击李瓶儿。在〈吴月娘扫雪烹茶，应伯爵替花邀酒〉这一回中，潘金莲就已两次利用“李瓶儿就是导致吴月娘和西门庆不合”的罪名暗中攻击李瓶儿。第一次，潘金莲在西门庆与吴月娘和好的赏雪之夜，在温馨的氛围下，潘金莲故意对李瓶儿说道：

“李大姐，你也该递己与大姐姐递杯酒儿，当初因为你的事起来，你做了老林，怎么还恁木木的？”⁸⁴

潘金莲此番看似开李瓶儿玩笑的话，却有提醒吴月娘和西门庆曾经因李瓶儿而闹意见，勾起吴月娘、西门庆和李瓶儿之间不好的回忆，以及破坏当时温馨气氛的目的。此时的受虐者李瓶儿完全看不出任何端倪，以为潘金莲只是在开自己的玩笑。

那李瓶儿真个就走下席来，要递酒，被西门庆拦住，说道“你休听那小淫妇儿，他哄你。已是递过一遍酒罢了，递几遍儿？”
那李瓶儿方不动了。⁸⁵

潘金莲对李瓶儿的言语攻击，连西门庆也看不过眼，使他不得不维护懵然不知的李瓶儿。对于潘金莲这位言语施虐者，崇眉评道：老着脸

⁸⁴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303。

⁸⁵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304。

儿捉弄人，却又申明前意，尖甚，狡甚。⁸⁶ 由于李瓶儿已被潘金莲所设下的表面现象所蒙蔽，使潘金莲再次有机可趁，于第二次假装酒醉，要李瓶儿送他回房，并指出李瓶儿的确是促使吴月娘和西门庆不和的幕后黑手。

金莲又道：“你说你那咱不得来，亏了谁？”谁想今日咱姐妹在一个跳板儿上走，不知替你顶了多少瞎缸，教人背地好不说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罢了。⁸⁷

由此可见，赏雪之夜使潘金莲通过玩笑作掩护转为直接判断李瓶儿有罪，使李瓶儿对自己不知何时所犯下的“罪”觉得惊异。一心想着亡羊补牢的李瓶儿忙说到：“奴知道姐姐费心，恩当重报，不敢有忘！”⁸⁸ 得逞的潘金莲回她：“得你知道，好了。”⁸⁹ 潘金莲成功以开玩笑的乐趣享受着李瓶儿惊异心情。

接下来的日子里，西门庆越来越宠爱李瓶儿了，这使潘金莲对李瓶儿的敌意日益加深。在西门庆的家中，面对被男人喜新厌旧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然而潘金莲就是妒忌李瓶儿。不如李瓶儿般得宠的潘金莲只好针对李瓶儿的本质特征，如“女性的性别特征，她的智力问题，或者

⁸⁶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03，304。

⁸⁷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11。

⁸⁸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11。

⁸⁹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11。

其他方面的能力”⁹⁰，以玩笑作掩护或其他遮盖的方式来达到攻击对方的目的。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借玩笑生事，借幽默挑事端，借玩乐作掩护给他人挖坑。有一次，潘金莲在翡翠轩“不小心”偷听了李瓶儿和西门庆之间以下浓情蜜意的对话。

听勾多时，听见他两个在里面正干得好，只听见西门庆向李瓶儿道：“我的心肝，你达不爱别的，爱你好个白屁股儿。今日尽着你达受用。”良久，又听的李瓶儿低声叫道：“亲达达，奴身上不方便。”西门庆因问：“你怎的身上不方便？”李瓶儿道：“不瞒你说，奴身中已怀临月孕，望你将就些儿。”⁹¹

李瓶儿在翡翠轩给了西门庆美好的惊喜；潘金莲却利用这些惊喜来对付西门庆和李瓶儿。当西门庆说他等着用肥皂时，潘金莲说：“我不好说的，巴巴寻那肥皂洗脸，怪不的你的脸洗的比人家屁股还白！”⁹²这句话明显是针对李瓶儿皮肤白而发动的攻势。当孟玉楼阻止潘金莲不要坐在凉墩上时，潘金莲说：“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么？”⁹³接着，潘金莲不停的喝冰水，或吃水果。孟玉楼问她为何今日只吃生冷，潘金莲笑着回应她：“我老人家肚内没闲事，怕甚么冷糕么？”⁹⁴潘金莲的第二句和第三句话是针对李瓶儿怀孕而发动。李瓶儿

⁹⁰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13。

⁹¹ 《金瓶梅》第二十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79。

⁹² 《金瓶梅》第二十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80。

⁹³ 《金瓶梅》第二十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80。

⁹⁴ 《金瓶梅》第二十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81。

应该没想到自己和西门庆之间这么隐私的对话会被潘金莲知道，李瓶儿顿时羞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就连西门庆也嗅出潘金莲话语中的异味，忍不住瞅了她一眼，说到：“你这小淫妇儿，单管只胡说白道的。”⁹⁵可潘金莲依然要回他带刀的话：“哥儿，你多说了话。‘老妈妈睡着吃干腊肉——是恁一丝儿一丝儿的’，你管他怎的？”⁹⁶

此外，在吴月娘请众人吃螃蟹、喝葡萄酒的聚餐上，潘金莲把握机会，展开了行动。

两个手拉着手儿进来。月娘和李娇儿正在上房穿廊下坐，说道：“你两个笑甚么？”……那潘金莲和孟玉楼两个嘻嘻哈哈，只顾笑成一块。……月娘分付小玉：“屋里还有些葡萄酒，筛来与你娘每吃。”金莲快嘴说道：“吃螃蟹得些金华酒吃才好。”又道：“只刚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只烧鸭儿撕了来下酒。”李瓶儿听了，把脸飞红了。⁹⁷

潘金莲利用自己所谓的幽默，看似开玩笑的微妙手段隐晦的表达了她对李瓶儿的敌意。李瓶儿根本意识不到整个谈话不只是吃螃蟹、喝葡萄酒这么简单，而是话语里头有着潘金莲暗指李瓶儿和书童有不寻常关

⁹⁵ 《金瓶梅》第二十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81。

⁹⁶ 《金瓶梅》第二十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81。

⁹⁷ 《金瓶梅》第三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489-490。

系的含义。所有的言语虐待都是敌意的。⁹⁸ 潘金莲的玩笑表达了她对李瓶儿的轻蔑。对李瓶儿来说，这夹带言语虐待的玩笑并不可笑。被嘲笑、被讽刺和被打趣者会产生一种羞愧感，觉得自惭形秽甚至无地自容。⁹⁹ 这似真似假的话语，可真是“话头儿包含着深意，题目儿哩暗蓄着留心”¹⁰⁰，确实给李瓶儿带来无所适从的感觉，使李瓶儿把脸飞红了。李瓶儿无从还口的反应使潘金莲甚是暗喜。

潘金莲似真似假的“幽默”使她多次享受了暗中攻击他人的乐趣。第四十回〈抱孩童瓶儿希宠，妆丫鬟金莲市爱〉这一回中，轮到潘金莲带给众人欢笑。由于李瓶儿已威胁到潘金莲在西门庆心目中的地位，因此，潘金莲为了再次吸引西门庆，就来了一个变装闹剧。

西门庆灯影下睁眼观看，却是潘金莲打着揸髻装丫头，笑的眼没缝儿。那金莲就坐在旁边椅子上。玉楼道：“好大胆丫头！新来乍到，就恁少条失教的，大刺刺对着主子坐着！”月娘笑道：“你趁着你主子来家，与他磕个头儿罢。”那金莲也不动，走到月娘里间屋里，一顿把簪子拔了，戴上髻髻出来。¹⁰¹

⁹⁸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44。

⁹⁹ [瑞士] 维雷娜·卡斯特著、章国锋译：《怒气与攻击》，页 145。

¹⁰⁰ 《金瓶梅》第三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490。

¹⁰¹ 《金瓶梅》第四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51。

这时，吴月娘趁机说了一句玩笑的话：“好淫妇，讨了谁上头话，就戴上髡髻了！”¹⁰² 话后，惹来众人的大笑。吴月娘这番话其实是在讽刺潘金莲“好个淫妇，只要讨好汉子，就可以升格为妻妾了。”没想到平时多以言语虐待施虐者姿态出现的潘金莲，此刻也会成为这一类型言语虐待下的受虐者。

在西门庆与众妻妾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意义隐晦的笑声。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听笑话、看笑话，又或者是虚情假意的陪笑，他们所发出的笑声听起来都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分不清笑声里头真正的含义。在掩盖型言语虐待下，相较于吴月娘，潘金莲是顶尖的施虐者，而李瓶儿则是受虐者的代表。在此，我们可以发现，李瓶儿多处于被施虐的状态。由于这种类型的言语虐待行为极隐蔽，因此潘金莲得以在和谐的假象下随意攻击自己的敌人。

第三节、圆滑狡诈掩盖下的恶意：阻碍和转移型语言虐待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西门庆和当代富豪们的生活面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西门庆不必以流汗和劳力来换取基本需求，即可享受山

¹⁰² 《金瓶梅》第四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51。

珍海味、绫罗绸缎等种种贫苦人们无法享受的奢侈。少了追求食物、栖身之所和衣服的基本需求，吃喝玩乐顿时成了西门庆的基本生活目标。鲜衣足于体，美味饕于口，衣食无忧的西门庆于是往玩的方面发展。要玩，当然少不了女人。西门庆活在当下的明朝时期，男风很盛，男风、性小说、春宫画的流行，是明代性风尚的三个特点，而且从皇帝到庶民都是如此。¹⁰³ 因此，以玩为主的西门庆不仅玩女人，也玩起男人来。

在《金瓶梅》里，与西门庆搞同性恋的正是西门庆家中的小厮——书童。第三十四回即写到：当从外头回来的西门庆看见吃过酒的书童

脸上透出红白来，红馥馥唇儿，露着一口糯米牙儿，如何不爱。

于是淫心辄起，搂在怀里，两个亲嘴砸舌头。……两个在屋里正做一处。¹⁰⁴

结果，西门庆与书童的丑事被另一位小厮——平安知道了。由于平安不满书童，因此，一旦有了书童和西门庆胡搞的把柄，平安巴不得马上向最会大吵大闹的潘金莲告状，希望借助潘金莲的力量来削弱书童在西门庆心中的地位。知道这件事的潘金莲果然找机会等着向西门庆“出招”。有一天，西门庆和书童像往常一样在书房里调情。这时，潘金莲吩咐春梅到房间去找西门庆，西门庆和书童正干着“好事”，却被春梅

¹⁰³ 刘达临：《中国情色文化史》，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页 500。

¹⁰⁴ 《金瓶梅》第三十四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474-475。

强行拉过去潘金莲的房间。虽然当时男风盛行，可是同性恋依然是社会上的大禁忌。

那春梅哪里容他，说道：“你不去，我就扯起你来。”西门庆怎禁他死拉活拉，拉到金莲房中。金莲问：“他在前头做甚么？”春梅道：“他和小厮两个在书房里，把门儿插着，捏杀绳子儿是的，知道干的甚么茧儿，恰是守亲的一般。我进去，小厮在桌子根前推写字。他便倘刺在床上，拉着再不肯来。”潘金莲道：“他进来我这屋里，只怕有锅镬吃了他是的。贼没廉耻的货，你想有个廉耻，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关着门，做甚么来？左右是奴才臭屁股门子钻了，到晚夕还进屋里和俺每沾身睡，好干净儿！”¹⁰⁵

面对潘金莲的攻势，且看西门庆如何进行答辩。

西门庆道：“你信小油嘴儿胡说，我哪里有此勾当？我看着他写礼帖儿来，我便歪在床上。”¹⁰⁶

从西门庆的回答中，可以看出西门庆乃以“装傻”来避开潘金莲的质问。西门庆装傻式的回应属于阻碍和转移型的言语虐待，他成功阻碍潘金莲继续与自己谈论以上的话题。什么是阻碍和转移型的言语虐待？

¹⁰⁵ 《金瓶梅》第三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483-484。

¹⁰⁶ 《金瓶梅》第三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484。

这一类型的言语虐待者会阻止对方把话说完，或者转移话题，这是言语虐待的一种类型，这种方法对控制双方之间的交谈尤其有效。¹⁰⁷ 结果，潘金莲一改往常凌厉的攻势，不再质问西门庆和书童的丑事，而是转而开口向西门庆要衣服，好作为出席吴月娘的哥哥——吴大舅迎娶媳妇之宴会的礼物。西门庆成功控制自己和潘金莲之间的交谈，使潘金莲不再继续他与书童胡搞的话题。

到处寻花问柳、经常不在家或深夜才回家的西门庆难免会面对家中娇妻质问的风险。为了杜绝这话题所带来的冲突，西门庆有时会利用小计谋来解决双方的矛盾。当西门庆遇上风月甚好的韩道国妻——王六儿后，西门庆更是经常到王六儿家去“串门子”，夜归的事迹自然不必说了。在〈西门庆趁醉烧阴户，李瓶儿带病宴重阳〉这一回里，作者对西门庆夜归作了这样的描述：

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气，走到李瓶儿房中。李瓶儿睡在床上，见他吃的酣酣儿的进来，说道：“你今日在谁家吃酒来？”西门庆道：“韩道国家请我，见我丢了孩子，与我释闷。他叫了个女先生申二姐来，年纪小小，好不会唱！又不说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阳，使小厮拿轿子接他来家，唱两日你每听，就与你

¹⁰⁷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14。

解解闷。你紧心里不好，休要只顾思想他了。”说着，就要叫迎春来脱衣裳，和李瓶儿睡。¹⁰⁸

李瓶儿“你今日在谁家吃酒来”这一句出自关心的问话，西门庆只好说去了韩道国家作交代，接着他便不谈这个话题，而是把话题转移至李瓶儿身上，巧妙的把本来的谈话转移至劝李瓶儿不要过度思念死去的官哥，并说要请人来唱歌给李瓶儿听，为李瓶儿解闷的另一话题上。李瓶儿意识不到他们原来谈论的话题已经被转移，果然不再和西门庆继续讨论到谁家喝酒的话题了。

原以为可以安心睡大觉的西门庆却因着李瓶儿不舒服，而选择到潘金莲的房里去歇息。

不说李瓶儿吃药睡了，单表西门庆到潘金莲房里。金莲大叫春梅罩了灯，上床睡下，忽见西门庆推开门进来便道：“我儿，又早睡了？”金莲道：“稀幸，哪阵风儿刮你到我这屋里来！”因问：“你今日往谁家吃酒去来？”西门庆道：“韩伙计打南边来，见我没了孩子，一者与我释闷，二者照顾他外边走了这遭，请我坐坐。”金莲道：“他便在外边，你在家又照顾他老婆了。”¹⁰⁹

¹⁰⁸ 《金瓶梅》第六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818。

¹⁰⁹ 《金瓶梅》第六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819。

当面对同样的问话，西门庆给予同样的答复后，受虐者李瓶儿和潘金莲不同的个性间接成了西门庆能否顺利中断或转移话题的首要条件。李瓶儿的温和、柔情使西门庆成功马上终止有关“西门庆行踪之调查”的话题；潘金莲充满妒意的嗓音却使西门庆不能顺利停止被盘问。这边厢，潘金莲一针见血、不停的向西门庆逼问；另一边厢，西门庆则努力装傻、想方设法来终止和转移被调查行踪的话题。

西门庆道：“伙计家，那里有这道理？”妇人道：“伙计家，有这个道理！……嗔道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将来，一早一晚叫他好往回传话儿。”西门庆坚执不认，笑道：“怪小奴才儿，单管只胡说，那里有此勾当！今日他男子汉陪我坐，他又没出来。”妇人道：“你拿这个话儿来哄我？……你这傻行货子，只好四十里听铙响罢了！”……几句说的西门庆睁睁的，只是笑。¹¹⁰

由此可见，阻碍和转移型的言语施虐者西门庆往往“不让伴侣把话说完本身包含了对伴侣的指责，也是为了阻止现在正在进行的谈论进行下去，阻碍双方进一步交流，不给对方更多信息。”¹¹¹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西门庆在面对潘金莲穷追不舍、死缠烂打的盘问时，选择“坚执不认”和“只是笑”来阻碍双方进行交流。虽然过程不太顺利，西门

¹¹⁰ 《金瓶梅》第六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819-820。

¹¹¹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15。

庆还是成功以闪烁的言辞制止潘金莲继续在自己身上套取更多自己和王六儿有关的信息。

第四节、合理的否定与无情的敷衍：琐碎浅薄型语言虐待

妻妾成群的西门庆大家庭里，大家在争风夺宠、勾心斗角中互相倾轧、挣扎求存。在这样的状况中，势必要具有实权的掌舵者以公正、宽宏大量的态度来调整家中所发生的种种矛盾。除了西门庆以外，吴月娘是这个家的掌舵者，解决家里大大小小的纠纷就是吴月娘的工作。在背景庞杂的大家庭里，究竟吴月娘是否能以公正的态度来治家呢？“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良知，每个人都有判断是非善恶的理性。可是，在解决家庭的纠纷上，知书达理的吴月娘却没有公正的处理每一件纠纷。在获知潘金莲和小厮琴童偷情一事上，吴月娘却选择故意不相信。

潘金莲和家中仆人琴童偷情一事被李娇儿和孙雪娥知道后，她们齐来告知吴月娘，可是当时偏爱潘金莲的吴月娘却再三不信，还说道：“不争你们和他合气，惹得孟三姐不怪？只说你们挤撮他的小厮。”¹¹²结果说得李娇儿和孙雪娥二人无言而退。原想请身为老大姐的吴月娘针

¹¹²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71。

对潘金莲和琴童鬼混一事作主，可是两人所说的真相就这样被吴月娘否定，两人又不能就此冲动地马上把事情告知西门庆，李娇儿和孙雪娥心里非常压抑。吴月娘对潘金莲的优待，使李娇儿和孙雪娥不满，认为大姐惯了潘金莲，冷落了她们，是“好没分晓”。

正所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上得山多终遇虎的潘金莲某夜和琴童在房中偷情而忘了把厨房门给关掉，结果被上厕所的小丫头秋菊给发现了。秋菊把消息告诉小玉，小玉把消息泄漏给孙雪娥，孙雪娥则把消息告诉李娇儿。再次掌握此消息的孙雪娥和李娇儿第二次向吴月娘告发。

雪娥同李娇儿又来告诉月娘，如此这般：“他屋里丫头亲口说出来，又不是俺们葬送他。大娘不说，俺们对他爹说。若是饶了这个淫妇，除非饶了蝎子！”¹¹³

这次有证人亲眼目睹潘金莲和琴童的奸情，想必吴月娘应该会相信吧。可没想到第二次的投诉却换来吴月娘的再次否定。

月娘道：“他才来家，又是他好日子，你们不依我，只顾说去！等他反乱将起来，我不管你。”¹¹⁴

偏见通常会导致漠不关心，对于那些不属于我们团体的人的情绪甚至苦难都无动于衷。在典型偏见中即使对受轻视的团体没有喜好与厌恶，

¹¹³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71。

¹¹⁴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71-172。

仍会使对方的尊严受到伤害。¹¹⁵吴月娘因偏爱潘金莲而断然否认李娇儿和孙雪娥所说的事实使她俩既压抑又气愤。她们为吴月娘如此纵容潘金莲而感到气愤。多次告知真相却依然被否定的感觉实在是不好受。吴月娘一而再、再而三不理睬她们的态度使李娇儿和孙雪娥选择直接向西门庆告状。幸亏西门庆相信她们，这才使她们俩心中愤愤不平的情绪得以抒发。

吴月娘对潘金莲的恶行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她乃是以琐碎浅薄型言语施虐者的姿态出现，这一类的言语虐待是指施虐者认为你所做的事和你所说的话都不重要。¹¹⁶ 吴月娘故意不相信，甚至不愿意理会李娇儿和孙雪娥二人所说的话。虽然在李娇儿和孙雪娥的立场上，她们的告状对整治这个家的歪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吴月娘故意不相信，且完全否认这件事的结果和影响，使她们难以向对方解释清楚这些事情对她来说是重要的。¹¹⁷

正所谓“山水有相逢”，吴月娘之前无法体会琐碎浅薄型言语虐待下，处于受虐者处境的真实感受，《金瓶梅》第七十五回中，吴月娘终于亲身体会到自己所说的话都不被理会的难受滋味了。在孟玉楼的生日宴会上，潘金莲和西门庆随即就让吴月娘尝到这种滋味了。

月娘也起身过这边屋里，拜大妗子并三个师父。大姐与玉

¹¹⁵ 威勒·盖林著，梁淑慧等译：《憎恨的原貌》页 34-35。

¹¹⁶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21。

¹¹⁷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23。

箫众丫头媳妇都来磕头。月娘便问：“怎的不见申二姐？”众人都不作声。玉箫说：“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来就去？”大妗子隐瞒不住，把春梅骂他之事，说了一遍。月娘就有几分恼，说道：“他不唱便罢了，这丫头恁惯的没张倒置的，平白骂他怎么的？怪不的俺家主子也没那正主了，奴才也没个规矩，成甚么道理！”望着金莲道：“你也管他管儿，惯的他通没些怕儿。”金莲在旁笑着说道：“也没见这个瞎曳磨的，风不摇，树不动。你走千家门、万家门，在人家无非只是唱。人叫你唱个儿，也不失了和气，谁叫他拿班儿做势的？他不骂，嫌腥。”月娘道：“你到且是会说话儿的。都象这等，好人歹人都不吃他骂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儿！”金莲道：“莫不为瞎淫妇打他几棍儿？”月娘听了他这句话，气的脸通红了，说道：“惯着他，明日把六邻亲戚都叫他骂遍了罢。”¹¹⁸

在此，吴月娘生气得有道理。事实上，春梅一个丫头说活的口气和派头像极了主子。春梅在吴月娘的房间，当着她的兄嫂面前大发脾气，还把申二姐给赶走，分明是不把吴月娘放在眼里。曾是吴月娘房内丫头的春梅，现在竟敢在吴月娘房内如此放肆，难怪吴月娘会责怪潘金莲如此纵容她。吴月娘向潘金莲抱怨，要她好好管教春梅，但潘金莲却不当一回事。吴月娘向潘金莲告状不被理会，使她转而向西门庆告状。

¹¹⁸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78-1079。

于是起身，走过西门庆这边来。西门庆便问：“怎么的？”月娘道：“情知是谁，你家使的有好规矩的大姐姐，似这般把申二姐骂的去了。”西门庆笑道：“谁叫他不唱与他来听。也不打紧处，到明日，使小厮送他一两银子，补伏他，也是一般。”玉箫道：“申二姐盒子还在这里，没拿去哩。”月娘见西门庆笑，便说道：“不说叫将来嗔喝他两句，亏你还雌着嘴儿，不知笑的是甚么。”玉楼、李娇儿见月娘恼起来，就都先归房去了。西门庆只顾吃酒。¹¹⁹

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态度都一样，皆以笑和不当一回事来对待吴月娘的告状。吴月娘对西门庆和潘金莲无法惩治春梅以下犯上的压抑终于引发了潘金莲和吴月娘之间的一场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潘金莲一样以妾的身份以下犯上，对吴月娘发动咄咄逼人的攻势，你一句、我一句的，谁也不肯让步。潘金莲以下犯上的泼辣真叫吴月娘心惊胆跳。在累积了这么多以下犯上事件的不满之后，吴月娘再次以怀孕之身向西门庆撒娇告状，希望西门庆能好好听取自己的话，整治家里的歪风：

这西门庆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来，说到：“你甚要紧，自身上不方便，理那小淫妇儿做甚么，平白和他合什么气？”月娘道：“我和他合气？是我偏生好斗，寻趁他来？他来寻趁将我来，你问众人不是。早晨好意摆下茶儿，请他娘来吃。他使性子，把他娘打发去了，便走来后边撑着头儿

¹¹⁹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79。

和我嚷，自家打滚撞头，髻髻都踩扁了，皇帝上位的叫，只是没打在我脸上罢了。若不是众人拉劝着，是也打成一块。他平白欺负惯了人，他心里也要把我降伏下来。行动就说：‘你家汉子说条念款念将我来了，打发了我罢，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话儿出来，他就是十句说不下来，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么骨秃肉儿拌的他过？专会那泼皮赖肉的。气的我身子软瘫儿热化，甚么孩子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内只是发胀，肚子往下憋坠着疼，头又疼，两只胳膊都麻了。刚才桶子上坐了这一回，又不下来。若下来也干净了，省的死了做带累肚子鬼。到半夜寻一条绳子，等我吊死了，随你和他过去。往后没的又像李瓶儿，吃他害死了。我晓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是大悔气。”¹²⁰

吴月娘原以为西门庆会看在自己怀孕的份上，听取自己的话，好好管管潘金莲和春梅的态度，以便收敛气势，她的告状却换来西门庆的敷衍。

西门庆不听便罢，听的说，越发慌了，一面把月娘抱在怀里，说道：“我的好姐姐，你别要和那小淫妇儿一般见识，他识甚么高低香臭？没的气了你，倒值了多的。我往前边骂这贼小淫妇儿去。”月娘道：“你还敢骂他？他还要拿猪毛绳子套

¹²⁰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91-1092。

你哩。”西门庆道：“你叫他说恼了我，吃我一顿好脚。”¹²¹

且看西门庆如何处理吴月娘的告状：

说毕，就归金莲房中来。那妇人未等他进房，就先摘了冠儿，乱挽乌云，花容不整，朱粉懒施，浑衣儿歪在床上。房内灯儿也不点，静悄悄的。西门庆进来，便叫春梅，不应。只见妇人睡在床上，叫着只不做声。……西门庆搂着劝道：“罢么，我的儿，我连日心中有事，你两家各省一句儿就罢了。你叫我说谁的是？昨日要来看你，他说我来与你赔不是，不放我来。我往李娇儿房里睡了一夜。虽然我和人睡，一片心只想着你。”妇人道：“罢么，我也见出你那心来了。一味在我面上虚情假意，倒老还疼你那正经夫妻。他如今见替你怀着孩子，俺每一根草儿，拿甚么比他！”被西门庆搂过脖子来亲了个嘴，道：“小油嘴，休要胡说。”¹²²

这西门庆慌过这边屋里，只见春梅容妆不整，云髻歪斜，睡在炕上。西门庆叫道：“怪小油嘴，你怎的不起来？”叫着他，只不作声，推睡。被西门庆双关抱将起来。……于是不由分诉，拉着春梅手到妇人房内，分付秋菊：“拿盒子后边取吃饭的菜儿去。”不一时，拿了一方盒菜蔬来。……西门庆和金莲并肩而坐，

¹²¹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92。

¹²² 《金瓶梅》第七十六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10-1111。

春梅在旁陪着同吃。三个你一杯，我一杯，吃到一更方睡。¹²³

西门庆并没有履行对吴月娘的承诺，即好好整顿家中以下犯上的歪风，反而更助长这股歪风。西门庆原先的“我往前边骂这贼小淫妇儿去”，变成仍旧到潘金莲房里，并小心、体贴的安抚潘金莲和春梅，且还胜过往常；“你叫他说恼了我，吃我一顿好脚”却变成“正经骂申二姐的倒不踢”，结果是无辜的玉箫来承受。

西门庆令玉箫：“快请你大妗子来，和你娘坐的。”又问：

“郁大姐在那里？叫他唱与娘听。”玉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烦了。”西门庆道：“谁叫他去来，留他再住两日儿也罢了。”赶着玉箫踢了两脚。……玉箫道：“正经骂申二姐的倒不踢。”那西门庆只做不听见，一面穿了衣裳，往乔大户家吃酒去了。¹²⁴

身为掌舵者的都无法以公正的态度来处理家里的纠纷？吴月娘和西门庆都曾当过琐碎浅薄型的言语施虐者，对受虐着的告状皆采取不理会的态度。吴月娘郁闷：为什么西门庆认为自己所说的话一点儿也不重要？吴月娘想要马上整治好家里歪风的本意却不得要领，导致偶然成为这一类型言语攻击下的吴月娘深深尝到被敷衍的压抑感。深受其害的吴月娘没想到西门庆对待自己的态度，像极了当初自己对待李娇儿和孙雪娥的态度一样，都是对春梅和潘金莲的恶行采取纵容的态度。因此，在琐碎

¹²³ 《金瓶梅》第七十六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11-1112。

¹²⁴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93。

浅薄型的言语攻击下，李娇儿、孙雪娥和吴月娘确实领教过它的可怕。不适当地压制自己的情感，掩饰和压抑自己对别人的怒气和敌意，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取得我们相像的效果，久而久之还会产生负面的后果，使我们的自我人格的稳定、我们同别人的正常交往乃至同整个社会的正常关系受到损害。¹²⁵

第五节、责备之意与含血喷人：评价和批评型语言虐待

互相批评、互相指责，非得找出对方错误不可的语言攻击模式，成了西门庆和众妻妾处于明争暗斗状态中的其中一种“沟通”模式。吹毛求疵、品头论足的评价最能伤人于无形，评价和批评型言语虐待意味着对受虐者进行心理上的能量消耗。西门庆和众妻妾往往通过评价和批评型言语虐待来支配和控制对方。在评价和批评型的言语虐待下，言语虐待者喜欢对受虐者做一番评价，然后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这个意见主要是批评对方。¹²⁶

在封建的一夫多妻制下，吴月娘不得不纵容西门庆到处纳妾，一旦遇到像潘金莲这种嘴头如此了得的女人，吴月娘怎可掉以轻心？因此，吴月娘常利用评价和批评型言语虐待来对付西门庆的小老婆们。再说，

¹²⁵ [瑞士] 维雷娜·卡斯特著、章国锋译：《怒气与攻击》，页 68-69。

¹²⁶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18。

吴月娘最怕给西门庆的小老婆们留下攻击的口实，因为小老婆们的谗言足以威胁她地位的稳固。吴月娘一旦发现潘金莲、孟玉楼等其他妾企图挑战自己的地位时，她可会利用自己身为主妇尊位的言语来攻击对方，以表明自己在家中的优越地位。《金瓶梅》第十八回中，吴月娘就当着潘金莲、孟玉楼的面批评李瓶儿嫁蒋竹山之余，更反话正说“顺道”批评孟玉楼和潘金莲。

孟玉楼道：“论起来，男子汉死了多少时儿？服也还未满，就嫁人，使不得的。”月娘道：“如今年程，论的什么使的使不得的！汉子孝服未满，浪着嫁人的才一个儿？淫妇成日和汉子酒里眠酒里卧的人，他原守的甚么贞节？”看官听说：月娘这一句话，一棒打着两个人：孟玉楼与潘金莲，都是孝服不曾满再醮人的。¹²⁷

“浪着嫁人的才一个儿？”即是“浪着汉子嫁人的不止一个”，除了李瓶儿，孟玉楼和潘金莲同样“服也还未满，就嫁人”。以上的对白，吴月娘点出了孟玉楼和潘金莲的缺点，并加以批评。吴月娘的那番话里头隐藏着建议她们应该在丈夫死后，先为死去的丈夫守孝，多等一些日子才另嫁他人的深层含义。结果，孟玉楼和潘金莲“听了此言，未免各人怀着惭愧归房，不在话下。”¹²⁸ 吴月娘正头娘子的地位使她在小老婆中间有一种优越感。因此，她可以毫不客气的蔑视别人“孝服未满，浪着嫁人”，而标榜自己是真材实料。

¹²⁷ 《金瓶梅》第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54-255。

¹²⁸ 《金瓶梅》第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55。

潘金莲初嫁入西门庆家时，吴月娘和潘金莲的关系甚好，《金瓶梅》第九回即写到潘金莲和吴月娘相处得极融洽。潘金莲极力讨好吴月娘，口里时时刻刻赶着“大娘”叫，而吴月娘则称他为“六姐”，二人情同亲姐妹，羡慕旁人，使“旧”姐妹李娇儿心里非常不舒服。

过三日之后，每日清晨起来，就来房里与月娘做针指，做脚鞋，不动强动，指着丫头，赶着月娘一口一声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儿贴恋。几次把月娘欢喜得没入脚处，称呼他做“六姐”，衣服首饰拣心爱的与他，吃饭吃茶都和他在一处。¹²⁹

在李娇儿看来，潘金莲一嫁进来即马上拉拢吴月娘，不正是说明了潘金莲想借此壮大自己的声势？潘金莲这种向吴月娘大献殷勤的举动看在李娇儿眼里，总觉得气不忿。李娇儿心想为什么吴月娘无法看出潘金莲不怀好意的念头呢？纳闷的李娇儿于是背后批评吴月娘“俺们是旧人，到不理论；他来了多少时，便这等惯了他。大姐姐好没分晓！”¹³⁰ 李娇儿如此说表示她不接受吴月娘“这等惯”潘金莲的做法。潘金莲的美貌对这个家的妻妾已构成威胁，倘若吴月娘和潘金莲友好，岂不是使这家里其他妻妾的地位更为之动摇？这使到向来较其他妻妾寡言的李娇儿也要开声论断吴月娘。“大姐姐好没分晓”有着“吴月娘不懂分寸”的含义。这是李娇儿首次以言语施虐者的姿态出现来批评吴月娘。

孟玉楼、潘金莲和李瓶儿未嫁进来之前，李娇儿在西门庆的心目中

¹²⁹ 《金瓶梅》第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34。

¹³⁰ 《金瓶梅》第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34。

举足轻重。这可从西门庆和王婆之间的对话中看出。

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栏中李娇儿却长久。”西门庆道：

“这个人，见今已娶在家里。若得他会当家时，自册封了他。”

131

曾经是西门庆心目中当家人选的李娇儿自从潘金莲、孟玉楼等嫁进来后，地位更是每况愈下。渐渐的，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和李瓶儿成了好姐妹；而李娇儿和孙雪娥则因资历、出身、姿色等因素被排挤在外。基于这种家庭地位，使李娇儿对西门庆这个家渐渐没有归属感。有一次，李娇儿竟然被辈分比自己小的孟玉楼公然施行言语虐待。这件事发生在吴月娘与西门庆由反目为仇到重新和好之后。当时，孟玉楼提议大家出钱凑份子摆酒席，一方面祝贺吴月娘和西门庆的和好；另一方面则即兴来个赏雪活动。孟玉楼先后向李瓶儿、孙雪娥收完银子后，最后来到李娇儿房内要银子。由于李娇儿对西门庆冷落自己的处境甚为不满、吴月娘又“好没分晓”，再加上孟玉楼向自己要钱并要自己眼巴巴地看人家庆祝，心情不好的李娇儿怎会对孟玉楼的提议感兴趣？于是，她对孟玉楼说：“虽是钱日逐打我手里使，都是叩数的，使多少交多少，那里有富余钱？”¹³²

李娇儿说得没错。西门庆甚少到她房内，她又怎么能够向西门庆施行“枕边语”赚取额外的“收入”呢？结果，被孟玉楼批评道：“你当

¹³¹ 《金瓶梅》第三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68。

¹³²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01。

家，还说没钱，俺们那个有的？”¹³³

孟玉楼这句话是指责李娇儿在说谎。根本不了解李娇儿财务状况的孟玉楼断然指责李娇儿后，还发脾气走出来。害怕孟玉楼会向吴月娘、西门庆等人告状的李娇儿不得已勉强拿出四钱八分银子交给她。可见，强人所难的孟玉楼就是要给对方找出错误，这样才能满足自己的控制欲。¹³⁴ 尝到成功控制人的滋味后，孟玉楼随即就向潘金莲和李瓶儿炫耀此事：“教我使性子走了出来。他慌了，使丫头叫我回去，才拿出这银子与我。没来由，叫我恁惹气刺刺的。”¹³⁵

左右为难的李娇儿不愿出钱的举动招来孟玉楼的狠批，出钱后又被潘金莲骂着嫌钱太少。

金莲拿过李娇儿银子来秤了秤，只四钱八分，因骂道：“好个奸猾的淫妇！随问怎的绑着鬼，也不与人家足数，好歹短几分！”

136

身为妾中大姐的李娇儿不仅不得宠、不得势，还要被妹妹们施行言语虐待，是名副其实的有名无“实”。

¹³³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01。

¹³⁴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20。

¹³⁵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01。

¹³⁶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01。

在评价和批评型这一言语攻击中，潘金莲尖利的口齿更成了她克敌制胜的武器。她靠着批评与指责使她的竞争对手望而生畏，甚至可以对被攻击的对象隔岸放火。大多数言语虐待者说话的语气中都经常带有批判的意味，有时他们在与人的谈话中也会对受虐者作一番评价。¹³⁷。

《金瓶梅》第二十回写道，新婚的西门庆在八月二十五日设宴，他邀请了亲朋戚友及妓院中的唱家班——李桂姐、吴银儿、董玉仙，韩金钊儿一起来出席自己与李瓶儿的新婚宴席。当晚，李瓶儿：

身穿大红五彩通袖罗袍，下着金枝线叶沙绿百花裙；腰里束着碧玉女带，腕上笼着金压袖。胸前纓落缤纷，裙边环珮玎珰。头上珠翠堆盈，鬓畔宝钗半卸。粉面宜贴翠花钿，湘裙越显红鸳小。¹³⁸

看见在前厅的李瓶儿“恍似姮娥离月殿，犹如神女到筵前”¹³⁹，再加上听见唱家班所唱的歌〈喜得功名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对儿如鸾似凤”，直至“永团圆，世世夫妻”时，在后厅的潘金莲又怎么会心怀好意呢？碍于距离的问题，潘金莲无法对李瓶儿施行言语上的攻击，可是向来说话咄咄迫人的她可谓不吐不快。于是她选择向吴月娘下手，通过批评李瓶儿意图扭曲吴月娘的想法。

¹³⁷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18、119。

¹³⁸ 《金瓶梅》第二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89。

¹³⁹ 《金瓶梅》第二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89。

金莲向月娘说到：“大姐姐，你听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该唱这一套”¹⁴⁰

其实，这晚是西门庆和李瓶儿的喜宴，歌唱者唱“永团圆，世世夫妻”来祝福西门庆和李瓶儿是可以被接受的。可是潘金莲偏偏要说这首歌是在漠视吴月娘，说什么这样唱把大老婆的地位放在哪儿？吴月娘果然对自己依然身为众妾之首的身份产生怀疑，心想着李瓶儿有心挑战自己大姐姐的地位。接着，潘金莲说：“他做了一对鱼水团圆，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里？”¹⁴¹

吴月娘虽好性儿，但听了这两句话后也有几分恼了。看来书中此曲的安排，不仅点缀了豪门喜庆情景，而且也揭露了西门庆家妻妾之间的矛盾。¹⁴²由此可见，吴月娘真的担心自己大老婆的尊严会消失。潘金莲对李瓶儿的这番评价可谓又狠又准，她不仅使吴月娘讨厌李瓶儿，也成功使吴月娘产生了不安全感。

潘金莲总是不停的找机会批评李瓶儿，并破坏吴月娘对李瓶儿的看法。她利用自己能言善道的挑拨能力，使吴月娘以为李瓶儿与自己是対立的。有一次，潘金莲只为西门庆在李瓶儿房里住了一夜，即足恼了一

¹⁴⁰ 《金瓶梅》第二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89。

¹⁴¹ 《金瓶梅》第二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89。

¹⁴² 孙逊编：《金瓶梅鉴赏辞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页 141。

夜，对李瓶儿怀恨在心。第二天，潘金莲趁西门庆不在家，无中生有的对吴月娘说：

李瓶儿背地好不说姐姐哩！说姐姐“会那等虔婆势，乔坐衙，别人生日，又要来管。你汉子吃醉了进我屋里来，我又不曾在前边，平白对着人羞我，望着我丢脸儿。交我恼了，走到前边，把他爹赶到后边来。落后他怎的也不往后边，还到我房里来了。我两个黑夜说了一夜梯己话儿，只有心肠五脏没曾倒与我罢了。”¹⁴³

潘金莲假借李瓶儿的口批评吴月娘“会那等虔婆势，乔坐衙，别人生日，又要来管”。结果，吴月娘听后十分气恼，说道：

“我还把他当好人看成。原来知人知面不知心，那里看人去？干净里个绵里针、肉里刺的货，还不只背地在汉子跟前架甚么舌儿哩。”¹⁴⁴

潘金莲果然成功破坏了吴月娘把李瓶儿当好人的判断力，使吴月娘对李瓶儿产生更大的疑心。吴月娘因误把李瓶儿当好人看而气得“一声也没言语”¹⁴⁵。当西门大姐“路见不平”而把这件事告诉李瓶儿之后，李瓶儿一听，吓得她：

手中拿着那针儿通拿不起来，两只胳膊都软了，半日说不出话

¹⁴³ 《金瓶梅》第五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674。

¹⁴⁴ 《金瓶梅》第五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674。

¹⁴⁵ 《金瓶梅》第五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675。

来，对着大姐掉眼泪……¹⁴⁶

可见，潘金莲对李瓶儿此番无中生有的负面评价不仅使李瓶儿沮丧，更成功破坏吴月娘和李瓶儿之间的关系，使她们产生不安定感。

再说，在西门庆复杂的大家庭里，吴月娘持重守分、遵守妇道，她的形象较其他妾来得正面。吴月娘是西门庆的元配夫人，西门庆是吴月娘心目中最重要的人。因此，当西门庆批评吴月娘时，对吴月娘所造成的伤害不容小觑。在西门庆和宋蕙莲通奸这件事上，险恶的潘金莲挑唆西门庆除去来旺。吴月娘基于善心，劝阻西门庆道：“奴才无礼，家中处分他便了，又要拉出去惊官动府做甚么？”¹⁴⁷

西门庆不但不听，还怒斥吴月娘：“你妇人家，不晓道理！”¹⁴⁸西门庆这句话使吴月娘伤心极了，西门庆竟然批评自己“一个女人，知道些什么？”吴月娘没想到西门庆选择听潘金莲的指使而弃绝自己的忠告，使吴月娘“当下羞赧而退”¹⁴⁹。可见，大多数以“你”开头的话都是施虐者对受虐者的评价、批评和言语虐待，¹⁵⁰往往身边最亲近的人歹毒、又恶意的评价最刺痛人心。

西门庆因偏宠潘金莲而对吴月娘施行言语攻击；同样的，当西门庆

¹⁴⁶ 《金瓶梅》第五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676。

¹⁴⁷ 《金瓶梅》第二十六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63。

¹⁴⁸ 《金瓶梅》第二十六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63。

¹⁴⁹ 《金瓶梅》第二十六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63。

¹⁵⁰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18。

偏宠李瓶儿时，他一样可以对潘金莲施行言语攻击。《金瓶梅》第三十一回〈琴童儿藏壶构衅，西门庆开宴为欢〉这一场风波中，琴童把壶放在李瓶儿屋里，潘金莲趁机指责琴童是李瓶儿的家人。潘金莲指出琴童把壶放在李瓶儿的屋里，就像是要瞒昧这把壶般。结果惹来西门庆的批评：

“依着你恁说起来，莫不李大姐他爱这把壶？即有了，丢开手就是了，只管乱什么！”¹⁵¹

西门庆对潘金莲“犯了唯恐天下不乱之罪”的简单白描，在众人面前把潘金莲批评得“把脸羞的飞红了”¹⁵²，使潘金莲非常尴尬。

《金瓶梅》中被批评的潘金莲、孟玉楼、李娇儿、李瓶儿以及吴月娘本身却曾尝尽尴尬、不甘心、沮丧的滋味。由此可见，这一类型的言语施虐者对受虐者的批判足以把对方攻击得体无完肤。

第六节、利用恐吓，从控制：威胁型语言虐待

春梅是潘金莲房内专用的丫鬟，她仗着西门庆对自己的宠爱，趋炎附势，甚为厌恶“本是同根生”的孙雪娥。在威胁型言语虐待下，孙雪娥成了首位受害者。身为四娘的她竟然被春梅用言语来攻击，以致自己的情绪备受影响。有一天，被潘金莲骂了几句的春梅跑到厨房发飚。向来

¹⁵¹ 《金瓶梅》第三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434。

¹⁵² 《金瓶梅》第三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434。

态度嚣张的她在厨房内槌台拍凳，看不过眼的孙雪娥假意戏她：“怪行货子！想汉子，便别处去想，怎的在这里硬气？”¹⁵³听了这话的春梅马上暴跳起来，反问孙雪娥：“哪个歪厮缠我哄汉子？”¹⁵⁴春梅这口气像极了流氓且带威胁性的反问，意思似乎说：“是你说我偷男人吗？有种你再说一次！”一般上，当某个人听见孙雪娥这般半开玩笑的嘲讽时，多会因心虚而选择隐忍或保持沉默。虽说孙雪娥有错在先，因为是她自己先掀开这场骂战。可是不管怎么说，论起来孙雪娥也算是春梅的半个主子，而且是春梅自己先在孙雪娥的势力范围内槌台拍凳，她实在不该有如此喧嚣的表现。不过，当孙雪娥意识到春梅带有威胁性的话语时，心里产生恐惧感，而选择“只做不听得”¹⁵⁵。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孙雪娥受到春梅的威胁而让步，装出不和春梅计较的样子，以免持宠生骄的春梅和她背后的潘金莲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我们知道恐惧而逃避，都是起源于对危险的知觉而引起的同一冲动。¹⁵⁶在这场冲突中，春梅利用威胁性的话语成功控制地位比自己稍高一筹的孙雪娥。

带威胁的对话模式在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这一类的施虐者常说：“你最好……否则”、“如果你……我会”或“倘若你……那么”等诸如此类的语言模式。威胁型的言语虐待是指施虐者的话语引起了受虐者

¹⁵³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53。

¹⁵⁴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53。

¹⁵⁵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53。

¹⁵⁶ [奥]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by S. Freu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2.），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页347。

极大的恐惧，施虐者通过这方式控制受虐者。¹⁵⁷

同样的，春梅的主子潘金莲对另一位本名也是叫“金莲”的女人——宋蕙莲甚为厌恶。

这个妇人小金莲两岁，今年二十四岁，生的白净，身子儿不肥不瘦，模样儿不短不长，比金莲脚还小些儿，性明敏，善机变，会妆饰，就是嘲汉子的帮头，坏家风的领袖。¹⁵⁸

面对宋蕙莲这样的强手，潘金莲恨不得立刻对她“相煎”。当听到西门庆要把宋蕙莲娶回来当他第七位妾的消息时，潘金莲更是不能接受。

潘金莲不听便罢，听了时：

愤气满怀无处着，双腮红上更添红。

说道“真个由他，我就不信了！今日与你说的话，我若叫贼奴才淫妇与西门庆放了第七个老婆——我不喇嘴说——就把‘潘’字倒过来。”玉楼道：“汉子没正条的，大姐姐又不管，咱每能走不能飞，到的那些儿？”金莲道：“你也忒不长俊，要这命做甚么？活一百岁杀肉吃？他若不依，我拼着这命，搯兑他手里，也不差什么！”玉楼笑道：“我是小胆儿，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缠。”¹⁵⁹

¹⁵⁷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25。

¹⁵⁸ 《金瓶梅》第二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14。

¹⁵⁹ 《金瓶梅》第二十六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65-366。

潘金莲真的拼着这命去找西门庆理论。可是，要说服如此迷恋宋蕙莲的西门庆放弃纳宋蕙莲为第七妾的念头谈何容易？于是，潘金莲决定用西门庆最在乎的事情来威胁他。她利用来旺的事件恐吓西门庆：

你空耽着汉子的名儿，原来是个随风倒舵顺水推船的行货子！我那等对你说的话儿，你不依，倒听那贼奴才淫妇话儿。随你怎得逐日沙糖拌蜜与他吃，他还只疼他的汉子。依我，如今把那奴才放出来，你也不好要他这老婆了，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里，不荤不素，当做甚么人儿看成？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见在。待要说道奴才老婆，你见把他逞的恁没张致的，在人跟前上头上脸，有些样儿！就算另替那奴才娶一个，着你要了他这老婆，往后倘忽你两个坐在一答里，那奴才或走来跟前回话，或做甚么，见了有个不气的？老婆见了他，站起来是，不站起来是？先不先，只这个就不雅相。传出去，休说六邻亲戚笑话，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里。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干这营生，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结果了，你就搂着他老婆也放心。¹⁶⁰

潘金莲利用的就是阶级伦理的观念。世界最终属于一夫多妻者，他们满足欲望的方式被认为是最权威、最令人羡慕的。¹⁶¹ 在西门庆的家中，

¹⁶⁰ 《金瓶梅》第二十六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66。

¹⁶¹ [美] 马克梦著，王维东等译：《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Misers, Shrews, and Polygamists: 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 by McMahon, Keith,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页 17。

西门庆的地位最高，因此西门庆是构成家族稳固最重要的人物。潘金莲恐吓西门庆，如果他胆敢在仆人来旺还活着的情况下，把来旺的妻子宋蕙莲娶回来当妾，这个家就再也没有人会看西门庆放在眼里了。那么，西门庆的权威、地位和尊严就会被打击。潘金莲这话非常狠毒，果然成功使西门庆为害怕失去自己的威信，而选择牺牲来旺。

在中国古代讲究阶级观念的社会里都认为：夫尊妻卑是由“天道”决定的，是万世不变的永恒规则。要求妻子唯夫命是从，如果妻不奉夫之命，则夫妻关系就绝了，这是因为不顺天的人，其罪如此。¹⁶² 因此，潘金莲理应服从丈夫。同样的，在一夫多妻制日常生活的礼规中，即使像《金瓶梅》中在西门庆那个不重礼仪的暴发户之家，妻与妾的位阶也是颇严的。¹⁶³ 孙雪娥也算西门庆的其中一位妾，不管春梅再怎么高尚，她也应该尊重孙雪儿。可是，潘金莲和春梅这两位主仆竟然可以如此挑战地位比她们高的人。秘诀就在于潘金莲和春梅懂得利用威胁所引致的恐惧感或夺去对方在乎之物，达到吓唬对方服从自己的目的。施虐者的恐吓、威胁，更是一种权力的展现。藉由控制他人的思想有许多方法，恐吓、威胁便是其中之一，藉此让对方认为自己没有力量、毫无价值进而不想改变现状。¹⁶⁴ 潘金莲和春梅分别成功利用威胁的话语恫吓孙雪娥和西门庆，使他们一个害怕失去“威信”；另一个则害怕“遭来横祸”而双双选择屈服。

¹⁶² 常建华：《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 83。

¹⁶³ 王绍玺：《小妾史》，台北：华成图书，2004，页 45。

¹⁶⁴ 谢卧龙：《知识型构中性别与权力的思想与辩证》，页 314。

第七节、口出狂言，恶语伤人：辱骂型语言虐待

“船多不碍路”的西门庆大家庭里，辱骂型的言语虐待自然少不了。众多言语虐待的类型当中，辱骂型是最公开的言语虐待方式之一，如果一个人带着怒气，大声辱骂对方，那自然是言语虐待。¹⁶⁵

在〈潘金莲激打孙雪娥，西门庆梳笼李桂姐〉这一回里，心比天高的春梅想要向孙雪娥下马威。当西门庆吩咐她往厨房要荷花饼和银丝鲈汤时，使性子的春梅不愿动身。西门庆遂吩咐秋菊到厨房向孙雪娥要食物。可是等了半天，仍不见秋菊把食物给领来。西门庆又支使春梅到厨房去。厨房内，孙雪娥正忙着预备西门庆所点的食物，秋菊则在一旁等待。这时，春梅故意提高声音骂秋菊：

“贼奴才！娘要卸你那腿哩！说你怎的就不去了？爹等着吃了饼，要往庙上去，急得爹在前边暴跳，叫我采了你去哩！”¹⁶⁶

表面上，春梅是在骂秋菊，其实是骂孙雪娥。春梅的指桑骂槐严重破坏了孙雪娥用心准备食物的热情，也打击了她本身身为春梅半个主子的自尊。于是，孙雪娥马上反击：

“怪小淫妇儿！‘马回子拜节——来到的就是’。锅儿是铁打的，也等慢慢儿来。预备下熬的粥儿，又不吃，忽刺八新兴出来要烙

¹⁶⁵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26。

¹⁶⁶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6。

饼做汤。那个是肚里蛔虫？”¹⁶⁷

其实，孙雪娥也很为难，毕竟西门庆所要的荷花饼和银丝鲊汤需要时间准备，可她偏偏就遭春梅和潘金莲有心暗算。孙雪娥回骂春梅只不过是为自己‘需要时间准备食物’进行辩护，殊不知“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狂风暴雨”正迎向她呢。

结果，在潘金莲和春梅向西门庆进谗下，孙雪娥不仅被西门庆踢了几脚、打了几拳，还被西门庆狠狠的辱骂。

西门庆听了大怒，……骂道：“贼歪刺骨！我使他来要饼，你如何骂她？你骂他奴才，你如何不溺胞尿，把自己照照！”……“贼奴才淫妇！你还说不敢欺负他，亲耳朵听见你还骂他。”¹⁶⁸

被西门庆如此对待的孙雪娥起初敢怒不敢言，在同一天里被打和辱骂两次的孙雪娥终于再也忍耐不住，躲在厨房里“两泪悲流，放声大哭¹⁶⁹”，委屈非常。语言的攻击所造成的伤害，有时比身体攻击所带来的后果更加危险和严重。另外，口头攻击往往是导致暴力和身体伤害的直接原因。¹⁷⁰

¹⁶⁷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6。

¹⁶⁸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7。

¹⁶⁹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7。

¹⁷⁰ [瑞士] 维雷娜·卡斯特著、章国锋译：《怒气与攻击》，页 136。

后来，西门庆开始梳宠李桂姐。由于西门庆多日流连于妓院，家中备受冷落的娇妻自然不高兴了。家中的妻妾吩咐玳安往妓院中劝请西门庆回家属于正常的行动。可是，西门庆竟然在李桂姐面前辱骂自己家中的妻妾“家中那个淫妇使你来，我这一到家，都打个臭死！”¹⁷¹西门庆的转告掀起家中妻妾们的争吵风波。“淫妇”的称谓不仅令吴月娘、孟玉楼等人非常不高兴，其中潘金莲的不满情绪更较其他人恶劣。当潘金莲听见西门庆在自己眼中钉——李桂姐面前如此羞辱自己时，潘金莲不仅埋怨西门庆，更把怨气迁怒于李娇儿。她骂道：

十个九个院中淫妇，和你有甚情实？常言说的好：‘船载的金银，填不满烟花寨。’¹⁷²

结果，

金莲只知说出来，不防李娇儿见玳安自院中来家，便走来窗下潜听。见金莲骂他家千淫妇万淫妇，暗暗怀恨在心。从此二人结仇，不在话下。正是：

甜言美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¹⁷³

西门庆在妓女面前如此损害家中妻妾的言论不仅使妻子们羞愤欲死，更促使潘金莲口出恶言，间接侮辱李娇儿，使到家中众妻妾之间的斗争更上一层楼。

¹⁷¹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67。

¹⁷²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70。

¹⁷³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70。

“淫妇”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瓶儿许嫁蒋竹山的事件不仅令西门庆丢脸，更在西门庆家中掀起了辱骂性的口角。早已认定李瓶儿是自己囊中物的西门庆，在获知李瓶儿竟然嫁给蒋竹山的消息后，不曾被女人拒绝过的西门庆心情自然不好了。

刚下马进仪们，只见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并西门大姐四个，在前厅天井内月下跳马索儿耍子。见西门庆来家，月娘、玉楼、大姐三个都往后走了。只有金莲不去，且扶着庭柱兜鞋，被西门庆带酒骂道：“淫妇们闲的声唤，平白跳甚么百索儿？”

174

西门庆虽是带酒漫骂，可他的骂词“淫妇们”已对吴月娘和孟玉楼造成伤害。其中对吴月娘的伤害尤甚，“淫妇”这用来贬低个人名誉的詈词怎适合套用于来自官宦之家的吴月娘身上？连孟玉楼都会说：“骂我们也罢了，如何连大姐姐也骂起‘淫妇’来了？没槽道的行货子！”

175

纵观以上“淫妇”论的骂战，我们发现一个心情不好的人会带着怒气、口出狂言对他人发动攻势。潘金莲因为心情不好而辱骂李娇儿；西门庆则因心情不好而辱骂众妻妾。因此，人们应避免招惹心情不好的人，以免“中招”的是自己。为此，潘金莲已深切体会这种“情绪发作以至

¹⁷⁴ 《金瓶梅》第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53。

¹⁷⁵ 《金瓶梅》第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54。

挨骂”的过程，可她偏偏就不能引以为鉴，有好几次都被愤怒的西门庆辱骂。潘金莲首次被辱骂是在西门官哥和清河县另一有钱人乔大户家偏房生的女婴结亲这件事上，西门庆因对方不是正室所生的孩子而显得有些在意，继而发了一些牢骚。潘金莲却不识好歹、乘机挑拨西门庆说道：

嫌人家是房里养的，谁家是房外养的？就是乔家这孩子，也是房里生的。正是‘险道神撞见寿星老儿，你也休说我长，我也休嫌你短’。¹⁷⁶

心情本来就不好的西门庆听到这番话后，气得大骂她：

“贼淫妇，过不过去！人这里说话，也插嘴插舌的。有你甚么说处？”¹⁷⁷

西门庆一句“有你甚么说处？”直接刺中潘金莲的痛处，把她攻击得体无完肤，接着抽身就走。

潘金莲第二次被西门庆辱骂是在西门庆丢了三十两金镯这件事上。惟恐天下不乱的潘金莲再次招惹心情不好的西门庆，说道：

不该拿与孩子耍？只恨拿不到他屋里！头里叫着，想回头，也怎的恰似红眼军抢将来的，不叫一个人儿知道。这回不见了金子，亏你怎么有脸儿来对大姐姐说！叫大姐姐替你查考各房里丫头。叫各房里丫头口里不笑，毛必眼里也笑！¹⁷⁸

¹⁷⁶ 《金瓶梅》第四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59。

¹⁷⁷ 《金瓶梅》第四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59。

¹⁷⁸ 《金瓶梅》第四十三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80。

这几句话使西门庆听了生气得把潘金莲按倒在床上，提起拳头就要打，并骂道：

狠杀我罢了！不看世界面上，把你这小歪刺骨就一顿拳头打死了。单管嘴尖舌快的，不管你事，也来插一脚。¹⁷⁹

受惊吓的潘金莲只好装哭，并向西门庆撒娇才得以化险为夷。

潘金莲第三次被西门庆辱骂则是在李瓶儿去世之后。李瓶儿的离去使西门庆不但情绪极差、脾气也坏，甚至不吃不喝。任凭谁去劝他，他不但无理，还把仆人给踢出来。这回，潘金莲可是“出于好心”劝西门庆吃些东西，结果被西门庆睁红了眼，大骂道：“狗攘的淫妇，管你甚么事！”¹⁸⁰

由此可见，西门庆利用一些‘同性器官、性行为有关的词语’¹⁸¹如“淫妇”、“贼淫妇”、“狗攘的淫妇”以及‘在地位、身份、品行等方面贬损人’¹⁸²的词语如“贼歪刺骨”来达到侮辱虐待对方的目的。由于西门庆的骂词多为他愤怒下的习惯性粗口，因此被骂者往往含着羞愤及被贬低的不满情绪。有时，满心窝火的被骂者都是会迁怒于他人而找下一个人开骂，潘金莲、吴月娘正是这样。

¹⁷⁹ 《金瓶梅》第四十三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80。

¹⁸⁰ 《金瓶梅》第六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858。

¹⁸¹ 曹炜：《〈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页 41。

¹⁸² 曹炜：《〈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页 42。

再说，李瓶儿的得宠使潘金莲失去安全感，常常形成潜在的精神紧张。只有在对方身上发泄完怒气之后，这种紧张状态释放出来，其结果是，受虐一方感觉非常糟糕，而施虐者却感觉良好。¹⁸³ 于是，潘金莲的生活中心就是与李瓶儿斗争。在李瓶儿怀了孩子，还没生养的日子里，潘金莲就已经说了不少闲话。李瓶儿生下孩子后，潘金莲不但没有接受李瓶儿已为西门庆生下儿子这一现实，反而因着李瓶儿对她处处忍让而变本加厉。有一次，也是因为西门庆在李瓶儿房内过夜，且西门庆于第二天早晨又请医生来为李瓶儿看病，潘金莲知道后怒气冲天，结果踩到了狗屎。她便借弄脏新鞋为由，毒打丫头秋菊，把她打得“杀猪也似叫”，以此来干扰李瓶儿，连无辜的官哥儿也被吓醒了。

妇人打着骂道：“贼奴才淫妇，你从几时就恁大来？别人兴你，我却不兴你。姐姐你知我见的，将就脓着些儿罢了。平白撑着头儿，逞什么强？姐姐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两个眼看着你哩！”……金莲听了，越发打得秋菊狠了，骂道：“贼奴才，你身上打着一万把刀子，这等叫罢！我是恁性儿，你越叫，我越打！莫不为你拉断了路行人？人家打丫头，也来看着你？好姐姐对汉子说，把我变了罢”¹⁸⁴

潘金莲的辱骂破坏李瓶儿和官哥儿安定的情绪，使李瓶儿只是双手捂着孩子耳朵，腮颊痛泪，敢怒而不敢言。

¹⁸³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31。

¹⁸⁴ 《金瓶梅》第四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62。

李瓶儿的孩子死后，潘金莲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攻击她，反而在李瓶儿破碎的心灵上，狠狠的猛插“钢刀”，继续对秋菊指桑骂槐。

话说潘金莲见孩子没了，每日抖搜精神，百般称快，指着丫头骂道：“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班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倚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鸱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缺怎的也和我一般？”¹⁸⁵

潘金莲故意骂出不堪入耳的话来打击李瓶儿，李瓶儿深知这些话是潘金莲冲着自己而来，可是却仍然不敢声言，只是背地里掉眼泪。通过谩骂和诅咒，谩骂一方感到自己是个强者和胜利者，因为他们以最严重、最恶毒的方式攻击并伤害了对方，压倒了对方。¹⁸⁶ 潘金莲正是以不堪入耳的谩骂来击败李瓶儿。

相较于西门庆，潘金莲的穷凶极恶更是无所忌惮。她总是无孔不入，不放过任何一个指桑骂槐、隔岸放火对李瓶儿进行精神折磨的机会。潘金莲的辱骂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使李瓶儿听后犹如万箭穿心。自此不久，李瓶儿便抑郁而死。

综合上述，在西门庆的六个妻妾之间激烈而残酷的斗争中，辱骂型、评价和批评型、打折扣型是较明显的语言虐待行为模式，因为这些言语

¹⁸⁵ 《金瓶梅》第六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805。

¹⁸⁶ [瑞士] 维雷娜·卡斯特著、章国锋译：《怒气与攻击》，页 143。

的恶意是受虐者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反之，威胁型、琐碎浅薄型、阻碍和转移型、掩盖型则是属较隐蔽的语言虐待。其中，阻碍和转移型、掩盖型语言虐待最为隐蔽，这是因为受虐的一方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受攻击。语言的攻击不但采用的方式千差万别，而且所造成的伤害、带来的后果也程度各不相同。恶毒的诅咒和谩骂当然使人愤怒，但讽刺、嘲笑、贬低同样会使人感觉受到侮辱，而含蓄的、伪装巧妙的攻击更会对人的心灵造成伤害。¹⁸⁷ 由此可见，语言虐待是隐蔽和难以意识的暴力行为，间接使个人心理方面所受到的压制被忽视。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口头斗争中，李瓶儿不仅是最大的失败者，更成了封建家庭之隐形暴力下的牺牲品。

¹⁸⁷ [瑞士] 维雷娜·卡斯特著、章国锋译：《怒气与攻击》，页 138。

第四章

《金瓶梅》中各人物行动上的精神折磨——

情绪虐待

《金瓶梅》里西门庆一家在行动上互相攻击、互相折磨对方身心的行为，间接或直接使对方产生痛苦、愤怒、恐惧、厌恶、焦虑、忧愁、妒嫉等各种负面情绪。在各种互相报复、明争暗斗抑或暗箭伤人的生活氛围中，一家之主西门庆竟然也活在隐形暴力的魔爪下。然而那些地位卑微的妾，她们更是被肆意践踏、被侮辱，甚至被贬视为供满足肉体的对象。精神暴力所造成的精神困扰不但影响他们的言行举止，也威胁着他们心理与生理上的健康。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982）说：“情绪是一种感受的倾向。”¹⁸⁸ 情绪是以个人内在的体验为载体，从而驱使人如何行动的动力。在成人身上看到的具体情绪有的是单一的、原始的具体情绪，如愉快、痛苦、愤怒、恐惧等，也有的是复合情绪，如厌恶、焦虑、忧愁与郁闷、妒嫉与羡慕、爱与恨等。¹⁸⁹情绪虐待指的便是所有与身体殴打、性暴力、破坏东西或宠物虐待、外遇、控制配偶行动、漠视等相关行为，都是皆伴随情绪虐待，直接或间接会影响受虐者的自尊及自我生存价值的精神折磨行为。¹⁹⁰

¹⁸⁸ [新西兰] 斯托曼著，[中] 王力译：《情绪心理学：从日常生活到理论》，页 19。

¹⁸⁹ [新西兰] 斯托曼著，[中] 王力译：《情绪心理学：从日常生活到理论》，页 II。

¹⁹⁰ 周丽端等：《婚姻与家人关系》，页 326。

第一节、堂皇屋瓦下的统治：控制行动或操纵

在西门庆婚姻生活的问题上，妻妾成了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妇女只能局囿于厨房和内室，如同囚禁之奴隶。¹⁹¹ 不难看出，活在一夫多妻制大家庭下的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和李瓶儿皆被控制行动。社会学者周丽端在《婚姻与家人关系》里指出：控制他人行动是精神或情绪虐待的其中一种折磨受害者精神的行为模式¹⁹²。此外，操纵亦是婚姻暴力中常见的权利展现形式。例如施虐者要求受虐者不得外出或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要准备好晚餐，这便是一种属于操纵的事例，亦是一种施虐者展现权力的形式。¹⁹³

西门庆众妾之中，低人一等的孙雪娥所遭受的待遇总与其他妾不同。虽然有着西门庆第四位妾的名分，可她的生活却和丫头没有多大的分别。不止是西门庆很少到她房里歇宿，西门庆在其他妾房里饮酒作乐，还得麻烦孙雪娥备茶、备饭的伺候着。

单管率领家人媳妇，在厨房上灶，打发各房饮食。譬如西门庆在那房里宿歇，或吃酒或吃饭，造甚汤水，俱经雪娥手中整理，那房里丫头自往厨下去拿。¹⁹⁴

¹⁹¹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页 13。

¹⁹² 周丽端等：《婚姻与家人关系》，页 326。

¹⁹³ 谢卧龙：《知识型构中性别与权力的思想与辩证》，页 319。

¹⁹⁴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5。

西门庆如此对待孙雪娥，使孙雪娥在众人面前自感形污。举凡拜客出游，亲戚往来，孙雪娥大多数无分参与，多被留下看家。如《金瓶梅》第十五回里李瓶儿生日，同样获请柬的孙雪娥却被留下看家：

李瓶儿随即使老冯拿着五个柬帖儿，十五日请月娘和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又销了一个帖儿，暗暗请西门庆那日晚夕赴席。

月娘到次日，留下孙雪娥看家，同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四顶轿子出门，都穿着妆花锦绣衣服，……竟到狮子街灯市李瓶儿新买的房子里来。¹⁹⁵

第三十五回里吴月娘率领众姐妹往吴大妗子家去，唯独“遗漏”孙雪娥：

到次日，西门庆往衙门里去了。吴月娘与众房共五顶轿子，头戴珠翠，身穿锦绣，来兴媳妇一顶小轿跟随，往吴大妗子家做三日去了。止留下孙雪娥在家中，和西门大姐看家。¹⁹⁶

还有第四十一回里西门庆与众妻妾一家人浩浩荡荡往乔家做客，孙雪娥这位四娘依然不能同往。

¹⁹⁵ 《金瓶梅》第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13。

¹⁹⁶ 《金瓶梅》第三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491。

到十二日，乔家使人邀请。早晨，西门庆先送了礼去。那日，月娘并众姐妹、大妗子，六顶轿子一搭儿起身。留下雪娥看家。¹⁹⁷

甚至是在日常礼仪上，孙雪娥亦被要求降一格施受。就像吴月娘和西门庆和好的酒会上，其他妾都不必跪着接酒，只有孙雪娥跪在地上接酒：

月娘转下来，令玉箫执壶，亦斟酒与众姐妹回酒。惟孙雪娥跪着接酒。其余都平叙姐妹之情。¹⁹⁸

另有一次，当西门庆妻妾众人从应伯爵家吃满月酒回来后，也只有孙雪娥需要向大家磕头。

却说来安同排军拿灯笼，晚夕接了月娘众人来家。都穿着皮袄，都到上房来拜西门庆。惟雪娥与西门庆磕头，起来又与月娘磕头。拜完了，又都过那边屋里，去拜大妗子与三个姑子。¹⁹⁹

当个人的价值和自尊受到有力的权威或其代表质疑时，那人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感觉生存受到威胁。²⁰⁰基于西门庆、吴月娘对孙雪娥的控

¹⁹⁷ 《金瓶梅》第四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55。

¹⁹⁸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03。

¹⁹⁹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77。

²⁰⁰ 威勒·盖林著，梁淑慧等译：《憎恨的原貌》，页 61。

制行动，使孙雪娥虽活在热闹的大家庭里，却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有被排挤的孤独感。孤独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体验，有时我们自己独处，但并不感到孤独；而有时我们在人群之中，却感到无比的孤独。²⁰¹ 这就是为什么孙雪娥似乎与其他妾显得格格不入的原因。

由于孙雪娥在西门庆家属于失宠的一位，她被操纵和受控制的遭遇不难理解。可是，身为西门庆宠妾的潘金莲亦无法逃离被控制的精神统治。在古时代以父权为中心的大家庭里，妻子和妾虽然同属于一个男子，但是妻子和妾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差别。妾只能是隶属于妻子的奴隶。²⁰² 除了父权，妻权亦时时操纵着她们的行动和约束她们的言行。在西门庆多妻的家庭中，女人的对立面往往不是男人，而是女人本身。当好胜的潘金莲企图利用性来操纵汉子时，吴月娘就开始通过控制西门庆的行动来对潘金莲施行精神上的统治。《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里交待了吴月娘终于找到机会拦阻潘金莲独霸西门庆。

金莲在那边屋里只顾坐的，要等西门庆一答儿往前边去，
今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药，与他交姤，图壬子日好生子。见
西门庆不动身，走来掀着帘儿叫他说：“你不往前边去，我等
不得你，我先去也。”西门庆道：“我儿，你先走一步儿，我
吃了这些酒就来。”那金莲一直往前去了。月娘道：“我偏不

²⁰¹ 崔丽娟等：《社会心理学：解读社会，诠释生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161。

²⁰²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页210。

要你去，我还和你说话哩。你两人合穿着一条裤子也怎的？强汗世界，巴巴走来我屋里，硬来叫你。没廉耻的货，只你是他的老婆，别人不是他的老婆？”²⁰³

事实上，潘金莲在当晚准备了衣胞符药，以便和西门庆行房生孩子。眼见自己生孩子的计划就这样被吴月娘破坏了，潘金莲的心情非常恶劣。古代对妻妾的性生活是十分重视的，把它看作调和家庭纠纷的主要问题。²⁰⁴元配夫人吴月娘自然是负责管理这方面任务的最佳人选了。对于男人来说，他既可以同时占有多个女子，为其传宗接代，又维护了宗族的纯正的伦嗣关系。并且，还可以仗着妻妾之间主奴关系的制约来限制和调节家庭矛盾。²⁰⁵正是这样，西门庆也得听从吴月娘的吩咐，乖乖往孟玉楼的房内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注重父权的前提下，吴月娘竟然以施虐者的姿态出现来控制西门庆该到哪一位妾的房内歇宿。这都在吴月娘和潘金莲之间的冲突逐渐明朗化后发生。其实，孟玉楼不舒服的那个晚上，西门庆有要到潘金莲房内的意思，可是被吴月娘强说其他妾看不过眼。在操纵的情形下，权力行为者通常会使其提出的要求与规定合法化。²⁰⁶于是，

²⁰³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79-1080。

²⁰⁴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页 217。

²⁰⁵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页 210。

²⁰⁶ 谢卧龙：《知识型构中性别与权力的思想与辩证》，页 319。

完全无法支配自己意志的西门庆只好硬着头皮到孟玉楼的房内。接着，西门庆又勉强到李娇儿房内歇宿。第七十五回里说西门庆按吴月娘的意思到孟玉楼房内：

“……怪不的人说你。一视同仁，都是你老婆，休要显出来便好。就吃他在前边把拦住了，从东京来，通影边儿不讲后边歇一夜儿，叫人怎么不恼？你冷灶着一把火，热灶着一把儿才好。通叫他把拦住了。我便罢了，不和你一般见识，别人他肯让的过？口儿内虽故不言语，好杀他心儿里也有几分恼。今日孟三姐在应二嫂那里，通一日没吃甚么儿，不知掉了口冷气，只害心凄恶心来家。应二嫂递了两钟酒，都吐了，你还不往屋里瞧他瞧去？”

西门庆听了，说道：“真个？分咐收了家伙罢，我不吃酒了。”于是走到玉楼房中。²⁰⁷

第七十六回说由于吴月娘和潘金莲吵架，为了安抚怀孕中的吴月娘，西门庆只好到李娇儿房内。

西门庆道：“你理那小淫妇怎的！”月娘道：“你只依我说，今日偏不要你往前边去，也不要你在我这屋里，你往下边李娇

²⁰⁷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79-1080。

姐房里去睡。随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了。”西门庆见恁说，无法可处，只得往李娇儿房里歇了一夜。²⁰⁸

在此，我们发现“妻权”在处理妻妾性生活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每个群体中都会有一定的规范和纪律需要大家共同遵守。如果群体成员遵守群体的规章制度，群体就会对他加以肯定、赞赏；违反群体规范，则受到群体的批评。²⁰⁹吴月娘就是妻妾群体里性生活的领袖，因此不管是否愿意，西门庆也得暂时屈服于吴月娘的权威下，以免被他人批评“怪不的人说你。一视同仁，都是你老婆，休要显出来便好”。

西门庆死后，妻权更如幽灵般对潘金莲死缠烂打。潘金莲在汉子死后，因失去“靠山”而身价大跌。随着春梅被吴月娘打发出去后，潘金莲也被吴月娘教王婆领出去嫁卖，此举却由不得潘金莲申辩。

这金莲一见王婆子在房里，就睁了，向前道了万福，坐下。王婆子开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刚才大娘说，叫我今日领你出去哩”……

当下金莲与月娘乱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点与了他两个箱子，一张抽替桌儿，四套衣服，几件钗梳簪环，一床被褥。其余他穿脚鞋，都填在箱内。把秋菊叫到后边来，一把锁就

²⁰⁸ 《金瓶梅》第七十六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07-1108。

²⁰⁹ 崔丽娟等：《社会心理学：解读社会，诠释生活》，页 267。

把房门锁了。金莲穿上衣服，拜辞月娘，在西门庆灵前大哭了一回。²¹⁰

由此可见，妾不像妻那样有较多的礼法保障，她们可以由贱陡贵，也会由贵陡贱……陡然变贵者也很可能由于丈夫见异思迁而身价大跌，甚至跌落火坑。²¹¹从吴月娘对潘金莲斥逐出西门庆家门，并把她贱卖的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正妻拥有控制和操纵小妾人身的权利。丈夫死后，妻或夫家的族人也可将妾转卖或随便嫁人。²¹²正因为自己只不过是一名妾，潘金莲连捍卫自己人身的权利也没有。不管潘金莲怎么哀怨，这种被正妻控制或操纵行动的精神暴力是身为妾无法摆脱的无形统治。

在控制行动这种操纵他人、导致他人身不由己的情绪虐待下，孙雪娥和潘金莲同样有着委屈和充满怨气的痛苦感受；西门庆则对于自己失去自主权的感受觉得无奈与无能为力。控制或操纵的另一端是服从，而“盲目服从可以表现为对领导或权威的盲目崇拜，毫无原则的听从权威的命令，这是失去个性化的体现。”²¹³因此，除了拥有实权的西门庆处于暂时服从的状态外，孙雪娥和潘金莲对于被控制和被操纵的盲目服从使她们的内心产生愤怒、厌恶、怨恨等复杂情绪。

²¹⁰ 《金瓶梅》第八十六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273、1274。

²¹¹ 王绍玺：《小妾史》，台北：华成图书，2004，页53。

²¹² 程郁：《纳妾：死而不僵的陋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29。

²¹³ 崔丽娟等：《社会心理学：解读社会，诠释生活》，页267。

第二节、 鱼水之欢，杀人无血欲中刀：性生活中的情绪虐待

古时代的一些妾往往成为男主子娱乐耳目、发泄淫欲的工具。因此《金瓶梅》里含有形形色色的性暴力描写。性暴力是一种对配偶或伴侣所进行的性攻击行为，是指“迫使受害者进行性行为或强迫他们从事不愿意的性行为，甚至强迫与第三者发生性行为；另外施虐者可能因为吃醋、怀疑受害者有婚外情、或心理异常将她当作妓女或淫妇，对其进行胸部或阴部的侵犯或攻击。”²¹⁴ 性暴力行为往往伴随情绪虐待，直接或间接影响受害者的心理。精神性暴力具有和肉体的暴力交互发生的特点，一些男性往往从肉体和精神上对妻子进行双重的摧残。²¹⁵ 西门庆在家中对自已的爱妾李瓶儿与宠妾潘金莲施行了性生活中的情绪虐待。

西门庆这淫棍一连两次在有害妇女卫生的情况下，对李瓶儿进行了性摧残。首次是李瓶儿怀孕期间，西门庆在李瓶儿表示“奴身上不方便”²¹⁶的情况下强行与她进行性行为。第二次，西门庆则是在李瓶儿月经期间，把李瓶儿当成试验胡僧春药功效试验品的情况下，再次强行与她进行性交。

李瓶儿只说他不来，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过头来见是他，便道：“你在后边睡罢了，又来做甚么！孩子才睡的甜甜儿。

²¹⁴王以仁等：《婚姻与家庭生活的适应》，页 210。

²¹⁵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76。

²¹⁶《金瓶梅》第二十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79。

我这里不奈烦，又身上来了，不方便。你往别人屋里睡去不是，只来这里缠！”被西门庆搂过脖子来，就亲了个嘴，说道：“这奴才，你达心里要和你睡睡儿。”笑着告他说吃了梵僧药一节：“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儿道：“可怎样的？我身上才来了两日，还没去，亦发等去了，我和你睡罢。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里歇一夜儿，也是一般。”西门庆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杀个鸡儿夹及你夹及儿，再不你交丫头掇些水来洗洗，和我睡睡也罢。”……于是吃逼勒不过，交迎春掇了水，下来澡牝干净，方上床与西门庆交会。²¹⁷

可见，李瓶儿正扮演着为西门庆提供性服务的角色，正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说的：“至今人们仍然同意做爱（如我们所见）是为男人提供的一种服务。”²¹⁸ 没有性欲的性交可能造成性交疼痛、阴道痉挛和性冷感，更是对女方人格的不尊重。²¹⁹ 西门庆在李瓶儿没有性欲的情况下勉强与她交欢，正是对李瓶儿进行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摧残，使李瓶儿不但产生性厌倦心理，亦患上血崩症。

²¹⁷ 《金瓶梅》第五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669-670。

²¹⁸ [法] 西蒙·波娃著，[台] 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409。

²¹⁹ 阮芳赋等：《人类性学》，页 4-9。

潘金莲这位妾凭着自己出色的性技巧成功成为西门庆的宠妾。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性关系的平衡极为重要，得宠与失宠时时会引发家庭矛盾，而对妾来说，唯有性生活，她们是与妻子一样享有权利的。²²⁰

西门庆正是对潘金莲这种“为性而活”的心态了如指掌，毫无顾虑的对潘金莲“还‘变着法儿’地进行性施虐，以满足自己畸形的性欲”

²²¹ 以下是西门庆对潘金莲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之例。

西门庆看见，怎不触动淫心，于是乘着酒兴，亦脱去上下衣，坐在一凉墩上。一面又将妇人红绣花鞋儿，摘取下来，戏把他两条脚带接下来，拴其双足，吊在两边葡萄架儿上，如金龙探爪相似。

正干在美处，只见春梅烫了酒来，……于是撇了妇人，大扭步从石磴上走到亭子上来。……遂轻轻抱到葡萄架下，笑道：“你且吃钟酒着。”一面搂他坐在腿上，两个一递一口饮酒。春梅见把妇人两腿拴吊在架上，便说道：“不知你每甚么张致，大青天白日里，一时人来撞见，怪模怪样的”这西门庆一连吃了三钟药五香酒，……那西门庆叫春梅在旁打着扇，只顾吃酒，不理他，吃来吃去，仰卧在醉翁椅儿上打睡，就睡着了。²²²

²²⁰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页 216。

²²¹ 刘达临：《性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页 614。

²²² 《金瓶梅》第二十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85-386。

西门庆与金莲做爱时近乎‘虐待狂’，²²³ 潘金莲几乎送命。

由着西门庆睡了一个时辰，睁开眼醒来，看见妇人还吊在架上。妇人则目瞑气息，微有声嘶，舌尖冰冷，四肢收斂于衾席之上。西门庆慌了，急解其缚。于是把妇人扶坐半日，星眸惊闪，甦省过来。因向西门庆作娇泣声说道：“我的达达，你今日怎的这般大恶，险不丧了奴的性命！今后再不可这般所为，不是耍处。我如今头目森森然，莫知所之。”²²⁴

身为西门庆爱妾的潘金莲除了得承受西门庆足以致命的性虐待以外，还得忍受西门庆搂着春梅坐在腿上一面饮酒，一面让春梅看自己如何被西门庆施虐的情景，使她身为主子的尊严在下人春梅面前荡然无存。

此外，潘金莲不仅被西门庆强迫干“后庭花”，还得变身为西门庆的性奴，喝他的尿、咽他的精等，尽量对西门庆有求必应。《金瓶梅》第五十二回写潘金莲被西门庆“再三缠不过”，被迫在漠视自己的真实感受下，与西门庆进行肛交。肛交中既有情感上的统治与屈从，又有两人间的亲密关系，还同兽性的感觉及快感掺杂在一起，这些感觉难舍难分地联系在一起。²²⁵ 西门庆把自己的快感建立在潘金莲的痛苦上。

²²³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页 87。

²²⁴ 《金瓶梅》第二十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86。

²²⁵ 李银河：《虐恋亚文化》，页 6。

西门庆一见，淫心辄起，一手搂过妇人在怀里，因说：“你达今日要和你干个后庭花儿，你肯不肯？”那妇人瞅了一眼，说道：“好个没廉耻冤家，你成日和书童儿小厮干的不值了，又缠起我来了，你和那奴才干去不是！”西门庆笑道：“怪小油嘴儿，罢么，你若依了我，又稀罕小厮做甚么。你不知你达心里，好的是这桩儿。”妇人被他再三缠不过。²²⁶

又第七十二回写被冷落多时的潘金莲竟然让西门庆为所欲为的向自己施行排尿奸（uroagina）²²⁷。

只要拴西门庆之心，又况抛离了半月，在家久旷幽怀，淫情似火，得到了身，恨不得钻入他腹中。西门庆要下床溺尿，妇人还不放，说道：“我的亲亲，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里替你咽了罢，省的冷呵呵的热身子下去冻着，倒值了多的。”西门庆听了，越发欢喜无已，叫道：“乖乖儿，谁似你这般疼我？”于是真个溺在妇人口内。妇人用口接着，慢慢一口一口都咽了。西门庆问道：“好吃不好吃？”金莲道：“略有些咸味儿。你有香茶于我压压。”²²⁸

²²⁶ 《金瓶梅》第五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695-696。

²²⁷ 排尿奸：排粪奸（coprolagnia）和排尿奸（uroagnia）是想把大、小便排在对方身上，这是一种以性乐紧密相连的强迫性念头，倒不一定真的排大、小便，但也有真的排大、小便，甚至吃所排的大、小便。

阮芳赋等：《人类性学》，页 5-19。

²²⁸ 《金瓶梅》第七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15-1016。

向来视潘金莲如性奴、妓女般的西门庆在漠视潘金莲最基本人格尊严的前提下，默默享受着潘金莲带给自己的乐趣。由于西门庆从来没有感到“不忍心”而“顺从”潘金莲，他对潘金莲的爱究竟有多深可想而知了。表面上，潘金莲贵为西门庆的宠妾，实质上却是西门庆家中的“妓女”。

其实，性生活是两性之间的其中一种情感交流方式。人类的性行为因两人情感的交流，使得内在的安全、温暖和受到照顾的需要得到满足。²²⁹然而，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性行为没有所谓的情感交流，只是彼此的泄欲工具。他们不仅是被动接受的对象，同时也是发号施令的成员。²³⁰在否定自我生存价值的基础下，潘金莲可以不介意成为西门庆的妓女；同样的，西门庆亦不知不觉的成了潘金莲的“男妓”。潘金莲为了提高性爱的刺激层次，竟然发明了新的淫具“白绫带子”。西门庆自然成了潘金莲试验白绫带子功效的人选。

西门庆道：“你整治那带子有了？”妇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来，与西门庆看了。又道：“你搂着我，等我一发在你身上睡一觉。”西门庆道：“我的儿，你睡，达达搂着。”两个并肩交股，相与枕籍于床上，不知东方之既白。

正是：等闲试把银缸照，一对天生连理人。²³¹

²²⁹ 晏涵文：《性、两性关系与性教育》，台北：心理出版社，2004，页145。

²³⁰ 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页104。

²³¹ 《金瓶梅》第七十三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044-1045。

潘金莲认为自己与西门庆之间的虐恋活动可以“为暗淡的生活增加色彩，为乏味的生活增加趣味，使平淡变为强烈，使疏远变为亲密。”²³² 潘金莲成功使西门庆沉迷于性享乐之中。随着潘金莲的生日，西门庆少不了把自己当成潘金莲的生日礼物，与她“顽要做一处”²³³。从咽精、喝尿、新试白绫带等形形色色的性活动中，得以发现西门庆与潘金莲这“一对天生连理人”之间的交流竟然任由“奇技淫巧”来维系。李瓶儿死后，再次成功以性来把拦汉子的潘金莲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与西门庆欢好的机会，甚至是在西门庆没有半点生理反应的情况下，潘金莲也会想方设法、强迫西门庆为自己“服务”。

原来金莲从后边来还没睡，浑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门庆。听见来了，连忙一骨碌扒起来，向前替他接衣服。见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问他。西门庆一只手搭伏着他肩膀上，搂在怀里，口中喃喃呐呐说到：“小淫妇儿，你达达今日醉了，收拾铺，我睡也。”那妇人扶他上炕，打发他歇下。那西门庆丢倒头在炕上，鼾睡如雷，再摇也摇他不醒。然后妇人脱了衣裳，钻在被窝内，翻来覆去，怎禁那欲火烧身，淫心荡漾，因问西门庆：“和尚药在那里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门庆酩酊里骂道：“怪小淫妇，只顾问怎的？你又教达达摆布你，你达今日懒待动弹。药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内。你拿来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来，是你造化。”那妇人便去袖内摸出穿心盒

²³² 李银河：《虐恋亚文化》，页 3-4。

²³³ 《金瓶梅》第七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60。

来打开，里面只剩下三、四丸药儿。这妇人取过烧酒壶来，斟了一钟酒，自己吃了一丸，还剩下三丸，恐怕力不效，千不合，万不合，拿烧酒都送到西门庆口内。醉了的人，晓的甚么，合着眼只顾吃下去。那消一盏热茶时，药力发作起来，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冒将出来，犹水银之泻筒中相似，忙用口接咽不及，只顾流将出来。初时还是精液，往后尽是血水出来，再无个收救。西门庆已昏迷去，四肢不收。妇人也慌了，急取红枣与他吃下去。精尽继之以血，血尽出其冷气而已，良久方止。²³⁴

欲火焚身的潘金莲在不顾西门庆的健康下，把过量的春药送到西门庆的口里去。她不顾一切与他性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西门庆履行性工具的义务。导致她们产生暴力与权威即等于利益的保障这样一种判断，所以，施暴成为她们对自己力量的显示和满足自我愿望的一种变态的炫耀。²³⁵潘金莲认为只有这样，西门庆才真正意识到潘金莲的存在，真正属于潘金莲。最终，西门庆不支倒下。

由此可见，西门庆与李瓶儿之间以及西门庆与潘金莲之间“性”的情感交流所体现出的是作为物的价值，而不是作为人的价值。性生活中妄顾个人感受的情绪虐待足以摧残个人的肉体与精神，甚至形成扭曲的人格与灵魂。李瓶儿被西门庆在肉体上施行双重摧残，为血崩和性厌倦心理埋下伏笔。而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人之间的色欲更是达到无可自拔的

²³⁴ 《金瓶梅》第七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78-1179。

²³⁵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页 150。

疯狂境地。西门庆与潘金莲之间毫无情感交流的性生活使他俩被性控制着，最后被性生活中的情绪虐待吞噬了自我生存的价值。

第三节、 冰冷空虚的夫妻关系：忽视或否认对方的感觉和想法

在古时的封建时代，男子可以“一夫多妻”，妇女则“从一而终”，且应“无子嗣，劝娶妾”，丈夫纳妾养妓，妇女不但恪守贞操，还不得生“妒”心，否则，违背三从四德。²³⁶ 传统礼教对男性的偏帮正好说明了他们可以任意忽视妻子的感受和否认妻子的想法。因此，身为西门庆的妻妾就得忍受西门庆经常招惹不同的女人来与自己丈夫胡搞的情绪伤害。不管是吴月娘这位发妻，抑或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和李瓶儿这些妾都不时遭到西门庆忽视感觉或冷落。

在众多妻妾当中，李娇儿和孙雪娥是最早被西门庆打入“冷宫”的妾。特别是当潘金莲加入这个大家庭后，西门庆不再到李娇儿和孙雪娥的房里过夜。终年难见汉子一面的两人只有在后来吴月娘的“好心指使”下，西门庆才好不情愿的“只得往李娇儿房里歇了一夜”²³⁷以及“西门

²³⁶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页 52。

²³⁷ 《金瓶梅》第七十六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08。

庆在后边雪娥房中歇了一夜”²³⁸。后来，就连地位比孙雪娥稍高的孟玉楼也过着被西门庆冷落的生活。孟玉楼嫁给西门庆为妾后，西门庆只对孟玉楼在“燕尔新婚”时“如漆似胶”，“一连在他房中歇了三夜”²³⁹。潘金莲和李瓶儿加入后，西门庆再也不重视孟玉楼了。他甚至在孟玉楼生日那天选择到潘金莲的房内去。备受冷落的孟玉楼即使介意西门庆在自己生日当晚如此忽视自己的存在、撇弃自己，也不敢把自己其实是在乎的真心话说出来。她口是心非道：

“姐姐，随他缠去！这等说，恰似咱每争他的一般……他爹心中所欲，你我管的他！”²⁴⁰

孟玉楼等了许久，直到有一次，适逢吴月娘为了控制潘金莲把拦汉子，再加上自己生病需要西门庆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吴月娘才把西门庆调到自己房里。难得被西门庆关心的孟玉楼再也压抑不住长期被忽视的感受，终于对西门庆抱怨：

妇人道：“我害心凄的慌，你问他怎的，你干你那营生去。”

西门庆道：“我不知道，刚才上房对我说，我才晓的。”妇人

道：“可知你不晓的。俺每不是你老婆，你疼你那心爱的去

罢。”……妇人道：“拿来，等我自吃。会那等乔劬劳，旋蒸

热卖儿的，谁这里争你哩！今日日头打西出来，稀罕往俺这屋

²³⁸ 《金瓶梅》第七十六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15。

²³⁹ 《金瓶梅》第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7。

²⁴⁰ 《金瓶梅》第七十四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57。

里来走一走儿。也有这大娘，平白说怎的，争出来**糊包气**。”

西门庆道：“你不知，我这两日起十八事，心不得个闲。”妇

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闲，自有那心爱的扯落着你哩。把俺们

这僻时的货儿，都打道**赘**字号听题去了，后十年挂在你那心

里。”²⁴¹

在孟玉楼的这些话里透露着被西门庆喜新厌旧而冷落的凄情与心酸。

可是，经过西门庆对孟玉楼的一番敷衍后，孟玉楼被忽视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被冷落是可怕的，在孤独的时候，他们时时体验到阵阵袭上心头的恐惧感。²⁴² 正因为西门庆不曾正视李娇儿、孙雪娥、孟玉楼渴望获得温存与被爱的感受，她们才被迫在冷落少欢中度过每一天，默默的忍受心痛不可当的孤独和恐惧。

至于西门庆的元配夫人吴月娘，她又何尝不是过着被西门庆忽视感受和否认想法的生活呢？由于自己的丈夫极其好色，吴月娘只得眼睁睁的看着西门庆娶了孟玉楼、又娶潘金莲和李瓶儿。不管西门庆在外怎么勾搭其他女人，只要她没有亲眼看见，吴月娘都可以把自己不舒服的感觉压抑在内心深处。即使看见了，还是强忍着走开：

²⁴¹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80-1081。

²⁴² 崔丽娟等：《社会心理学：解读社会，诠释生活》，页 159。

当下李瓶儿上坐，西门庆关席，吴月娘在炕上跏着炉壶儿，孟玉楼、潘金莲两边打横。五人坐定，把酒来斟。也不用小钟儿，都是大银衢花钟子，你一杯，我一盏。常言：

风流茶说合，酒是色媒人。

吃来吃去，吃的妇人眉熏低横，秋波斜视。正是：

两朵桃花上脸来，眉眼施开真色相。

月娘见他二人吃得饬成一块，言颇涉邪，看不上，往那边屋里陪 吴大妗子坐去了，由着他四个吃。²⁴³

西门庆完全忽视吴月娘存在的做法使吴月娘再也看不下去了。在有能力阻止的情况下，吴月娘只好往吴大妗子的房里去以逃避这难受的精神折磨。

后来，由于李瓶儿嫁给蒋竹山，再加上潘金莲的从中挑拨，西门庆完全漠视吴月娘当初劝自己暂时别娶李瓶儿的一番好意，把娶不到李瓶儿的错都归咎予吴月娘，甚至在吴月娘生日当晚，西门庆不但没有陪伴在侧，反而还在外头嫖妓，彻底的冷落吴月娘。

²⁴³ 《金瓶梅》第十四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09。

一日，八月十五日，吴月娘生日。家中有许多堂客来，在大厅上坐。西门庆因与月娘不说话，一径来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吩咐玳安：“早回马去罢，晚上来接我。”²⁴⁴

每当人们谈起婚姻，总是喜欢用“大事”一词来形容它。²⁴⁵对于西门庆娶李瓶儿这件大事，身为大娘子的吴月娘有权利知道，可是西门庆却把吴月娘当透明人看待而拒绝将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她。

次日，雇了五六副杠，整抬运四五日。西门庆也不对吴月娘说，都堆在新盖的玩花楼上。择了八月二十日，一顶大轿，一匹段子、四对红灯笼，派定玳安、平安、画童、来兴四个跟轿。约后晌时分，方娶妇人过门。²⁴⁶

夫妻双方在产生误解和矛盾时，不是通过交流等方式积极处理和解决，而是疏远对方，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对方漠不关心、轻视和放任，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²⁴⁷西门庆如此漠视吴月娘存在的行为使吴月娘默默承受着严重的疏离感。

²⁴⁴ 《金瓶梅》第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70-271。

²⁴⁵ 常建华：《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页 1。

²⁴⁶ 《金瓶梅》第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72。

²⁴⁷ 〈家庭精神暴力 6 种类型〉，《中国健康月刊》2005 年第 3 期，页 22。

以好风月取胜和擅于把拦汉子的潘金莲也无法幸免于被忽视和冷落的情绪虐待。潘金莲嫁入西门庆家不久后，西门庆就开始梳宠李桂姐，以致天天到妓院里找她谈恋爱。眼见西门庆的生日将近，吴月娘派玳安到妓院去劝请西门庆回家。于是，潘金莲趁机托玳安把自己的情信交给西门庆，以让西门庆知道自己对他的思念。

西门庆才待用手去接，早被李桂姐看见，只道是西门庆那个表子寄来的情书，一手挝过来。……这祝实念见上面写词一首，名《落梅风》，念到：

“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因他为他憔悴死，可怜也，绣念独自。灯将残，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狠心硬，浑似铁，这凄凉怎捱今夜？

下书‘爱妾潘六儿拜’。”

那桂姐听毕，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面朝里便睡了。

西门庆见桂姐恼了，把帖子扯的稀烂，众人前把玳安踢了两脚。

248

为了取悦李桂姐，西门庆一点儿也不领会潘金莲的心意，当众把潘金莲表达心意的词撕个粉碎。不难想象，西门庆如此漠视潘金莲的心意会使潘金莲非常难受。

²⁴⁸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67。

潘金莲之所以会与小厮缠上，是因为西门庆在新婚时期忽视自己渴望与她温存的感受而造成。西门庆在打了潘金莲后并没有选择多留在家中，反而继续冷落家中的妻妾。西门庆生日当天，竟然带李桂姐回家，吴月娘等其他妻妾皆哑忍，只有个性较刚烈的潘金莲让李桂姐吃了闭门羹。结果，好胜的李桂姐唆使西门庆剪下潘金莲一撮头发予她。以下的文本叙述西门庆如何逼潘金莲剪下她的头发：

西门庆道：“我要你顶上一柳儿好头发。”妇人道：“好心肝！奴身上随你怎的拣着，烧遍了也依，这个剪头发，却依不的，可不吓死了我罢了。奴出娘胞儿，活了二十六岁，从没干这营生。打紧我顶上这头发近来又脱了好些，只当可怜见我罢！”

西门庆道：“你只怪我恼，我说的你就不依。”妇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谁？”因问：“你实对奴说，要奴这头发做甚么？”西门庆道：“我要做网巾。”妇人道：“你要做网巾，奴就与你做。休要拿与淫妇，教他好压镇我。”西门庆道：“我不予人便了，要你发儿，做顶线儿。”妇人道：“你既要做顶线，待奴剪与你。”当下妇人分开头发，西门庆拿剪刀，按妇人顶上，齐臻臻剪下一大柳来，用纸包放在顺袋内。²⁴⁹

西门庆毫不顾及潘金莲的感受，对她“施以任何身体或心理强力（forceful）行为，用以强迫妻子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²⁵⁰。为了讨好李

²⁴⁹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79-180。

²⁵⁰ 谢卧龙：《知识型构中性别与权力的思想与辩证》，页 307。

桂姐，西门庆任凭潘金莲怎么哀求，强行把她的头发剪下。面对西门庆漠视自己、欺骗自己的态度，再加上不知道西门庆会如何处置自己头发的隐忧使潘金莲精神抑郁以致饮食不进。抑郁的失落感和伤心可以控制人的感情。抑郁的特点是自尊心的降低，是一些影响思维、睡眠、食欲、精力和行为的特定症状构成的综合症。²⁵¹ 文本说：

金莲自从头发剪下之后，觉道心中不快，每日房门不出，茶饭慵餐。²⁵²

潘金莲并没有能如她所想的被西门庆强行剪发后，与西门庆过着“凡事如漆似胶，百依百随，淫欲之事，无日无之”²⁵³的美好生活。西门庆的心房永远有多余的空位让别的女人填上。外头的野花实在是太多了。潘金莲受委屈后对西门庆“奴凡事依你，只愿你休变了心肠。随你前边和人好，只休抛闪了奴家”²⁵⁴的盼望早就被西门庆抛诸脑后。随着李瓶儿的加入以及王六儿的出现，西门庆很快又变心、抛闪了她，让习惯把拦汉子的潘金莲顿时无所适从，并饱受寂寞空虚的煎熬。

不说西门庆在夏提刑家饮酒，单表潘金莲见西门庆许多时不进他房里来，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帐冷。那一日把角门儿开着，在房内银灯高点，靠定帏屏，弹弄琵琶，等到二三更，使春梅连瞧

²⁵¹ [美] 杰克，朱怀江等译：《压抑的女性：女性抑郁与心理调节》，页 6。

²⁵²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80。

²⁵³ 《金瓶梅》第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34。

²⁵⁴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80。

数次，不见动静。正是银屏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弹。取过琵琶，横在膝上，低低弹了个《二犯江儿水》唱道：

闷把帏屏来靠，和衣强睡倒。

猛听得房檐上铁马儿一片声响，只道西门庆敲的门环儿响，连忙使春梅去瞧。春梅回道：“娘错了，是外边风起落雪了。”妇人又弹唱道：

听风声嘹亮，雪洒窗寮，任冰花片片飘。

一回儿灯昏香尽，心里若待去剔，见西门庆不来，又意儿懒得动弹了。唱道：

懒把宝灯挑，慵将香篆烧。捱过今宵，怕到明朝。细寻思，这烦恼何日是了？想起来，今夜里心儿内焦，误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来没下稍。²⁵⁵

.....

这里两个吃酒，潘金莲在那边屋里冷清清，独自一个儿坐在床上，怀抱着琵琶，桌上灯昏烛暗。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门庆一时来；待要不睡，又是那盹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儿，乱挽乌云，把帐儿放下半边来，拥衾而坐。正是：

倦倚绣床愁懒睡，低垂锦帐绣衾空。

²⁵⁵ 《金瓶梅》第三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27。

早知薄倖轻抛弃，辜负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懊恨薄情轻弃，离愁闲自恼。

又唤春梅过来，“你去外边，再瞧瞧你爹来了没有？快来回我话”。那春梅走去，良久回来，说道：“娘还认爹没来哩，爹来家不耐烦了，在六娘房里吃酒的不是？”这妇人不听罢了，听了如同心上戳上几把刀子一般，骂了几句负心贼，由不得扑簌簌眼中流下泪来。²⁵⁶

因久盼西门庆不归，再加上听说他进了李瓶儿房中时，潘金莲忍不住流下怨楚、痛苦的泪水。西门庆赋予潘金莲的空虚感使潘金莲产生消极情绪。她们或是消极绝望，以漠然的态度对待生活，或是毫无朝气，遇人遇事便摇头叹气。²⁵⁷少了西门庆这“精神支柱”的潘金莲不仅产生“猛听得房檐上铁马儿一片声响，只道西门庆敲的门环儿响”的错觉，日常生活亦毫无生气。没有西门庆的精神世界亦把她摧残得“为郎憔悴减容光”²⁵⁸。寂寞空虚确实折磨人的精神世界，无怪乎崇眉评道：“人只知隔越相思之苦，熟知眼前相思之苦如此。人只知野合相思之苦，熟知闺阃夫妻相思之苦尤甚。可胜叹息。”²⁵⁹

²⁵⁶ 《金瓶梅》第三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28。

²⁵⁷ 闻君等：《心理医生》，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页 255。

²⁵⁸ 《金瓶梅》第三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30。

²⁵⁹ 《金瓶梅》第三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27。

同样的，身为西门庆爱妾的李瓶儿亦曾经被西门庆狠狠的忽视和冷落。西门庆既然有心要娶李瓶儿，可是偏偏选择在迎娶李瓶儿那天羞辱她。李瓶儿是富有的，在未嫁西门庆以前，“西门庆收下他许多细软金银宝物”²⁶⁰。按理说，李瓶儿应该会有一个派头不错的婚礼。蛮横不讲理的西门庆明明是因着自己的耽误，才致使李瓶儿嫁给蒋竹山。可是他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李瓶儿。为了报复李瓶儿，西门庆把李瓶儿的婚礼办得极寒酸，只“一顶大轿，一匹段子、四对红灯笼，派定玳安、平安、画童、来兴四个跟轿”²⁶¹就去接李瓶儿了。当李瓶儿的轿子到了大门口，却半天也没有人去接。西门庆就这样把李瓶儿冷落在大门口。幸亏有孟玉楼的协助以及好性子的吴月娘看不过眼才把李瓶儿迎接进家。李瓶儿默默忍受着被西门庆羞辱的难受滋味，她已经很可怜了，西门庆不但没有放过李瓶儿，反而继续惩罚她。

西门庆那日不往那里去，在家新卷棚内，深衣幅巾坐的，单等妇人进门。半日没个人出去迎接。……妇人抱着宝瓶，径往他那边新屋里去了。迎春、绣春两个丫鬟，又早在房中铺陈停当，单等西门庆晚夕进房。不想西门庆正因旧恼在心，不进他房去。到次日，叫他出来，后边月娘房里见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摆大酒席，请堂客会亲之酒，只是不往他房里去。头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莲房中。……到了三日，打发堂客散了，西门庆又不进他房中，往后边孟玉楼房里歇去了。这妇人见汉子

²⁶⁰ 《金瓶梅》第十四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01。

²⁶¹ 《金瓶梅》第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72。

一连三夜不进他房来，到半夜，打发两个丫鬟睡了，饱哭了一场。

可怜走到床上，用脚带吊颈，悬梁自缢。正是：

连理未谐鸳帐底，冤魂先到九重泉。²⁶²

三天不进新房的西门庆把李瓶儿拘囿于慌乱和焦虑的困苦中。李瓶儿对西门庆“确实有一种痴情”²⁶³，原以为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人从此美好的生活在一起，没想到对方忍心把自己陷入凄冷的窘境。绝望的李瓶儿受不了被西门庆如此严重的心理虐待而选择悬梁自缢。由此可见，西门庆对李瓶儿的忽视足以威胁李瓶儿的生命。他几乎把李瓶儿逼死却仍然不肯罢休，不但否认“只因你一去了不见来，朝思暮想，奴想的心斜了”²⁶⁴的事实真相，甚至漠视李瓶儿痛苦的感受，强迫李瓶儿裸着身子下跪以被他抽打。

这西门庆心中大怒，教他下床来，脱了衣裳跪着。妇人只顾延挨

不脱，被西门庆脱番在床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来，抽了几鞭子。

妇人方才脱去上下衣裳，战兢兢跪在地平上。²⁶⁵

可恶的西门庆就是要通过摧残李瓶儿的身心，并使她恐惧、痛苦来获得“胜利”的满足感。由此可见，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

²⁶² 《金瓶梅》第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72-273。

²⁶³ 王汝梅：《王汝梅解读〈金瓶梅〉》，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页 45。

²⁶⁴ 《金瓶梅》第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74。

²⁶⁵ 《金瓶梅》第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74。

娥、潘金莲和李瓶儿在西门庆家中的不安与焦虑不难想象。基于西门庆忽视或否认她们的感觉和想法，以致冷落她们，使她们“正当的感情需要，如温存和体贴得不到满足”²⁶⁶。

社会心理学家指出：“当被故意回避（避开、转移视线或默然以对）时的反应常常是抑郁、焦虑、感到情感被伤害并努力修复关系，以致最后陷入孤癖，而且女性对此的感受更为强烈。从家庭成员或同事那里遭受这种沉默对待的人，都会认为这种对待是一种‘情感上的虐待’，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武器’。”²⁶⁷即使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拒绝，她也会产生挫折感。更何况是无法从自己最亲爱的丈夫那里获得正常温存和体贴的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等众妻妾？

再说，西门庆有了一房妻和四房妾却仍未知足，在没有顾及妻妾们感受的情况下，陆续收用妻妾身旁的奴婢。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分别就得以最大的宽容来忍受西门庆收用玉箫、春梅和迎春。由于春梅“本聪慧，喜谑浪，善应对，生的有几分颜色”²⁶⁸，就凭着这些，西门庆“甚是宠他”²⁶⁹。春梅仗着主子西门庆对自己的特别关爱，狐假虎威、动辄大吵大闹，对吴月娘、潘金莲、孙雪娥等其他妻妾构成不小的威胁。

²⁶⁶ 崔丽娟等：《社会心理学：解读社会，诠释生活》，页 195。

²⁶⁷ 崔丽娟等：《社会心理学：解读社会，诠释生活》，页 161。

²⁶⁸ 《金瓶梅》第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0。

²⁶⁹ 《金瓶梅》第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0。

就孙雪娥被激打、又孙雪娥和仆人来旺“有一腿”以及潘金莲与家中小厮琴童偷情以致被打这件事上，“春梅效应”即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金瓶梅》第十二回写潘金莲挨打之文本云：

说着，纷纷的恼了，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飏的一马鞭子来。打的妇人疼痛难忍，眼噙粉泪，没口子的叫道：“好爹爹，你饶了奴吧！”……因叫过春梅，搂在怀中，问他：“淫妇果然与小厮有首尾没有？你说饶了淫妇，我就饶了吧。”那春梅撒娇撒痴，坐在西门庆怀里，说道：“这个，爹你好没的说！……传出去外边好听？”几句，把西门庆说的一声儿没言语，丢了马鞭子，一面叫金莲起来，穿上衣服，分付秋菊看菜儿，放桌儿吃酒。这妇人满斟了一杯酒，双手递上去，跪在地下等他钟儿。……今日讨这场羞辱在身上，正是：

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²⁷⁰

第二十五回则写孙雪娥挨打，如下：

这西门庆心中大怒，把孙雪娥打了一顿。被月娘再三劝了，拘了他头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妇上灶，不许见人。²⁷¹

²⁷⁰ 《金瓶梅》第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73-174。

²⁷¹ 《金瓶梅》第二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55。

同样被挨打的两人差异甚大。这边厢，潘金莲被西门庆用马鞭子抽打已是极大的侮辱了，西门庆不但让春梅看潘金莲挨打的情景，还把潘金莲是否该获原谅的主权交给春梅来定夺。因为有春梅，西门庆马上终止对潘金莲的身体暴力；另一边厢，因为没有春梅，西门庆把孙雪娥打了一顿后，毫不顾及自己与孙雪娥的夫妻之情，而使她没有翻身的机会。在此，足以见证春梅对西门庆有多大的影响力。

虽然是奴才，春梅独特的地位却使西门庆家里上下长幼都敬她三分，纷纷称呼她“春梅”或“春梅姑娘”。对于春梅的与众不同，纵然吴月娘的内心多么难受，只要春梅不要越过自己的底线，她就可以什么也不必说。可是，春梅并没有收敛自己嚣张的气势，反而得寸进尺，不但当着吴月娘兄嫂面前大发脾气，还私自骂走申二姐。尽管吴月娘已经默认丈夫偏宠春梅的事实，但春梅仗势欺人连续给予的精神折磨，终于催跨了吴月娘原本脆弱的心理防线。吴月娘忍无可忍了，一句“奴才也没个规矩，成甚么道理！”²⁷²，点明她的身份。由于春梅一个小小奴婢对西门庆的影响力竟然比西门庆妻妾还要高，因此妻妾们皆视她为沉重的精神负担。再怎么说明，吴月娘、潘金莲和孙雪娥都是她的主子，她应该给予少许的尊重。就因为西门庆撑腰，春梅才胆敢说出“他还不知我是谁哩”²⁷³这样的话。配偶对伴侣不忠会使受害伴侣感到震惊、愤怒、被

²⁷²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78。

²⁷³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75。

欺骗和严重的抑郁。²⁷⁴由此可见，如果西门庆懂得顾虑吴月娘、潘金莲和孙雪娥的感受而没有如此纵容春梅，相信吴月娘、潘金莲和孙雪娥就不必承受因丈夫爱胡搞，而产生震惊、愤怒、被欺骗和严重抑郁的心情。

西门庆对众妻妾的精神暴力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来”。随着西门庆的新宠宋蕙莲出现，众妻妾又得忙着调适自己不情愿的心情以应付这说来就来的情绪虐待了。“无后顾之忧”的西门庆紧接着展开一连串追求宋蕙莲的行动。西门庆不仅送她蓝缎裙，还把她安插在吴月娘的房内。

蕙莲自从和西门庆私通之后，背地与他衣服首饰、香茶之类不算，只银子，成两常带在身边，在门首买花翠胭脂，渐渐显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西门庆又对月娘说，他做的好汤水，不教他上大灶，只教他和玉箫两个在月娘房里后边小灶上，专顿茶水，整理菜蔬，打发月娘房里吃饭，与月娘做针指，不必细说。

275

从宋蕙莲与众不同的打扮和工作来看，吴月娘心中明白，西门庆显然又想栽培另一个春梅。如今，西门庆竟然让宋蕙莲在自己的房内活动，岂不是要吴月娘每时每刻都见到这个与自己抢丈夫的女人吗？除此以外，

²⁷⁴ 徐光国：《婚姻与家庭》，页 12-1。

²⁷⁵ 《金瓶梅》第二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17。

西门庆把宋蕙莲调到吴月娘房中的目的是为了更方便与她偷情。很快的，西门庆果然在吴月娘的房中与宋蕙莲“做一处玩耍”。《金瓶梅》这样描述：

这蕙莲在席上站了一回，推说道：“我后边看茶来与娘们吃。”月娘吩咐道：“对你姐说，上房拣妆里有六安茶，顿一壶来俺们吃。”这老婆一个猎古调走到后边。玉箫站在堂屋门首，才奴了个嘴儿与他。老婆掀开帘子，进月娘房来。只见西门庆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就坐在他怀里，两个就亲嘴砸舌做一处。……于是玉箫在堂屋门首观风，由他二人在屋里做一处玩耍。²⁷⁶

可见，西门庆根本没有顾虑吴月娘的感受。对于西门庆玩女人玩到自己的房里来，无从反抗的吴月娘唯有默默承受着西门庆对自己的情绪虐待以及宋蕙莲对自己所构成的威胁。

相较于吴月娘，潘金莲遭受更不堪的精神虐待。从她为了西门庆而害死武大，任凭西门庆收用春梅，被强行剪发，无时无刻把拦汉子的行为中，西门庆知道自己可以利用潘金莲害怕失去自己的弱点而奴役她。当潘金莲发现西门庆和宋蕙莲的奸情时，西门庆竟然连一丝难为情的感

²⁷⁶ 《金瓶梅》第二十三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25-326。

觉也没有，反而对潘金莲打情骂俏，并要她保守这个秘密。《金瓶梅》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金莲进来，看见西门庆在里面系裤子，骂道：“贼没廉耻的货！你和奴才淫妇，大白日里，在这里端的干这勾当儿。刚才我打与淫妇两个耳刮子才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来你就是画童儿，他来寻你。你与我实说，和这淫妇偷了几遭？……”西门庆笑道：“怪小淫妇儿，悄悄儿罢，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实对你说，如此这般，连今日才第一遭。”金莲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这奴才淫妇，两个瞒神慌鬼弄刺子儿，我打听出来，休怪了我却和你们答话。”那西门庆笑的出去了。金莲到后边，听见众丫头们说：“爹来家，使玉箫手中裹着一匹蓝缎子往前边去，不知与谁。”金莲就知是与蕙莲的，对玉楼亦不提此事。²⁷⁷

从西门庆“笑”的应对中就知道他对潘金莲的“威胁”和“告状”视若无睹，并肯定潘金莲会守着这秘密。面对西门庆的权威，潘金莲果然在指责西门庆一番后就没有说不守秘密。

由此可见，为了讨西门庆的欢心，潘金莲选择漠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对他一味顺从。也许男人正是抓住了女性重视婚姻、依赖婚姻……这些特点，才将婚姻作为一个砝码，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去威胁女性。

²⁷⁷ 《金瓶梅》第二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16。

²⁷⁸掌握潘金莲弱点的西门庆得寸进尺，竟然无耻的向她“借”地方。尽管潘金莲不愿意，但她也不敢一口拒绝，而是推搪说春梅未必愿意借地方以此来婉拒西门庆。

西门庆吃得半醉，拉着金莲说道：“小油嘴，我有句话儿和你
说。我要留蕙莲在后边一夜儿，后边没地方。看你怎的容他，
在你这边歇一夜儿罢。”金莲道：“我不好骂的，没的那汗邪
的！胡乱随你和他那里去。好娇态，教他在我这里？我是
没处安放他！我就算依了你，春梅贼小肉儿他也不容。你不信，
叫了春梅问他？他若肯了，我就容你。”西门庆道：“既是你
娘儿们不肯，罢，我和他往山子洞儿那里过一夜。你吩咐丫头
拿床铺盖，生些火儿，不然，这一冷怎么当？”金莲忍不住笑
了：“我不好骂出你来的！贼奴才淫妇，他是养你的娘？你是
王祥，寒冬腊月行孝顺，在那石头床上卧冰哩！”西门庆笑道：
“怪小油嘴儿，休奚落我！罢么，好歹叫丫头生个火儿。”金
莲道：“你去，我知道。”当晚众人席散，金莲分付秋菊，果
然抱铺盖、笼火在山子底下藏春坞雪洞里。²⁷⁹

在一番“讨价还价”后，从原先的“看你怎的容他，在你这边歇一夜儿罢”变成只“吩咐丫头拿床铺盖，生些火儿”，西门庆总算给脸潘金莲了。他视潘金莲的感受如粪土般，若不是“春梅效应”，潘金莲的

²⁷⁸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75。

²⁷⁹《金瓶梅》第二十三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27。

房间想必成了西门庆与宋蕙莲的偷情场所。同样是以“笑”应对，潘金莲的笑声下不知隐藏着多少的屈辱。潘金莲这位妾在西门庆心目中的分量究竟有多少？最终，潘金莲仍得屈服于西门庆的权威下，替他安排与宋蕙莲偷情的场所。可见，西门庆对潘金莲的情绪虐待使她活在身心双重痛苦的煎熬中。

爱本来就是独占的。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在《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即指出：只有一夫一妻制才能使个人在爱情和婚姻中获得最高和最完美的发展。²⁸⁰可悲的是，这样的爱情与婚姻在西门庆家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事实。爱情难以允许他者出现，多角关系使人痛苦，除非她向现实妥协，或者她改变人生观、价值观，以信仰为人生支点，还要既热爱生活又不索要求全，并有足够的能力和合宜的存活方式独立于世，否则，她将永远摆脱不了那种极端不愉快的分裂、混乱、痛苦和焦灼的感觉。²⁸¹西门庆的妻妾被迫要承受与他人分享丈夫的严重精神虐待。忍受、包容、接受丈夫的各式各样女人是她们毕生要学习的功课。撇开李娇儿、孟玉楼和孙雪娥这三位是早已失宠的人妇不谈，我们发现吴月娘和潘金莲的处处“让步”却没有换来西门庆多一些重视。随着西门庆对李瓶儿的宠爱，李瓶儿顿时成了吴月娘和潘金莲最沉重的精神枷锁。不久，李瓶儿怀孕生子，这对于妻妾盈室而从无子嗣的西门庆来说，无疑是一大喜事，再

²⁸⁰ [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周朗译：《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by Adler Alfred, One World Publications, 1992），国际文化出版社，2007，页220。

²⁸¹ 陈晓明：〈波伏瓦《第二性》的现代意蕴〉，《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页49。

加上当时西门庆即刻加官，他自然更加宠爱李瓶儿了。传统妇女受重视的程度乃取决于“能否生儿子来决定其能否得到丈夫、公婆和亲戚的好感”²⁸²。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西门庆没有好好安慰和鼓励还未生子的吴月娘、潘金莲等，反而对李瓶儿过分关爱。吴月娘和潘金莲这两位把生育当成至为重要的人认为：如果不能生育或只生女儿，没有生儿子，便有自卑感和负罪感，自觉无颜见人。²⁸³由此，吴月娘、潘金莲等其他妻妾皆陷入与生育有关的精神暴力²⁸⁴中。于是，被忽略的吴月娘和潘金莲从而处在地位不稳、担心丈夫嫌弃而失去依靠的焦虑中。任凭潘金莲如何诅咒、讥讽李瓶儿两母子，也难以掩饰她心中的气愤、不安和沮丧。

一般来说，为夫家生育过子女的，其在家庭中的身分、地位、权利往往会随之提高。²⁸⁵母凭子贵的李瓶儿和西门官哥果然成了西门庆最宠爱的人。在政和七年元月九日即潘金莲生日的那一天，西门庆为了西门官哥的醮事而没有出席潘金莲的生日会。此外，西门庆在献神的经疏文书上只申明“西门庆底下同室人吴氏，旁边只有李氏，再没别人”的偏心是妻妾们最明白不过的事了。《金瓶梅》里这样写潘金莲当时的反应云：

²⁸²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页 54。

²⁸³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页 54。

²⁸⁴ 与生育有关的精神暴力是隐形暴力的一种。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68。

²⁸⁵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页 215。

这金莲识字，取过红纸袋儿，扯出送来的经疏，看见上面西门庆底下同室人吴氏旁边只有李氏，再没别人，心中就有几分不忿，拿与众人瞧：“你说贼三等儿九格的强人！你说他偏心不偏心？这上头只写着生孩子的，把俺每都是不在数的，都打到赘字号里去了。”孟玉楼问道：“有大姐姐没有？”金莲道：“没有大姐姐倒好笑。”月娘道：“也罢了，有了一个，也就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队伍人，也都写上，惹的道士不笑话么？”金莲道：“俺每都是刘湛儿鬼儿么？比那个不出材的，那个不是十个月养的哩？”²⁸⁶

眼见西门庆、李瓶儿和西门官哥恰似幸福的一家三口，吴月娘、潘金莲、孟玉楼等众妻妾对未来当然会充满恐惧。

吴月娘是典型的传统妇女。她的生活不外是“以男子为靠山和精神寄托，以男人的意志为转移。”²⁸⁷ 面对丈夫对李瓶儿偏心，吴月娘所有嫉妒的感觉都变得微不足道。于是，吴月娘尝试转移自己的真实感受，以便与分享自己丈夫的李瓶儿好好生活。吴月娘尝试“从关心对方最亲近的人着手，可赢得对方的好感，拉近彼此的距离”²⁸⁸。为了西门庆，她“善待”李瓶儿直到李瓶儿死去的那一天。虽然如此，西门庆偏偏要

²⁸⁶ 《金瓶梅》第三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40。

²⁸⁷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页 52。

²⁸⁸ 陈玲：《心理学的诡计》，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页 154。

忽视她的感受，一次、又一次的令她伤心，竟然还在李瓶儿死去后，当着众人面前趴在李瓶儿尸身上，还贴着脸，大声痛哭。《金瓶梅》对当时的情景写道：

月娘见西门庆磕伏在他身上，挝脸儿那等哭，只叫：“天杀了我西门庆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没过，都是我坑陷了你了！”月娘听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烦了，说道：“你看韶刀！哭两声儿丢开手罢了。一个死人身上，也没个忌讳，就脸挝着脸儿哭，倘或口里恶气扑着你是的。他没过好日子，谁过好日子来？……”²⁸⁹

吴月娘最在乎的就是自己大娘子的地位，西门庆对李瓶儿如此表态，岂不是等于向大家宣告李瓶儿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比吴月娘来得高？更甚的是，西门庆在名旌上竟然为李瓶儿套上“恭人”这属于元配夫人的殊荣。

西门庆亦哭的呆了，口口声声只叫：“我的年小的姐姐，再不得见你了！”良久哭毕，管待徐先生斋馔。……西门庆要写：“诏封锦衣西门庆恭人李氏柩”十一字。伯爵再三不肯，说：“见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杜中书道：“曾生过子，于礼也无碍。”讲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室人”。²⁹⁰

²⁸⁹ 《金瓶梅》第六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854。

²⁹⁰ 《金瓶梅》第六十三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869-870。

由此可见，西门庆似乎忘了自己元配夫人吴月娘还存在的事实，而把李瓶儿当成自己的正妻了。西门庆诸如此类有损吴月娘正室尊严的举动，叫吴月娘怎能不伤心呢？后来，在一番讨价还价下，西门庆才勉强把“恭人”改成“室人”。

显然，吴月娘的“爱屋及乌以拉近自己与西门庆之间距离”的策略是失败的。虽然李瓶儿不在了，西门庆就是无法把对李瓶儿的爱转移至吴月娘身上。吴月娘不甘心，她的心彻底的粉碎了。为什么西门庆就无法多顾及吴月娘的感受呢？西门庆甚至在临死前的那一刻，心里放不下的始终是潘金莲而不是吴月娘。

不一时，吴月娘进来，见他二人哭的眼红红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话，对奴说几句儿，也是我和你做夫妻一场。”西门庆听了，不觉哽咽哭不出声来。说道：“我觉自家好生不济，有两句遗言和你说：我死后，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姐妹好好待着，一处居下，休要失散了，惹人笑话。”指着金莲说：“六儿从前的事，你耽待他罢。”说毕，那月娘不觉桃花脸上滚下珍珠来，放声大哭，悲恸不止。²⁹¹

吴月娘自认自己是最关心西门庆的人、是西门庆唯一的合法妻子。纵然她的地位再怎么高，个性再怎么好，最终还是无法得到西门庆的认

²⁹¹ 《金瓶梅》第七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89-1190。

同。当“自我价值得不到对方认同，自尊心受损则会感到心情不舒畅，产生不良情绪”²⁹²，可见西门庆的遗言对吴月娘造成极严重的心理创伤，使她“放声大哭，悲恸不止”。西门庆漠视吴月娘的态度使吴月娘处于深刻的绝望与悲痛中。

综合上诉，“控制行动或操纵”、“施以性生活中的情绪虐待”以及“忽视或否认对方的感觉和想法”是西门家庭里各人物用来互相折磨对方身心的严重情绪虐待行为。这种遗弃、有意或无意忽略的情绪虐待使得受虐者觉得自己是不重要的或不配得到公平的对待。²⁹³就此，西门庆各家庭成员皆被寂寞、空虚、悲痛、沮丧、恐惧等不良情绪缠绕着。西门庆和众妻妾在操纵、偏心、撇弃、忽视、羞辱、不忠等各种精神折磨的伤害下，内心却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

²⁹² 崔丽娟等：《社会心理学：解读社会，诠释生活》，页 195。

²⁹³ [美] 麦克·林西等著，[台] 林明杰等译：《家庭暴力者辅导手册》（*Change Is The Third Path: a workbook for ending abusive and violent behaviour*, by Michael Lindsey, Robert W. Mc Bride, Constance M. Platt, Gylantic Publishing Company, 2000），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页 23。

第五章

《金瓶梅》中精神暴力受害者的心态——

沉默的种种

西门庆家一夫多妻制的失衡，妻、妾、婢之间地位的升降变化与明争暗斗间接引发精神暴力行为。精神暴力在西门庆家如此肆虐的原因是受害者们多采取沉默的态度来应付这暴力。“沉默是金”固然也有一些道理，然而，对于精神暴力受害者来说，沉默则意味着苦难。由于吴月娘、潘金莲、孙雪娥等各受害者长期处于精神上的折磨、精神上的郁闷以及感情上得不到必要宣泄的处境中，结果这消极性的反抗造成了人的心理变态、导致个人的感情失去重心、信仰的迷惘与行为的偏执。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来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经历、不同境遇、不同阶层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沉默的方式来对待精神暴力？西门庆与众妻妾同样是沉默，但沉默的方式和原因各有不同。分析他们选择沉默的方式和心态大概有数种。以下各节将进一步论析这种种的沉默：

第一节、 西门庆之含糊性沉默

西门庆是一家之主、父权的代表，是家中地位最高的人物。因此，在崇尚夫权的封建时代，谁能想到，西门庆竟然也会与精神暴力妥协？由于被关在西门庆家这个大笼子里的妻妾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挣扎，她们互相利用、互相依存又互相攻击，以便夫权砝码倾向于自己，从而能够在家庭中享受特殊的地位和权利。因此，西门庆无法在妻妾斗争所导致的精神暴力中置身事外。向来善于适时任势，巧取豪夺的西门庆一旦面对妻妾之间的矛盾时就显得一筹莫展、糊乱解决问题。原来，西门庆认为“天下事有的追根究底才能彻底弄清楚，有些事却应该含含糊糊，不了了之，大家更愉快”²⁹⁴。

《金瓶梅》第十一回写当潘金莲、春梅和孙雪娥之间的矛盾激化以后，潘金莲故意激怒西门庆，使西门庆怒打孙雪娥，以便对孙雪娥下马威。潘金莲通过“放声号哭起来，向西门庆要休书”²⁹⁵等种种无理取闹举动使西门庆不厌其烦，选择“欺善怕恶”。西门庆在没有查明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打了孙雪娥一顿就当解决了潘金莲、春梅和孙雪娥之间的斗争。以下是写当时的情节：

²⁹⁴ 曾仕强：《曾仕强说中国人》，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页 160。

²⁹⁵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9。

当下西门庆打了雪娥，走到前边，窝盘住了金莲，袖中取出庙上买的四两珠子，递与他。妇人见汉子与他做了主，出了气，如何不喜？²⁹⁶

获胜的潘金莲这才停止继续哭闹，还西门庆暂时的清静。事实上，西门庆了解“女人是软弱、过分情绪化而且依赖心强，只能借助心理上的控制来攫取‘权力’，以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²⁹⁷ 换句话说，潘金莲为了权力而利用西门庆。女性做事没有逻辑性、太过情绪化、动不动就唠叨，而男人的任务就是要制服她们，否则她们会不讲道理，会缠住你不放，难以驯服。²⁹⁸ 对于潘金莲太过情绪化、动不动就唠叨的行为，西门庆的任务就是要制服她，否则她不但不讲道理，还会缠住自己不放。此外，男性可能厌烦女性一直在谈以“人”为主的话题，包括家庭、小孩等，男性喜欢谈以“事件”为主的政治或经贸话题。²⁹⁹ 西门庆狠狠打了孙雪娥一顿，显然是不想再为潘金莲与孙雪娥之间的问题而烦恼。潘金莲激打孙雪娥后，她和春梅果然不再为孙雪娥的事缠住西门庆。

²⁹⁶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9。

²⁹⁷ [美] 雪儿·海蒂著，林瑞庭等译：《海蒂性学报告·男人篇》（*The Hite Report: On Male Sexuality*, by Shere Hit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76），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页 248。

²⁹⁸ [美] 雪儿·海蒂著，李金梅译：《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页 63。

²⁹⁹ 冯沪祥：《两性之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 44。

当潘金莲暗地里和小厮琴童偷情一事曝光以后，西门庆虽发怒但却虎头蛇尾，便问春梅是否真有此事以便为自己找台阶。

西门庆便问：“贼淫妇！有人说，你把头上金裹头簪子两三根，都偷与了小厮，你如何不认！……簪子有没罢了。”因向袖中取出那香囊来，说道：“这个是你的物件儿，如何打小厮身体下搜出来？你还口强什么？”说着，纷纷的恼了，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飏的一马鞭子来。打的妇人疼痛难忍，眼噙粉泪，没口子的叫道：“好爹爹，你饶了奴吧！”……因叫过春梅，搂在怀中，问他：“淫妇果然与小厮有首尾没有？你说饶了淫妇，我就饶了吧”³⁰⁰

西门庆曾亲自审问奴才，再加上证据确凿，他心里明白潘金莲确实曾与下人私通。可是，要他承认潘金莲私通小厮的事实，无疑都是无法忍受的侮辱，伤害了他身为男性的尊严。男人对妻子有婚外情的感受都是无法忍受的侮辱，伤害了我自以为是有史以来床上最伟大的男人的想法。³⁰¹为了不让家中大小嘲笑自己“戴绿帽”，西门庆只抽打潘金莲几下马鞭子以示警告后，心甘情愿被潘金莲欺骗，且凭着春梅的一句话而不予追究。真是愚鲁又可笑。

³⁰⁰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73-174。

³⁰¹ [美] 雪儿·海蒂著，林瑞庭等译：《海蒂性学报告·男人篇》，页 173。

在充满精神暴力的氛围下，西门庆往往变得优柔寡断。从处理来旺儿这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来自宋蕙莲和潘金莲两方面的力量使他不断的改变自己主意。本来，西门庆有意让情妇宋蕙莲的丈夫来旺往杭州做买卖去，接着慢慢计划把宋蕙莲升级为妾，但西门庆却被潘金莲以“阶级伦理受损”³⁰²作威胁。按理说，西门庆要娶谁为妾，轮不到潘金莲阻止。然而西门庆最后为了捍卫自己作为家中领导者的威信，选择与威胁型言语虐待妥协。《金瓶梅》写当时潘金莲劝说西门庆的话道：

“老婆见了他，站起来是，不站起来是？先不先，只这个就不雅相。传出去，休说六邻亲戚笑话，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里。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干这营生，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结果了，你就接着他老婆也放心。”³⁰³

结果，西门庆不但牺牲了来旺，就连自己心爱的宋蕙莲也保不住其性命。

此外，西门庆在处理雪狮子猫害死西门官哥这件事上更显愚昧。雪狮子是潘金莲所饲养的猫。当官哥儿死后，西门庆只是摔杀狮子猫，对坐在坑上文风不动的元凶潘金莲一声也不吭，像哄骗孩子那样哄骗李瓶儿、吴月娘等人后就草草结束这场命案。

³⁰² “阶层的伦理” 既然构成家族稳固最重要的因素，西门庆这个一家之主要带头去冲撞，直接伤害的当然是他做为家族领导者的威信。

侯文咏：《没有神的存在——私房阅读〈金瓶梅〉》，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页168。

³⁰³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366。

西门庆归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风搐不好，对西门庆说了。

西门庆连忙走到前边来看视，见李瓶儿哭的眼红红的，问：“孩儿怎的风搐起来？”李瓶儿满眼落泪，只是不言语。问丫头、奶子，都不敢说。西门庆又见官哥手上皮儿去了，灸的满身火艾，心中焦躁，又走到后边问月娘。月娘隐瞒不住，只得把金莲房中猫惊唬之事说了，“刘婆子刚才看，说是急惊风，若不针灸，难过得来。若等你来，只恐怕迟了，他娘母子自主张，叫他灸了孩儿身上五醮，才放下他睡了，这半日还未醒。”

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脏气冲，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直走到潘金莲房中，不由分说，寻着雪狮子，提着脚走到穿廊，望石台基轮起来只一摔，只听响唬一声，脑浆迸万朵桃花，满口牙零噙碎玉。正是：

不在阳间擒鼠耗，却归阴府作狸仙。

潘金莲见他拿出猫去摔死了，坐在坑上风纹也不动。³⁰⁴

西门庆并非不明白元凶是谁，他明知潘金莲暗中的诡计却不予追究。从潘金莲竟敢狠狠毒死亲夫武大这件事上，西门庆就了解到潘金莲是一个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归根究底，西门庆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或许，西门庆也是因为舍不得除去潘金莲这位出色的性伴侣而纵容潘金莲。再说，对于官哥死去的真相，李瓶儿最有权力发言，然而连

³⁰⁴ 《金瓶梅》第五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794-795。

李瓶儿也不愿指证潘金莲，西门庆索性不把事情闹大。毕竟对西门庆来说，只要家中的女人都愿意和睦相处，并且不惹出多余的麻烦，她们彼此之间谁对谁错，谁又控制谁，根本不是他在意的事情。

妻妾之间的性生活是调和家庭纠纷的主要因素。西门庆认为妻妾斗争是“恼人”、“婆妈”、“女性化”的问题，而吴月娘是大娘子，由她来处理妻妾之间的纠纷再好不过了。因此，为了避免卷入恼人的问题中，也为了要维护吴月娘身为大娘子的主妇尊严，西门庆选择暂时屈从吴月娘的妻权制约。如《金瓶梅》第七十六回叙述当吴月娘、潘金莲之间的冲突爆发后，西门庆对吴月娘有所曲从俯就，暂时不到潘金莲房内而是乖乖往孟玉楼、李娇儿的房内去。妻妾之间的纠纷使西门庆明白到“他们要扮演‘大男人’的角色”，所以谈这些婆婆妈妈的问题，就过于‘女性化’了”³⁰⁵，以致西门庆甘心让男性的权利间接被削弱。

性交象征了男性气概，证明男性身份。³⁰⁶就这样，西门庆甘心沦为妻妾之间用性武器相争的牺牲品。《金瓶梅》第七十九回写刚从王六儿处回来的西门庆被错送入性饥渴的潘金莲房中。潘金莲知道西门庆刚从外头女人处回来，这回汉子好不容易才被送进自己的房内，她当然要好好把握了。罔顾西门庆健康的潘金莲坚持要西门庆履行性的义务。男人必

³⁰⁵ [美] 雪儿·海蒂著，李金梅译：《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页 25。

³⁰⁶ [美] 雪儿·海蒂著，林瑞庭等译：《海蒂性学报告·男人篇》，页 292。

须频繁地性交以证明自己的性能力。³⁰⁷ 面对潘金莲这位性强者，西门庆怎能认输呢？若潘金莲又因着自己的冷待而惹上另一桩私通小厮的事件，岂不是又要西门庆再丢一次脸？西门庆向来视性交为男性力量的象征。为了拥有“自己乃是控制潘金莲”的优越感，西门庆纵然没有半点生理反应也不反抗潘金莲的性施虐，目的是不愿当着潘金莲面前把男子气概给输掉。于是，在传统的压力和性交的传统意义下，西门庆选择与性生活中的情绪虐待妥协，结果不支倒地，把自己的性命推向死亡。

女人之间的相争，形成一种在家庭内部压制男性力量的暴力行为，而西门庆的沉默其实是为了要兼顾男性气质与尊严。因此，西门庆的“性格看起来矛盾，实际上是为了兼顾。”³⁰⁸ 然而他却没有真正实行“含糊”原则³⁰⁹，凡事“‘根本搞不清楚’，包括‘没有能力弄明白’、‘没有兴趣专心投入’、‘以成见、偏见来论断’或‘道听途说变信以为真’”³¹⁰，结果反而变成了真糊涂。

³⁰⁷ [美] 雪儿·海蒂著，林瑞庭等译：《海蒂性学报告·男人篇》，页 297。

³⁰⁸ 曾仕强：《曾仕强说中国人》，页 239。

³⁰⁹ “含糊”原则：天下事有的追根究底才能彻底弄清楚，有些事却应该含含糊糊，不了了之，大家更愉快。

曾仕强：《曾仕强说中国人》，页 160。

³¹⁰ 曾仕强：《曾仕强说中国人》，页 161。

第二节、李娇儿、孟玉楼、李瓶儿之依赖性沉默

在西门庆妻妾成群的大家庭里，妻妾之间争宠嫉妒无可避免。但争宠的得失胜负却往往不是取决于争宠者自己，而是取决于丈夫的爱憎好恶。³¹¹由于西门庆没有对妻妾们一视同仁，导致妻妾之间皆利用言语上和行上的精神暴力当武器互相攻击对方。在讥讽、诅咒、忽视、冷落等种种隐形暴力的笼罩下，她们唯有调适自己的心情与精神暴力妥协。其中，李娇儿、孟玉楼和李瓶儿就选择依赖某一方以寻求庇护。在面对不同女人的进攻与打击下，她们毅然成为依赖性沉默的受害者。依赖性被定义为“对母性、爱、感情、庇护、保护、安全、食物和温暖的重大需要；当它们出现在成年人中时，这些可能是退行的表现”。³¹²因此，依赖性沉默的受害者“有一种将责任推给他人来对付逆境的倾向。”³¹³

潘金莲加入西门庆家之前，西门庆甚是重视李娇儿，并让她负责掌管家中出入的银钱。潘金莲的出现导致西门庆不再重视她，再加上吴月娘“便这等惯了他”³¹⁴的偏宠态度使李娇儿产生了要对付逆境意识。深知自己风月能力远不如潘金莲的李娇儿被迫依赖自己的侄女李桂姐对西门庆的影响来打击潘金莲的地位。为了保护自己，李娇儿竟然不介意自

³¹¹ 晨曦等：《金瓶梅中的男人与女人》，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页274。

³¹² [美] 杰克，朱怀江等译：《压抑的女性：女性抑郁与心理调节》，页16。

³¹³ 郑晓边：《心理变态与健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页72。

³¹⁴ 《金瓶梅》第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34。

己的侄女和自己共同分享一个男人。当李娇儿得知西门庆将要宠幸李桂姐时，她不但不生气，反而非常高兴。

连忙拿了一锭大元宝，付与玳安，拿到院中打头面，做衣服，
定桌席，吹弹歌舞，花攒锦簇，饮三日喜酒。³¹⁵

果然，西门庆在妓院流连忘返，一住就是半个月，“丢的家中这些妇人都闲静了”³¹⁶。李娇儿对李桂姐的依赖不但使她得到千军万马的气势，也成功使潘金莲“每日打扮的粉妆玉琢，皓齿朱唇，无日不在大门首倚门而望，只等到黄昏。”³¹⁷。就这样，李娇儿被西门庆冷落以及被吴月娘漠视的愤愤不平心理这才得以平衡。

潘金莲的加入同样打击孟玉楼的地位。与李娇儿不同的是，孟玉楼选择依赖潘金莲来对付前面的逆境。推究起来，孟玉楼意识到自己无力招架潘金莲猛烈的攻势而“将自己的需求依附别人，过分顺从别人意志”³¹⁸。为了能在西门庆家安居无事，她不得不昧着良心附和潘金莲。在潘金莲私通小厮琴童这一件事上，她偏帮潘金莲而对李娇儿和孙雪娥落井下石。

³¹⁵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62。

³¹⁶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66。

³¹⁷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66。

³¹⁸ 依赖型人格障碍：又称孱弱型人格障碍，患者缺乏独立性；感到自己无助、无能和缺乏精力，怕被人遗弃；将自己的需求依附别人，过分顺从别人意志；要求和容忍他人安排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将责任推给他人来对付逆境的倾向。
郑晓边：《心理变态与健康》，页72。

至晚，西门庆因上房吴大妗子来了，走到玉楼房中宿歇。玉楼因说道：“你休枉了六姐心，六姐并无此事。都是日前和李娇儿、孙雪娥两个有言语，平白把我的小厮扎罚了。你不问个青红皂白，就把他屈了。却不难为他了？我就替他赌个大誓，若果有此事，大姐姐有个不先说的？”西门庆道：“我问春梅，他也是这般说。”玉楼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不去看他看去？”西门庆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当晚无话。

319

孟玉楼甚至在自己生日那晚，看见潘金莲独霸西门庆，她也不敢提出要西门庆陪伴自己的要求。

只见西门庆扶着来安儿，打着灯，趑趄着脚儿，就要往李瓶儿那边走。看着金莲在门首立着，拉了手进了房来。那来安儿便往上房交钟箸。

月娘只说西门庆进来，把申二姐、李桂姐、郁大姐都打发往李娇儿房内去了。问来安道：“你爹来没有？”来安道：“爹在五娘房里，不耐烦了。”月娘听了，心内就有些恼，因向玉楼道：“你看恁没来头的行货子，我说他今日进来往你房里去，如何三不知又摸到他屋里去了？这两日又浪风发起来，

³¹⁹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75。

只在他前边缠。”玉楼道：“姐姐，随他缠去！这等说，恰似咱每争他的一般……他爹心中所欲，你我管的他！”³²⁰

孟玉楼情愿被漠视也不敢得罪潘金莲。她心中大概以为被西门庆忽视已经不好受了，为何还要为了争取而遭惹潘金莲呢？虽然潘金莲独霸西门庆的行为间接使孟玉楼受尽失宠的精神暴力，但相较吴月娘、李瓶儿、李娇儿和孙雪娥，孟玉楼确实少受潘金莲所施予的精神攻击。孟玉楼对潘金莲的依赖果然使潘金莲没有把她当对手看待。

除了吴月娘，潘金莲最难对付的对手是李瓶儿。任凭潘金莲再强烈的打击与攻击，李瓶儿皆以谦和忍让态度来应对。也许正因为她谦让的态度与单纯的个性使她被潘金莲欺负时，吴月娘和西门庆都会忍不住帮助她。因此，李瓶儿得以依赖吴月娘和西门庆来面对逆境。以下的例子可见吴月娘如何替李瓶儿解围：

小玉笑道：“说你老人家会叫的好达达。”把玉楼、金莲笑的不了。月娘骂道：“怪臭肉们，干你那营生去！只顾奚落他怎的！”³²¹

³²⁰ 《金瓶梅》第七十四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56-1057。

³²¹ 《金瓶梅》第二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87。

以下为西门庆维护李瓶儿之例：

那李瓶儿真个就走下席来，要递酒，被西门庆拦住，说道“你休听那小淫妇儿，他哄你。已是递过一遍酒罢了，递几遍儿？”
那李瓶儿方不动了。³²²

当李瓶儿被潘金莲施以掩盖型言语虐待时，虽然她意识不到潘金莲对她的攻击，可从她“脸上一块红，一块白，站又不是，坐又坐不住”³²³的表情以及真走下席来，要递酒赔罪的行动中，得以知道她被嘲弄以致产生不舒服的情绪。幸亏吴月娘和西门庆皆因看不过眼，出口制止潘金莲，这才终止李瓶儿继续被潘金莲攻击。李瓶儿越沉默，潘金莲更肆无忌惮的攻击她。《金瓶梅》第四十一回写众妻妾去乔大户家赴宴回家后，潘金莲暗讽西门官哥出身低贱，不敢反驳的李瓶儿默默无语，幸亏西门庆怒斥潘金莲后，这场争辩才得以终止。

西门庆听了此言，心中大怒，骂道：“贼淫妇，过不过去！人这里说话，也插嘴插舌的。有你甚么说处？”³²⁴

面对潘金莲这位“嘴似淮洪也一般，谁问谁也辩他不过”³²⁵的撒泼高手，“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卑”³²⁶、“感到自己无助、无能和

³²²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04。

³²³ 《金瓶梅》第二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87。

³²⁴ 《金瓶梅》第四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59。

³²⁵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8。

缺乏精力”³²⁷的李瓶儿自然依赖西门庆来庇护了。也正因为这样，潘金莲视李瓶儿的沉默为软弱而不停止对她施行精神暴力。

虽然依赖性沉默并不能阻止精神暴力的发生，但这种借助他人来对付逆境的倾向确实帮助李娇儿、孟玉楼和李瓶儿获得“暂时”的庇护和压倒精神暴力施虐者的优势。

第三节、李娇儿、孙雪娥之认命性沉默

李娇儿和孙雪娥是精神暴力下选择认命性沉默的典型受害者。李娇儿是出身轻贱的从良妓女，是西门庆的第二房妾。由妓而妾的身份削弱了李娇儿对西门庆的吸引力，再加上孟玉楼、潘金莲相继进入西门庆家中，更是对李娇儿的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孙雪娥则是西门庆的第四房小妾。她是西门庆已故妻子陈氏从娘家陪嫁过来的丫头，被西门庆收用了才作为小妾。因此，孙雪娥的身份实际上却只能算是半个妾妇，半个丫头。由于孙雪娥姿色平平、又不会争宠，所以西门庆并不喜欢她，只让她当

³²⁶ 《金瓶梅》第六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840。

³²⁷ 依赖型人格障碍：又称孱弱型人格障碍，患者缺乏独立性；感到自己无助、无能和缺乏精力，怕被人遗弃；将自己的需求依附别人，过分顺从别人意志；要求和容忍他人安排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将责任推给他人来对付逆境的倾向。

郑晓边：《心理变态与健康》，页 72。

灶房仆妇的主管，打理各房的饮食。李娇儿和孙雪娥因为无法得到西门庆的宠爱，因此难以在西门家立足。封建家庭观念就是如此残酷，一旦夫权的砝码倾向于某方，某方便可得其宠爱，得其庇护，并在家庭中享受特殊的地位和权力。³²⁸卑贱的家庭地位导致李娇儿和孙雪娥受尽欺凌。

起初，李娇儿和孙雪娥并没有马上选择认命，她们也曾积极去寻求办法来改善自己的家庭地位。《金瓶梅》第十一回写当身为半个主子的孙雪娥看不过丫头春梅“搥柏拍凳，闹狠狠的模样”³²⁹而假意戏她，没想到春梅却从中挑拨并让潘金莲知道。在潘金莲和春梅一番加油添醋下，孙雪娥被西门庆又是辱骂、又是打。被打的孙雪娥甚不甘心，她尝试向吴月娘寻求协助，希望吴月娘可以制止潘金莲和春梅恃宠生娇的气焰，吴月娘却“只不言语”³³⁰。结果，孙雪娥再一次被潘金莲主仆俩挑唆而又被西门庆“拿短棍打了几下”³³¹。论起来，孙雪娥“四娘”的辈分在潘金莲和春梅之上，就只是因西门庆和吴月娘的偏宠才导致她被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欺负。再说，在受虐者的内心深处，有着对“丈夫打老婆”的心理认同，也有对“自己不争气”的忏悔。³³²当李娇儿意识到自己“风月多不及金莲也”³³³时，产生对自己不争气的忏悔而马上向李桂姐寻求“援助”以增加自己在西门家的气势。孙雪娥尽力争取“福利”的

³²⁸ 晨曦等：《金瓶梅中的男人与女人》，页 274。

³²⁹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3。

³³⁰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8。

³³¹ 《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59。

³³²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94。

³³³ 《金瓶梅》第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33-134。

过程中，面对三番四次的挨打；李娇儿则好几次被潘金莲“骂他家千淫妇万淫妇。”³³⁴ 虽然，她们内心深处产生了“抗拒就会招致更大的灾难”³³⁵的心理认同，然而她们并没有因此而马上放弃继续争取改善自身家庭地位的努力。

心活着，就有改变命运的力量。³³⁶ 当李娇儿和孙雪娥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挽回西门庆的心时，她们把期望放在吴月娘身上，希望吴月娘能顾念姐妹之情，和她们连成一线来对付潘金莲这位劲敌。《金瓶梅》第十二回写当李娇儿和孙雪娥发现潘金莲与小厮通奸的事后，她们向吴月娘告发真相。虽然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潘金莲通奸，但偏爱潘金莲的吴月娘却敷衍和威胁她们。“不争你们和他合气，惹得孟三姐不怪？只说你们挤撮他的小厮。”³³⁷ 又说：“他才来家，又是他好日子，你们不依我，只顾说去！等他反乱将起来，我不管你。”³³⁸ 吴月娘的态度使到李娇儿和孟玉楼对吴月娘失去信心。〈吴月娘春昼秋千，来旺儿醉中谤讪〉这一回中，孙雪娥再次被西门庆狠狠痛打以致“拘了他头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妇上灶，不许见人”³³⁹。面对援助者吴月娘不管教潘金莲与不重视她俩的态度使李娇儿和孙雪娥“哀莫大于心死”。李娇儿和孙雪

³³⁴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70。

³³⁵ 认命性沉默的受害者给自己找到的安慰是‘命里注定’，在她看来，命是无法抗拒的，如果抗拒就会招致更大的灾难，于是她学会了忍耐。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94。

³³⁶ 曾仕强：《曾仕强说中国人》，页 130。

³³⁷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71。

³³⁸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71-172。

³³⁹ 《金瓶梅》第二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55。

娥一次又一次的争取失败使她们“心死了而毫无力量，眼看着只有认命一途了”³⁴⁰。

在西门家，大家都用有色的眼光来看待李娇儿和孙雪娥。由于李娇儿“曾沦落为娼，即使从良嫁人，做人行事也低人三分”³⁴¹；由婢而妾的孙雪娥则“在新的位置上应该得到的尊荣却时时受到人为的抑制，自我感觉在妾的层次上徜徉，而身份还是处于相对低下的位置。”³⁴²有好几次，潘金莲更在西门庆、孟玉楼等其他妻妾面前对李娇儿表示轻蔑。

《金瓶梅》第十一回写潘金莲对西门庆说道：“俺们倒不是粉头，你家正有粉头在后边哩！”³⁴³；第十二回：潘金莲迁怒李娇儿，骂道：“十个九个院中淫妇，和你有甚情实？常言说的好：‘船载的金银，填不满烟花塞。’”³⁴⁴相较于李娇儿，孙雪娥更显卑贱，全家人都不把她放在眼里，甚至是下人也看不起她。大家称李娇儿“二娘”、孟玉楼“三娘”、潘金莲“五娘”、李瓶儿“六娘”，唯独不称她“四娘”，而只叫她“雪姐”。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默默接受了自己在西门庆家被排挤、被欺负的生活。李银河曾表示：“为什么这些受虐的妇女还要继续留在充满暴力的家庭里，答案是她们的自信心被暴力摧毁了。”³⁴⁵这样的家庭氛围导致她们的自信心彻底被摧毁了。

³⁴⁰曾仕强：《曾仕强说中国人》，页130。

³⁴¹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页180。

³⁴²晨曦等：《金瓶梅中的男人与女人》，页110。

³⁴³《金瓶梅》第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54。

³⁴⁴《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70。

³⁴⁵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94。

认命性沉默的受害者“给自己找到的安慰是‘命里注定’，在她看来，命是无法抗拒的，如果抗拒就会招致更大的灾难，于是她学会了忍耐。”

³⁴⁶ 首先，当李娇儿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西门家妻妾中不堪的地位时，她只能小心翼翼的过日子。《金瓶梅》第二十一回写当孟玉楼和潘金莲提议要大家凑份子为吴月娘和西门庆的和好筹办酒席时，不管李娇儿对孟玉楼的提议多么毫无兴趣、多么不情愿出钱凑份子，她也不得不屈服于孟玉楼直面反诘的权威下。曾有“名妓者之称”³⁴⁷的李娇儿也因着没有自信而不敢争取把拦汉子。就这样，卑贱地位、无从争宠的李娇儿被迫认命，而在吴月娘面前扮演本分老成、无怨无悔的妾；在西门庆的眼中则展示风月不逮、性情温良的侍妾形象。李娇儿的地位始终并未获得改善，她只能继续压抑自己默默承受被冷待的精神暴力。

至于孙雪娥，她比李娇儿更没有自信。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她在西门家的遭遇是自感形秽。究其原因，除了被西门庆彻底的忽视以外，吴月娘、潘金莲等诸房姨太太也将她视作下人，耻于同她平起平坐，称姐道妹。举凡拜客出游，亲戚往来，孙雪娥不但无份参与，更被留下看家。在日常礼仪上，孙雪娥都被要求降一格施受。种种不平等的对待，再加上争取身份屡试屡败的遭遇导致孙雪娥不敢挑战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挫败感使孙雪娥丧失争宠、保护自己的能力和被迫屈服于不堪的精神暴力下。挫败感会让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难以达到预期目

³⁴⁶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94。

³⁴⁷《金瓶梅》第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33。

标，这是一种颓废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人们精神萎靡，没有活力。³⁴⁸纵然有不愉快、委屈、愤怒等负面情绪，孙雪娥不敢像潘金莲、春梅等那样赤裸裸、大刺刺的公开表达，她只能在背地里偷偷的发牢骚。爱发牢骚的人像是个缺乏感情的孩子，他们的自尊受到严重打击和损伤，以致于不再期望爱、幸运和基本权力。³⁴⁹为了不再遭受挫败与失望的打击，她只能消极地看待事情的发生，自认自己是个“没时运的人儿”。如《金瓶梅》第二十三回写道：

不妨孙雪娥从后来，听见房里有人笑，只猜玉箫在房里和西门庆说笑，不想玉箫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脚。玉箫恐怕他进屋里去，便支他说：“前边六娘请姑娘，怎的不去？”雪娥鼻子里冷笑道：“俺们是没时运的人儿，骑着快马也赶他不上，拿甚么伴着他吃十轮儿酒？自下穷的伴当儿伴的没裤儿。”正说着，被西门庆房中咳嗽了一声，雪娥就往厨房里去了。³⁵⁰

这些话充分显示孙雪娥内心强烈的心酸与自卑。此外，当孙雪娥在发牢骚时，西门庆的一声咳嗽就把孙雪娥给吓跑了。可见孙雪娥对西门庆极为害怕，她心里“有着对‘丈夫打老婆’的心理认同”³⁵¹，西门庆绝对会为孙雪娥这番牢骚而再痛打她。可笑的是，若这番话出自春梅，相信

³⁴⁸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72。

³⁴⁹ 威勒·盖林，梁淑慧等译：《憎恨的原貌》，页 122。

³⁵⁰ 《金瓶梅》第二十三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26。

³⁵¹ 在受虐者的内心深处，有着对“丈夫打老婆”的心理认同，也有对“自己不争气”的忏悔。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94。

西门庆肯定不会利用咳嗽来吓唬春梅。显然，孙雪娥是名副其实没时运的人。

当孙雪娥好不容易盼到西门庆到她房内歇宿了一晚后，于是她在洪四儿等外人面前自称“四娘”。其实，这只不过是孙雪娥表达自己兴奋与盼望心情的正常举动，可是却被潘金莲从而讥讽、挖苦一番。可见孙雪娥连正常抒发情感的权利也被剥夺。称谓也得名副其实。孙雪娥固然有“四娘”这个名，然而她实在不具备“四娘”该有的实际地位，名不能副其实，则该名也就成了不能流通、使用的名。³⁵²由此可见，孙雪娥根本没有不认命的理由。

没有人喜欢被暴力对待。李娇儿和孙雪娥在西门家的种种遭遇使她们不得不接受被轻看、被落井下石、被忽视、被暴力对待的生活状况。她们是被孤立的，任谁也不愿给予她们协助。认命、惟命是从的人实在悲哀。³⁵³因此，在李娇儿和孙雪娥的意念里，她们之所以被精神暴力对待多多少少和她们妓女与丫头的身份有关。身份认同的自卑感使她们不知道如何去争取、也不敢像其他妻妾般捍卫自己的权利。为了生存，她们只好认命，并继续沉默。

³⁵² 曹炜：《〈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页 40。

³⁵³ 曾仕强：《曾仕强说中国人》，页 130。

第四节、孟玉楼、李瓶儿、潘金莲之隐瞒性沉默

“家丑不可外扬”、“保护自己的名誉”成为隐瞒性沉默受害者——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与精神暴力妥协的原因。隐瞒性沉默是指遭受对方暴力的受害者出于某些考虑保持沉默而隐瞒事情的真相。受害者主要意识到，无论是施虐一方或受虐一方，都是丢人的事情，为了保全自己和施虐者的名誉而保持沉默。³⁵⁴

孟玉楼在西门庆家妻妾排行第三，是一位拥有美丽外表、经济条件充裕和有才华的妇人。《金瓶梅》这样介绍她：

“这位娘子，说起来你老人家也知道，就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岁，生的长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来，就是个灯人儿。风流俊俏，百伶百俐，当家立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他娘家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会弹一手好月琴。”³⁵⁵

³⁵⁴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94。

³⁵⁵《金瓶梅》第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6-107。

孟玉楼如此优越的条件使西门庆对她 “一见，满心欢喜”³⁵⁶，并对她表示 “欲娶娘子管理家事”³⁵⁷；同样的，孟玉楼也因着西门庆家虽然 “就有房里人，那个是成头脑的”³⁵⁸情况而一心一意嫁给西门庆。可惜，西门庆却没有珍惜她，反而很快的就把她给打入 “冷宫” 了。值得注意的是，孟玉楼绝对拥有条件离开西门庆那充满暴力的家，她为什么要委屈自己留在西门庆家呢？原来，孟玉楼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生活在屈辱之中。

其实，孟玉楼改嫁西门庆之前曾受到她已故丈夫的舅舅张四舅劝阻，但一心思嫁的孟玉楼却听不进去，并且一一反驳他的劝阻。以下是孟玉楼和张四舅对话的情况：

且说他母舅张四，倚着他小外甥杨宗保，要图留妇人东西，一心举保与大街坊尚推官儿子尚举人为继室。若小可人家，还有话说，不想闻得是西门庆定了，知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动不得了。寻思千方百计，不如破为上计，即走来对妇人说：“娘子不该接西门庆插定，还依我嫁尚举人的。他是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颇过得日子，强如嫁西门庆。那厮积年把持官府，刁徒泼皮。他家见有正头娘子。乃是吴千户家女儿。你过去做大是，做小是？况他房里又有三四个老婆，除没上头

³⁵⁶ 《金瓶梅》第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1。

³⁵⁷ 《金瓶梅》第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1。

³⁵⁸ 《金瓶梅》第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2。

的丫头不算。你到他家，人多口多，还有的惹气哩！”妇人听见话头，明知张四是破亲之意，便佯说道：“自古船多不碍路。若他家有大家子，我情愿让他做姐姐。虽然房里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欢喜，多亦何妨；丈夫若不欢喜，便只我一个，也难过日子。况且富贵人家，那家没有四五个？你老人家不消多虑。奴过去自有道理，料不妨事。”张四道：“不独这一件。他最惯打妇煞妻，又管挑贩人口，稍不中意，就令媒婆卖了。你受得他这气么？”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汉虽利害，不打那勤谨省事之妻。我到他家，把得家定，里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奴？”张四道：“不是。我打听他的家，还有一个十四岁未出嫁的闺女，诚恐去到他家，三窝两块，惹气怎了？”妇人道：“四舅说那里话！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待得孩儿们好，不怕男子汉不喜欢，不怕女儿们不孝顺。休说一个，便是十个也不妨事。”张四道：“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此人行止欠端，专一在外眠花卧柳；又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只怕坑陷了你。”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边做些风流勾当，也是常事。奴妇人家，那里管得许多？若说虚实，常言道：‘世上钱财饶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况姻缘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倒不消这样费心。”张四见说不动妇人，倒吃他抢白了几句，好无颜色，吃了两盏清茶，起身去了。³⁵⁹

³⁵⁹ 《金瓶梅》第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13、114。

张四舅虽因为贪图孟玉楼的财富才劝阻她嫁给西门庆，可是张四舅对西门庆的批评的确句句是实、非常有理。当初，是孟玉楼自己坚持要嫁给西门庆的。她被西门庆忽视可谓“咎由自取”，若她在西门庆家失宠的遭遇传到张四舅的耳里，岂不是很丢脸？古代妇女的再婚，并不象男性再婚一样随便。³⁶⁰ 孟玉楼坚持为西门庆而放弃成为斯文诗礼人家尚举人的继室，甘心为西门庆的第三房妾。为此，孟玉楼不想让外人说她“随便”而错嫁西门庆。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孟玉楼只好隐瞒自己不幸幸福的真相。她压抑自己的争风意识，确实做到了如同当初自己对张四舅说的那样，对西门庆不阻不扯，随汉子喜欢；对吴月娘，“我情愿让他做姐姐”，以此来安慰自己失宠的心灵创伤。

李瓶儿也是一个拥有美丽外表、经济条件很好的妇人。《金瓶梅》写她为贿赂贪官而取出的财务时说：

妇人便往房中開箱子，搬出六十錠大元宝，共计三千两，……
床后还有四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都是值钱珍宝之物，……³⁶¹

³⁶⁰ 常建华：《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页 106。

³⁶¹ 《金瓶梅》第十四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00-201。

虽然拥有充裕的经济条件，李瓶儿也和孟玉楼一样无法以独立的经济离开受虐的环境。她同样选择当一个隐瞒性的沉默者。李瓶儿在未嫁西门庆以前，也曾从蒋竹山的口中听闻西门庆的劣行。

竹山听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学生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详细。此人专在县中包揽说事，广放私债，贩卖人口。家中丫头不算，大小五六个老婆，着紧打倘棍儿。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领出卖了。就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娘子早是对我说，不然进入他家，如飞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时悔之晚矣。况近日他亲家那边，为事干连，在家躲避不出，房子盖的半落不合的，都丢下了。东京关下文书，坐落府县拿人，到明日他盖这房子，多是入宫抄没的数儿。娘子没来由嫁他做甚？”³⁶²

“到明日，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³⁶³，心中只有西门庆的李瓶儿最后还是忽视蒋竹山的“忠告”而嫁给西门庆为第六个妾。在嫁给西门庆短短三天内，李瓶儿又是被冷落又是挨打。想起蒋竹山所说“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³⁶⁴，李瓶儿曾后悔，“思量：我那世里晦气，今日大睁眼又撞入火坑里来了！越发烦恼，痛哭起来。”³⁶⁵。经

³⁶² 《金瓶梅》第十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45。

³⁶³ 《金瓶梅》第十四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02。

³⁶⁴ 《金瓶梅》第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74。

³⁶⁵ 《金瓶梅》第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74。

过一番“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³⁶⁶取悦西门庆的话后，西门庆才停止对她施暴。对于自己曾遭西门庆的精神暴力，李瓶儿同样只字不提，以免遭人（蒋竹山）笑话。张竹坡说“瓶儿是痴人”。后来，随着西门庆对她宠爱有加，瓶儿沉浸在婚姻幸福之中。“从此罢缺相思调，美满恩情棉不如”抚平了李瓶儿内心曾因精神虐待而企图悬梁自缢的屈辱。她以身相许，以财相托，图的就是享受一个女人正常的性满足和一个可以依托终身的丈夫和家庭，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应该是极其合理的要求。³⁶⁷

此外，潘金莲这位西门庆强悍的爱妾也选择把自己被精神暴力对待的遭遇给隐瞒。潘金莲是西门庆众妻妾中最没有经济条件的一个。她只不过是使女出身，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被卖后才得以嫁给西门庆为妾。她的出身与经济能力根本比不上吴月娘、孟玉楼和李瓶儿。家境的贫寒使她在西门庆家自惭形秽。论家声，吴月娘有；论钱财，李瓶儿、孟玉楼有；论品性，李瓶儿更是好仁义的代表，甚至自己的母亲潘姥姥在春梅、如意儿面前也把她和李瓶儿进行比较。李瓶儿是“有仁义的姐姐，热心肠儿”³⁶⁸、“我临家去，好歹包些甚么儿与我拿了去，再不曾空了我。不瞒你姐姐每说，我身上穿的这披袄儿，还是你娘与我的”³⁶⁹；潘金莲

³⁶⁶ 《金瓶梅》第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75。

³⁶⁷ 田荣云：〈论《金瓶梅》中李瓶儿的多元性格和二元道德〉，《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0 卷第 3 期，页 85。

³⁶⁸ 《金瓶梅》第七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61。

³⁶⁹ 《金瓶梅》第七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61。

则“没人心，没人义”³⁷⁰、“半分折针儿也进不出来与我”³⁷¹等。潘姥姥毕竟是潘金莲的母亲，潘姥姥如此批评自己的女儿，也有不尽公平的地方。潘金莲确实不如李瓶儿般富贵，她又怎能学习李瓶儿出手大方呢？出身卑微、被李瓶儿盖过风头的潘金莲怎经得起这一比较？自尊心的驱使使潘金莲不容许任何人看不起她。若她被西门庆抽打、威胁、贬抑、性暴力、甚至是施行排尿奸等事件公开，将给她带来羞耻感。这时，吴月娘、李桂姐等都会瞧不起她，最后沦落得如孙雪娥一样的卑微。因此，“失宠”、“没有争宠的能力”绝对不能与她相提并论。生怕被人贬抑的潘金莲决定要“自爱”。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表示“过分自爱，妇女容易沉湎于先入为主的强烈的被爱观念中，以能够为人所爱为荣”³⁷²是成熟女性其中一个弱点。为了捍卫自己爱妾的地位，为了外在的荣耀、虚假的胜利与得意，潘金莲毅然选择与精神暴力妥协，以此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自卑感与屈辱。

封建社会寡妇出门是要有点勇气的。一要顶得住社会舆论，二要冲破亲属的阻力。³⁷³ 吴月娘就曾以“汉子孝服未满，浪着嫁人的才一个儿？”³⁷⁴的言论来刺激曾是寡妇的孟玉楼、李瓶儿和潘金莲。为了不让任何人掌握自己受屈辱的把柄，无论是家庭内的舆论“孝服未满，浪着

³⁷⁰ 《金瓶梅》第七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63。

³⁷¹ 《金瓶梅》第七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161。

³⁷² 转引自〔美〕琼·C·克雷斯勒等编，〔中国〕杨震宇等译：《女性心理学》，页 271。

³⁷³ 高越峰：《金瓶梅人物艺术论》，济南：齐鲁书社，1988，页 88。

³⁷⁴ 《金瓶梅》第十八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54-255。

嫁人”；抑或家庭外的社会舆论“强如嫁西门庆……只怕坑陷了你”、“不然进入他家，如飞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时悔之晚矣”促使孟玉楼、李瓶儿和潘金莲势必隐瞒不堪精神暴力对待的真相。

第五节、李瓶儿之忍让性沉默

婚姻关系中，“忍”多数被用来形容“女性在婚姻中受到各种委屈之后，一种悲苦的心理反应”³⁷⁵，是“‘心里的事，耐着性子不发出来’的状态”³⁷⁶。西门家中，李瓶儿是忍让性沉默受害者的典型。吴月娘说她“好个温克性儿”、西门庆赞她“好性儿，有仁义”，连仆人小厮都说“性格儿这一家子都不如他，又有谦让，又和气”。李瓶儿“禀性柔婉”、容忍退让的个性使她以“按住情感、思想或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发作且有所担当”³⁷⁷的态度来应对所遭受的精神暴力。

在西门庆众妻妾之中，李瓶儿以富有的经济条件、美丽的外表、温柔的性格赢得西门庆的宠爱。当其为西门庆生下官哥儿后，李瓶儿更是得

³⁷⁵ 利翠珊等：〈华人婚姻品质的维系：冲突与忍让的中介效果〉，《本土心理学研究》2008年第29期，页84。

³⁷⁶ 利翠珊等：〈华人婚姻品质的维系：冲突与忍让的中介效果〉，页84。

³⁷⁷ 利翠珊等：〈华人婚姻品质的维系：冲突与忍让的中介效果〉，页84。

到西门庆的专宠。因此，她对西门庆一往情深，一心一意服侍西门庆并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即使自己身体上不舒服，她都不顾，在“奴身上不方便”³⁷⁸的情况下满足西门庆的兽欲，并成为他春药功效的试验品。由于李瓶儿过分的温顺和违心的屈从，她“吃逼勒不过”³⁷⁹西门庆的央求，在半推半就下，默默承受西门庆对自己的性摧残，终于引发和加重了她的血崩症。李瓶儿之所以不拒绝西门庆是因为她确实爱着西门庆，就像她对西门庆说的“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³⁸⁰。“爱”使李瓶儿甘心忍受西门庆的性暴力。

在一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环境中，潘金莲不时找机会攻击风头盖过自己的李瓶儿。为了息事宁人，李瓶儿对潘金莲处处容忍退让。然而，谦和忍让、懦弱屈从的个性却成了软弱、无能的代名词，使潘金莲有机可乘。自从李瓶儿和西门庆的感情越来越好，再加上李瓶儿怀孕以后，潘金莲那里便经常传出对李瓶儿不利的消息，如“他做了一对鱼水团圆，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里？”³⁸¹、“他从去年八月来，又不是黄花女儿，当年怀，入门养。……若是八月里孩儿，还有咱家些影儿；若是六月的，‘踩小板凳儿糊险神道——还差着一帽头子哩’”³⁸²等种种制造仇隙的话语。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其实，当李瓶儿获得西门庆的专宠后她经常以“退让”的胸怀努力改善

³⁷⁸ 《金瓶梅》第二十七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379。

³⁷⁹ 《金瓶梅》第五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670。

³⁸⁰ 《金瓶梅》第十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75。

³⁸¹ 《金瓶梅》第二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89。

³⁸² 《金瓶梅》第三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422。

与潘金莲的关系。为了保护自己，李瓶儿放弃专一把拦汉子的机会，常常推西门庆到潘金莲处过夜。

然而，工于心计、阴险毒辣的潘金莲又怎会轻易与李瓶儿妥协呢？潘金莲捉住李瓶儿只会容忍退让的弱点对她施行严重的精神虐待。她为了与李瓶儿争宠，千方百计地惊吓官哥。李瓶儿虽然心中明白，但为了保护官哥，她只是“把官哥耳朵儿握着”³⁸³，吩咐绣春请潘金莲“休打秋菊罢，哥儿才吃了些奶睡着了”³⁸⁴。但潘金莲听了却“越发打的秋菊狠了”³⁸⁵，还骂道：“你越叫，我越打！莫不为你拉断了路行人？人家打丫头，也来看着你？好姐姐对汉子说，把我别变了罢”³⁸⁶。面对潘金莲的不断挑衅，李瓶儿“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³⁸⁷。即便伤心的落下眼泪，及至西门庆发现，李瓶儿也只是推托“害眼症”，而没有趁机告潘金莲的状。李瓶儿没有意识到毫无节制的忍让只会令潘金莲的恶行更加肆虐。李瓶儿这位母亲，在对待儿子和保护儿子方面却显出极度的软弱和可怜。³⁸⁸

³⁸³ 《金瓶梅》第四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62。

³⁸⁴ 《金瓶梅》第四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62。

³⁸⁵ 《金瓶梅》第四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62。

³⁸⁶ 《金瓶梅》第四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62。

³⁸⁷ 《金瓶梅》第四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62。

³⁸⁸ 赵海霞：〈个性的张扬与人性“善”的回归——《金瓶梅》女主角—李瓶儿解析〉，《船山学刊》2009年第4期，<http://www.literature.org.cn>。

李瓶儿误以为对潘金莲忍气吞声、不愿把事情弄大是保全自己和保全孩子安全的策略；潘金莲却看准李瓶儿不敢揭发自己恶行的情况下更加放肆。当西门大姐把潘金莲在吴月娘面前造谣中伤李瓶儿的事告诉她时，李瓶儿只会“半日说不出话来，对着大姐掉眼泪”³⁸⁹。柔弱的李瓶儿只将她心中的愤懑、委屈以掉落的方式传递给了西门大姐就作罢。“忍”虽然带来不舒服、不愉快的感受，但并不是一种被迫的行为，而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选择，她们藉由“忍”来因应有问题的关系，目的是避免更多的暴力与防止施暴者升高愤怒，希望藉此表达善意，进而使对方愿意改善关系。³⁹⁰天真的李瓶儿对潘金莲一忍再忍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更多的暴力与防止潘金莲升高愤怒，并希望藉此表达自己对她的善意。显然，李瓶儿拿自己与儿子的安全当筹码，渴望自己与潘金莲的关系得以改善。

可悲的是，李瓶儿失败了。受虐一方试图通过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保持一种平衡和宁静。但是如果施虐者认为对方不受影响，他会加重言语虐待的程度和频率，直至达到自己的目的。³⁹¹李瓶儿的“纵容”使潘金莲“无后顾之忧”的设计把官哥给害死了。她明知自己和孩子遭了暗算，但仍然选择为潘金莲隐瞒真相。孩子死了，潘金莲仍然继续在李瓶儿破碎的心灵上，狠狠的猛插“钢刀”，“每日抖擞精神，百般称快”³⁹²，

³⁸⁹ 《金瓶梅》第五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676。

³⁹⁰ 利翠珊等：〈华人婚姻品质的维系：冲突与忍让的中介效果〉，页 88。

³⁹¹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34。

³⁹² 《金瓶梅》第六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805。

而且百般挖苦与讥讽；李瓶儿依旧是暗自饮泣。善良的人往往把别人想象得跟自己一样善良。³⁹³李瓶儿就是这样，总是幻想自己以德报怨、逆来顺受会换来潘金莲的友好关系。

心理研究者杨锦陈博士表示：“如果一个人一味忍让、从不生气会扭曲其心理和人格。最终，一个本非懦夫的人，行为方式却十分懦夫。对方显然不会知道你内心的善，而只会从你的言行认定你是一个‘面瓜’，进而越来越不尊重你。”³⁹⁴李瓶儿善良、毫无节制的忍让至使她走向懦弱，面对这个害死自己孩子的凶手，李瓶儿依然不敢反抗她。当西门庆到自己房里来，李瓶儿依旧把西门庆打发到潘金莲房里。自己的泪水则“止不住扑簌簌香腮边滚下”³⁹⁵并“长吁了一口气。”³⁹⁶可见，李瓶儿的长叹不仅表示自己对潘金莲的威胁是多么无可奈何，也显示自己不情愿将西门庆赶往潘金莲房中的懊悔与自责。

李瓶儿误以为忍让是避开直接冲突的人际策略，可没想到忍让“也可能使关系断裂，或是将冲突虚化，形成‘虚性和谐’”³⁹⁷。“心中无限伤心事，付与黄鹂叫几声”³⁹⁸，深感自己无力挽回所有悲剧的李瓶儿只

³⁹³晨曦等：《金瓶梅中的男人与女人》，页 286。

³⁹⁴杨锦陈：〈宽容也要有底线〉，《健康时报》2006 年 12 月，
<http://health.people.com.cn>。

³⁹⁵《金瓶梅》第六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819。

³⁹⁶《金瓶梅》第六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819。

³⁹⁷利翠珊等：〈华人婚姻品质的维系：冲突与忍让的中介效果〉，页 87。

³⁹⁸《金瓶梅》第六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819。

有独自品味无可奈何的悲伤。其实，凭西门庆对李瓶儿的宠爱，李瓶儿并不是没有说“不”的权力，只是她被忍让给蒙蔽了。一味忍让把李瓶儿给逼向绝路，李瓶儿临死前的一刻，才发现如果她愿意把实情说给西门庆听，相信事情会好些。李瓶儿意识到忍耐性沉默并不能终止潘金莲所施以的精神暴力，她提醒吴月娘“到明日好生看养着，与他爹做个根蒂儿，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了。”³⁹⁹ 李瓶儿这位忍让性沉默精神暴力的受害者没有原则的仁义和忍让正是造成自己终至饮恨而亡的原因。

第六节、吴月娘、潘金莲之幻想性沉默

在西门家那残酷、随时被丈夫淘汰、处处充斥精神暴力的生活中，吴月娘和潘金莲也是幻想性沉默的受害者，她们在容忍和期待中默默忍受西门庆对自己施以精神上的虐待。幻想性沉默是指受到丈夫暴力的女性对丈夫始终心存幻想，希望有遭一日丈夫能够回心转意，所以在容忍和期待中保持沉默。⁴⁰⁰

³⁹⁹ 《金瓶梅》第六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848。

⁴⁰⁰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99。

《女论语·事夫章》里“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⁴⁰¹的封建观念促使吴月娘扮演贤良妻子的角色。吴月娘相信只要自己做到“夫刚妻柔”⁴⁰²，就能与丈夫“恩爱相因”⁴⁰³。当西门庆把潘金莲给娶回来后，吴月娘强忍“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怪不的俺那强人爱他”⁴⁰⁴的精神恐慌，选择对潘金莲讨好，与她和睦相处以便在西门庆面前制造“善于治家、姐妹和睦”的假象，目的就是要把自己贤良妻子的角色给扮演好。

当然，吴月娘并非没有尝试反抗，可是反抗对她毫无帮助，反而换来西门庆的辱骂与冷落。《金瓶梅》第十二回写当西门庆流连妓院时，吴月娘曾派玳安往妓院去劝西门庆回家，可是却被西门庆辱骂“淫妇”；又第十七回写吴月娘劝阻西门庆娶李瓶儿时，她不仅被西门庆狠狠的冷落，更被潘金莲百般称快。可见，吴月娘没有权利选择不沉默。

其实，在沉默的深处，吴月娘甚是痛苦。她曾向吴大舅诉苦，可反被劝说只要顺从西门庆就好了。反抗没有任何好处，吴大舅提醒她只要保持好妻子的形象就好了。以下便是吴大舅劝其姐时两人的对话：

⁴⁰¹ 转引自翁芝光：《中国家庭伦理与国民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页74。
原文见《女论语·事夫章》。

⁴⁰² 转引自翁芝光：《中国家庭伦理与国民性》，页74。原文见《女论语·事夫章》。

⁴⁰³ 转引自翁芝光：《中国家庭伦理与国民性》，页74。原文见《女论语·事夫章》。

⁴⁰⁴ 《金瓶梅》第九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133。

吴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这里打搅，又多谢姐夫送了桌面去，到家对我说，你与姐夫两下不说话。我执着要来劝你，不想姐夫今日又请。姐姐你若这等，把你从一场好都没了。自古痴人畏妇，贤女畏夫。三从四德，乃妇道之常。今后，他行的事，你休要拦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得做好好先生，才显出你贤德来。”月娘道：“早贤德好来，不教人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贵的姐姐，把我这穷官儿家丫头只当亡故了算帐。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随他把我怎么的罢。贼强人，从几时这等变心来！”说着，月娘就哭了。吴大舅道：“姐姐，你这个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两口儿好好的，俺每走来也有光辉些。”⁴⁰⁵。

由此可见，吴月娘把自己的痛苦向吴大舅申诉也于事无补。“沉默”就是男权制对女性提出的总体要求。⁴⁰⁶社会乃是默许男人用暴力治家，而妻妾的沉默则属“理智”的表现。吴月娘发现传统家庭对夫妻角色的期待是强调家庭和谐的重要性，而非侧重个人在婚姻关系中心理需要的满足。当吴月娘发现自己确实没有能力阻止西门庆一娶再娶时，她开始幻想：只要顺从西门庆，西门庆必能因着自己的好性子而事事顾念自己。

⁴⁰⁵ 《金瓶梅》第二十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290。

⁴⁰⁶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页64。

吴月娘意识到自己得改变反抗西门庆精神暴力对待的心态，否则只会伤了自己和西门庆的感情而间接让其他妾有机可乘。潘金莲就曾经在西门庆面前进谗来使西门庆与她冷战。爱情本来就要求专一，这可能是人类永远也无法超越的现实。⁴⁰⁷有哪一位女人看到自己的丈夫娶了又娶、经常在外眠花卧柳而不痛苦呢？为了捍卫自己正室的尊严、也为了让自己娘家的人“每走来也有光辉些”，吴月娘竟然漠视自己的痛苦，而“事事看开”。西门庆果然在李瓶儿面前这样评价吴月娘：“俺吴家的这个拙荆，他倒好性儿哩！不然，手下怎生容得这些人？”⁴⁰⁸此外，《金瓶梅》〈吴月娘扫雪烹茶·应伯爵替花邀酒〉这一回中，吴月娘没有正面阻止西门庆少到烟花之地，反而为西门庆烧香祷告，祈求神明帮助，盼望西门庆能多留在家中并早日得子。她此举果然使西门庆对她表示忏悔：“原来一向我错恼了他，他一篇都是为我的心，还是正经夫妻。”⁴⁰⁹西门庆的认错使吴月娘相信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真爱”有能力挽救和改变西门庆。社会学者诺曼·古德曼在《婚姻与家庭》一书中表示：令人惊异的是，受虐的妻子往往仍爱着其丈夫。他们把暴力视为婚姻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应予忍受，并且享受其余的生活部分。⁴¹⁰爱是包容，爱是忍耐。吴月娘认为自己贵为西门庆的元配，她有必要对西门庆一心一意与捍卫西门家庭。她相信西门庆是爱自己的，否则就不会在他人面前称赞自己好性儿了。

⁴⁰⁷ 高虹：《西蒙波娃·洒脱的文学女人》，台北：牧村图书有限公司，2004，页 257。

⁴⁰⁸ 《金瓶梅》第十六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25-226。

⁴⁰⁹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297。

⁴¹⁰ 诺曼·古德曼著，阳琪等译：《婚姻与家庭》（*Marriage and the family*, by Norman Goodman），台北：桂冠心理学业书，1995，页 270。

再说，在春梅骂走申二姐这件事上，愤怒的吴月娘向西门庆告状后，面对西门庆不当一回事的处理方式虽不满，但却没有坚持要西门庆严惩春梅。

于是起身，走过西门庆这边来。西门庆便问：“怎么的？”

月娘道：“情知是谁，你家使的有好规矩的大姐姐，似这般把申二姐骂的去了。”西门庆笑道：“谁叫他不唱与他来听。也不打紧处，到明日，使小厮送他一两银子，补伏他，也是一般。”

玉箫道：“申二姐盒子还在这里，没拿去哩。”月娘见西门庆笑，便说道：“不说叫将来嗔喝他两句，亏你还雌着嘴儿，不知笑的是甚么。”玉楼、李娇儿见月娘恼起来，就都先归房去了。西门庆只顾吃酒。⁴¹¹

男性对女性的感受无动于衷。⁴¹²吴月娘虽然生气，但却不敢再进一步要求。这是因为吴月娘了解西门庆的个性。西门庆认为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一旦问题解决了，西门庆就不愿理会吴月娘、潘金莲和春梅之间谁对谁错的恩恩怨怨。许多男人不愿接续女人起头的话题讲下去，无论是因为个人或其他的原因。⁴¹³为了避免激怒西门庆，吴月娘只好压抑住本希望西门庆为自己出头的真实感受。

⁴¹¹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079。

⁴¹² [美] 雪儿·海蒂著，李金梅译：《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页 16。

⁴¹³ [美] 雪儿·海蒂著，李金梅译：《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页 16。

在被辱骂、忽视、敷衍等种种精神暴力下，吴月娘确实已经从理性上意识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受到侵害，“即使她的愤怒有正当的理由，环境也会迫使她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所以她绝对不能表示反对的意见，和别人吵架或是生别人的气。”⁴¹⁴ 吴月娘处处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为的是符合封建社会为正头娘子所立下“自古痴人畏妇，贤女畏夫。三从四德，乃妇道之常”的戒律。于是，吴月娘理智的保持沉默，以便把局面撑着，通过维护地位与尊严来安抚自己痛苦的心灵，在沉默中默默幻想有朝一日西门庆能够多在乎自己。

吴月娘以“爱”和“家庭角色”来包容、忍受西门庆所施以的精神暴力；潘金莲则以“性生活的调适”和“满足西门庆需求”来包容、忍受西门庆所施以的精神暴力。过往被卖来卖去的经历，使潘金莲甚是珍惜与西门庆这段得来不易的婚姻关系。潘金莲意识到若自己不幸被西门庆打入“冷宫”抑或被卖，也许她会再经历一次自己在西门庆家的遭遇，又或许真能如她所愿的嫁给一位真心善待她的丈夫。否则，虽会些琵琶乐器，也只能沦落为妓女粉头，这可是潘金莲的一场赌注。因此，不管西门庆如何对待自己，潘金莲都要忍耐。《金瓶梅》第十二回述被西门庆欺骗与强行剪发的潘金莲为了表示对西门庆爱意与信任，漠视自己的痛苦甘心让西门庆剪下自己一撮头发，只以“是夜与他欢会异常”⁴¹⁵来

⁴¹⁴ [美] 雪儿·海蒂著，李金梅译：《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页 124。

⁴¹⁵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80。

平衡自己恐惧的心理⁴¹⁶；又第二十三回写就西门庆与宋蕙莲私通一事，潘金莲甘心为西门庆安排与宋蕙莲偷情场所，并为他保守秘密；还有第二十七回叙述潘金莲为了满足西门庆畸形的性欲，甘心被西门庆施以足以夺命的性虐待；另外第三十五回描述当潘金莲发现西门庆与小厮琴童胡搞的事，同样为西门庆保密，只开口向西门庆要衣服作补偿。潘金莲如此投西门庆所好，在很多“重要”事情上都与西门庆持“一致”的意见，不就是盼望西门庆“只愿你休变了心肠。随你前边和人好，只休抛闪了奴家”⁴¹⁷，渴望西门庆多在乎自己吗？

挫折后的另一种退缩式的反应是幻想。⁴¹⁸对吴月娘和潘金莲而言，施虐的丈夫都是放在她们面前的挑战。⁴¹⁹由此可见，吴月娘和潘金莲对西门庆可谓又是容忍又是期待又是幻想。社会学者认为婚姻调适的指标为：在重要的事情上能意见一致、有共同兴趣与活动、经常对对方表示爱意而且信任对方、很少抱怨、没有孤寂的感觉。⁴²⁰因此，吴月娘和潘金莲即使受了委屈，不但不伤害她们的人恼怒，而且还一味满足西门庆而提供他情感上的支持、接受或包容或改变自己心态来调适西门庆的癖好，用异常的性关系来取悦他等，她们幻想着西门庆能够回心转意。

⁴¹⁶ 处理焦虑的适当方法之一就是情感转移，从无法控制的真实来源转移到可控制的对象上。

威勒·盖林，梁淑慧等译：《憎恨的原貌》，页 107。

⁴¹⁷ 《金瓶梅》第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180。

⁴¹⁸ 张春兴：《心理学》，台北：台湾华东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6 年，页 510。

⁴¹⁹ [美] 琼·C·克雷斯勒等编，[中国] 杨震宇等译：《女性心理学》，页 270。

⁴²⁰ 张思嘉：〈从系统观点看婚姻适应的研究〉，《应用心理研究》1999 年第 2 期，页 112。

吴月娘和潘金莲对西门庆的容忍和期待最后是失败的。潘金莲最大的对手是李瓶儿。李瓶儿在世时，潘金莲曾被西门庆怒斥“人这里说话，也插嘴插舌的。有你甚么说处？”⁴²¹；李瓶儿死后，西门庆仍然被西门庆辱骂“狗攘的淫妇，管你甚么事！”⁴²²显然，西门庆最爱的还是李瓶儿。此外，西门庆更缠上奶妈如意儿、贵妇林太太、仆妇贲四嫂等各种阶层的女人。同样的，李瓶儿死后，吴月娘在西门庆心目中的地位并没有提升，李瓶儿几乎取代吴月娘“恭人”的地位。更甚的是，西门庆临死前，心里顾念的竟然是潘金莲而不是吴月娘。可见，西门庆都无形中粉碎了吴月娘和潘金莲的“幻想”。

综合以上精神暴力受害者西门庆、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等人沉默的心态，正好说明了“沉默不是金”。沉默只会使施虐者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相信暴力是征服受害者有效的手段。因此，沉默使《金瓶梅》各人物身心承受巨大压力，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为他们带来无尽痛苦。

⁴²¹ 《金瓶梅》第四十一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559。

⁴²² 《金瓶梅》第六十二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页 858。

第六章：结论——沉默不是金

在《金瓶梅》西门一家的婚姻日常生活中，西门庆与众妻妾之间的其中一方难免会向另一方展现权力的手段，例如有意无意的拒绝沟通或对对方采取冷漠的态度等，这都显示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存在着婚姻暴力与权力。在婚姻暴力的情境中，权力位階高者通常透过一定的手段以达到其所欲求的目的行为，例如要对方顺从、屈服。换言之，婚姻暴力是施虐者展现其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其目的在于要求受虐者的顺从或惩罚受虐者。⁴²³除了较令人容易察觉的身体暴力以外，精神暴力是婚姻暴力中其中一种暴力行为。精神暴力或精神虐待是隐形的暴力。它是一种不以直接的肉体打骂对家庭成员施暴，而是通过语言上的轻蔑、贬低、辱骂等，以及行动上的疏远、忽视对方感受等的态度与行为，以精神虐待的方式来重创对方。由于人们缺乏反隐形暴力的意识和能力，成为隐形暴力的承受者，使隐形暴力获得生存空间。⁴²⁴因此，西门庆、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等多数受害者在意识不到施虐者所施予的精神折磨下默默承受这种无形的伤害。

西门庆与吴月娘等众妻妾之间经常利用各种话语来对对方进行语言虐待。语言虐待是施虐者利用语言对受虐者施以精神折磨的其中一种

⁴²³ 谢卧龙：《知识型构中性别与权力的思想与辩证》，页 316。

⁴²⁴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66。

精神暴力行为，它实际上就是对话语资源的占有。存在于西门一家的各种语言虐待行为有打折扣型、掩盖型、阻碍和转移型、琐碎浅薄型、评价和批评型、威胁型以及辱骂型。这些语言虐待的目的就是利用语言来侮辱、蔑视、打断、喝止对方，以造成对方精神上的痛苦。在西门庆家的日常生活中，除了西门庆，吴月娘、李娇儿、潘金莲等众妻妾之间纵然对对方产生不满，她们也不敢明目张胆的直接伤害或折磨对方的肉体，而是蓄意通过语言虐待来打击对方，从中享受以语言打击对方所获得的优越感。例如：当吴月娘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阻止西门庆一而再、再而三的纳妾时，面对家中令她觉得碍眼的侍妾如李瓶儿、潘金莲和孟玉楼等，她只好对她们恶言相向，轻蔑她们“孝服未满，浪着嫁人”，使她们感到羞愧；同样的，当潘金莲意识到西门庆的注意力逐渐偏向李瓶儿时，她对李瓶儿发动猛烈的语言攻势，时而讽刺、挖苦李瓶儿，使她长期处于无助、无奈的精神压抑中。吴月娘通过使潘金莲、孟玉楼自觉羞愧；潘金莲则使李瓶儿即使有满腔的委屈也有口难言。可见，吴月娘和潘金莲等其他语言虐待者正是通过打击别人让对方痛苦的方式，在无形中转移了自己对对方的不满与痛苦。此外，在语言虐待下，西门庆固然以封建家长的姿态充当语言施虐者，他可以随心所欲的辱骂众妻妾“淫妇”、“狗彘的淫妇”等各种贬损人的话语。当他被吴月娘、潘金莲讽刺与逼供时，西门庆亦可以时而“装傻”、时而“坚执不认”或“只是笑”来敷衍她们。由此可见，为了捍卫自己的所谓尊严和利益，威胁、恫吓、辱骂，当众或私下的贬低、挖苦、奚落、嘲笑便不可避免。一旦有一方受到委屈，就会觉得不平衡，往往故意“挑刺”、“找茬”，用

言语刺激对方，以进行报复，来寻求心理的平衡和胜利。⁴²⁵ 西门庆、吴月娘、潘金莲、孟玉楼等各语言施虐者擅长以语言来互相攻击是因为语言虐待在肉体上无迹可寻，被攻击的一方往往难以意识语言虐待的侵害，且语言虐待可以使对方的生活产生巨大心理压力、变得令人沮丧，一点儿也不开心。所有的言语虐待，包括突然间冷笑，争论，发脾气，大叫，怒吼，热嘲冷讽等等，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指冲伴侣或其他人而去的，这些行为本身就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温情。⁴²⁶ 语言虐待是一种伤人的行为，相较于肉体上的伤害，语言虐待虽不留痕迹，但却同样令人痛苦，使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等受害者的生活氛围越来越混乱。因此，语言虐待是西门庆妻妾们隐蔽的伤人武器。

为了报复、为了争宠、也为了保护自己，西门庆和众妻妾在行动上互相虐待对方的心理。他们虐待对方心理的行为有：“控制行动或操纵”、施予“性生活中的情绪虐待”以及“忽视或否认对方的感觉和想法”。情绪攻击也称心理上的攻击或虐待。⁴²⁷ “控制行动或操纵”这一情绪虐待行为有强欺弱的权力结构关系。西门家的强者——西门庆、吴月娘可以任意控制与操纵孙雪娥的行动；吴月娘亦可以通过控制西门庆到哪一房歇宿的行动来对付潘金莲，甚至把潘金莲变卖出去。弱者——潘金莲、孙雪娥即使愤怒、不满、抱怨也无从反抗。再说，妻妾共居家

⁴²⁵ 〈家庭精神暴力 6 种类型〉，页 023。

⁴²⁶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137。

⁴²⁷ 国立嘉义大学家庭教育研究所：《婚姻与家庭》，页 348。

庭，一般正妻善于调和上下，的确可使家庭和睦。⁴²⁸西门庆甘心被吴月娘控制是因为西门庆考虑到吴月娘是众妾之首，有权力平衡妻妾之间的性关系而顺服吴月娘；潘金莲和孙雪娥则因着自己妾的身份而不敢以下犯上、抗衡妻权。因此，权力是一些人按照另一个人的愿望行动的可能性，此行动可能出自于下列原因之一：畏惧、对于利用关系的权衡、缺乏从事别种行为的能力、忠诚的献身、满不在乎，以及其他许多个人的动机。⁴²⁹

在性生活方面，西门庆不考虑李瓶儿的感受与生理状况而坚持与她发生性行为；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性交方式如肛交、排尿奸等说明了他对潘金莲人格的不尊重，而潘金莲同样把西门庆视为性工具。李瓶儿即使不愿意也不能拒绝，她认为“女人是男人生命的点缀，是男人从精神到肉体天然的奴役对象”⁴³⁰。潘金莲则产生以性为工具的错误思想。性爱本来是加深夫妻感情，促进伙伴关系和享受生命快乐的重要手段，但在一些妻子那里，这种健康的性观念发生了扭曲，并蜕变为一种以“性”为工具进行要挟的错误思想，利用自己在生理方面的优势，操纵和左右男人。⁴³¹因此，潘金莲利用自己在生理方面的优势，操纵和左右西门庆。结果，这不但降低了“性操纵”者的人格价值，也加重了丈夫对妻子的

⁴²⁸ 程郁：《纳妾：死而不僵的陋习》，页 40。

⁴²⁹ 谢卧龙：《知识型构中性别与权力的思想与辩证》，页 319。

⁴³⁰ 冰野：〈直击毒瘤妾文化〉，《海内与海外·社会长镜头》1997 年第 7 期，页 53。

⁴³¹ 〈家庭精神暴力 6 种类型〉，页 25。

鄙视，反而助长了夫妻之间的“离心力”。⁴³²难怪西门庆把她当性奴看待。此外，一个人没有理想与追求，往往就会在性活动上寻找变态的补偿。⁴³³西门庆则在没有追求真爱、没有渴望拥有健康性心理的理念下对潘金莲和李瓶儿施以性生活中的情绪虐待，将自己的性快乐、性满足建立在她们的痛苦上，而自己也甘心沦为供潘金莲泄欲的对象。“性生活中的情绪虐待”使西门庆、潘金莲和李瓶儿没有健康的性心理。他们忽略性生活中的情感交流，而任意要对方为自己履行性工具的义务。人类性行为与动物性行为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是生理上的冲动，而更主要的是具有复杂的心理情感的活动，是对对方的相貌、气质、品德和才华等各方面互相爱慕的结果，是一种特殊的情感交流方式。⁴³⁴西门庆、潘金莲和李瓶儿之间没有感情传递的性生活犹如嫖客与娼妓之间的金钱与肉体交易，不但没有超出动物性行为的本能、谈不上任何道德表现，且滥用了人类性之爱的幸福本源和生育繁衍的意义，也违背了自然法则。

此外，在“忽视或否认对方的感觉和想法”这一精神虐待中，妻妾们是最大的受害者。西门庆任意对妻妾们施以身心上的伤害，“身心”伤害也包含了“心理”上的损害。⁴³⁵无论她们对西门庆有多么不满，她

⁴³² 〈家庭精神暴力6种类型〉，页25。

⁴³³ 高耀华：〈试论性道德在男性心理中的作用〉，《江苏省首届性学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页61。

⁴³⁴ 高耀华：〈试论性道德在男性心理中的作用〉，页61。

⁴³⁵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68。

们也只能压抑自己的情绪。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对压抑作出这样的解释：有一冲动或精神历程想要实现而成动作：我们知道这是可因动作的“拒绝”或“责难”而遭受抵制；那时精神历程的所有力量因退缩而减弱，但是仍能存留于记忆中。⁴³⁶ 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温柔让夫、温柔容妾、即使挨打、被强行剪发等也不敢反抗。遭受精神虐待的阴影并没有因着她们极力压抑而有所减低，而是在她们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在沉默中默默承受身心上的痛苦。压抑中的女性认为自己无能为力，不敢挑战与男人不满意的关系与改变现状。相反，她假心假意地遵从，掩盖自己的情感。⁴³⁷ 以李娇儿、孙雪娥、潘金莲为例，李娇儿仍然是西门庆的第二房妾；孙雪娥则尽力做好自己厨娘的本分；潘金莲依旧是西门庆的宠妾。她们仍然遵从西门庆和吴月娘的吩咐与命令，但背地里分别与吴二舅、仆人来旺、小厮琴童偷情。潘金莲而后又长期与女婿通奸。

在精神暴力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中，吴月娘、潘金莲等各受害者皆选择沉默以对。所选择的沉默方式包括含糊性沉默、依赖性沉默、认命性沉默、隐瞒性沉默、忍让性沉默以及幻想性沉默。西门一家的精神暴力受害者选择沉默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沉默是否有效帮助他们面对精神上的虐待？选择含糊性沉默的西门庆没有真正关心这个家的态度是导致家中妻妾斗争持续恶化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他的观念里，他认为“一个

⁴³⁶ [奥] 弗洛伊德，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页 232。

⁴³⁷ [美] 杰克，朱怀江等译：《压抑的女性：女性抑郁与心理调节》，页 146。

男人最好别表达他的感受。此信念暗示了表达感受是一种懦弱的象征，脆弱的自我会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⁴³⁸对于自己家中女人们的大、小事，西门庆懒得认真去看待；西门官哥的死，西门庆心里很清楚官哥是死于潘金莲的嫉妒之下。但西门庆对潘金莲的了解使他不愿在本已多事的家庭增添事端。他只是愤怒的将直接凶手——雪狮子猫摔死了事，劝解悲痛的李瓶儿不要过度悲伤而已；吴月娘与潘金莲争宠的斗争，西门庆抱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态度，一方面暂时屈服于吴月娘的妻权下，另一方面则极力讨好潘金莲；为了把男性家长的角色扮演好，西门庆以“性”来管治家庭，时而陪吃饭、喝酒、上床做爱来满足家中各房妻妾的性欲。西门庆利用性交来代替沟通和真诚的慰问，以性来安抚妻妾们的哀怨。毕竟，对中国男性而言，完美的婚姻中，贤惠的妻子，爱恋的情人及交心的伴侣三者似乎缺一不可。⁴³⁹西门庆误以为自己的含糊⁴⁴⁰可以把伤害减至最低，结果他在处理各种事情上选择含含糊糊的抵挡一番。事后却认为自己反正已经抵挡成功，一直含含糊糊下去，结果变得糊糊涂涂，不再是含含糊糊了。⁴⁴¹因此，西门庆的含糊策略演变为糊涂策略，不但使家中激烈斗争一发不可收拾，更导致多人因他的糊里糊涂而受害。而西门庆最终却以冷漠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家。西门庆选择沉默的方式“失去了同自己内心的关联，……只能同一种虚假的自我发

⁴³⁸ [美] 麦克·林西等著，[台] 林明杰等译：《家庭暴力者 辅导手册》，页 95。

⁴³⁹ 杨国枢等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册）》，页 336。

⁴⁴⁰ 含含糊糊的真实诚意就是“为了更大的和谐，把伤害减轻到最低限度”。

曾仕强：《曾仕强 说中国人》，页 163。

⁴⁴¹ 曾仕强：《曾仕强说中国人》，页 163。

生关系”⁴⁴²。这种虚假的自我就是面子，这种面子是以周围环境赞同的行为方式和感情为基准。希望或必须维持这样的面子主宰了人的行为方式，这样人就失去了自己的感受、情感和同情心。⁴⁴³ 结果，西门庆到妓院去寻找家庭温暖、利用纵情纵欲平衡自己的心灵，并通过虚情假意来支撑整个家庭。或许正因为人是如此地有限，无可避免的缺憾也无所不在，不愿意如实面对的西门庆能做的，真的也只剩下更疯狂、更无助的性爱了。⁴⁴⁴

依赖性沉默使受害者产生权威依赖心理。面对权威，人们会产生一种暂时性的心理无能 (psychological disability) 的征候，经验到不同程度之突发性的心理迟滞与行动笨拙。⁴⁴⁵ 面对潘金莲的威胁，曾身为名妓、有过人才艺、善于应酬的李娇儿也得借助李桂姐的淫荡来分散西门庆对潘金莲的专注之情以保护自己。李瓶儿则忽略自己身为西门庆爱妾的能力，依赖西门庆和吴月娘来抵挡潘金莲的攻势而丧失了自我保护的本能。稳重、机警的孟玉楼在潘金莲面前更是自觉无能。为了避免潘金莲攻击自己，孟玉楼不与潘金莲竞争、背地里向她学舌报信，讨好她、依赖她来打击他人。孟玉楼这种“以恭顺的服从作为一种自我呈现的方式，未尝

⁴⁴² [德] 阿尔诺·格鲁恩，李健鸣译：《常态下的癫狂》（*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by KG Munich, Germany: GmBH & Co, 1987），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页 3。

⁴⁴³ [德] 阿尔诺·格鲁恩，李健鸣译：《常态下的癫狂》，页 3。

⁴⁴⁴ 侯文咏：《没有神的存在——私房阅读〈金瓶梅〉》，页 400。

⁴⁴⁵ 杨国枢等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册）》，页 191。

不是有效产生逢迎或讨好效果，以使权威对自己增加好感与赞赏的好办法。”⁴⁴⁶

李娇儿和孙雪娥被歧视的身份不仅使她们在西门庆的心目中丧失了吸引力，更被其他女人打压。她们努力改善自己家庭地位的努力在屡试屡败下加深了她们的无用感。女性从不自觉到自觉地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自己的才能和能力也同样地束缚了女性。⁴⁴⁷ 由妓而妾的李娇儿不时得忍受被骂“千淫妇万淫妇”；由婢而妾的孙雪娥则不时感叹自己“没时运”。生存价值彻底被摧毁的两人被迫选择在认命中压抑自己的声音。她们同样身为西门庆的妾，然而却受到种种不平等的待遇，甚至连丫头春梅也不如。这样的受虐环境导致她们对西门庆、对这个家产生了怨恨。怨恨也来自于女性的需要和愿望被忽视以及在关系中缺少互相交流。⁴⁴⁸ 结果，怨恨和愤怒的积蓄驱使李娇儿在西门庆死去当天，乘机偷了五锭元宝，并把自己所有财宝偷偷的搬到妓院去，甚至搬离西门家。孙雪娥则在暗中积累更多的财宝，以备日后逃离西门家后使用。但是，孙雪娥却不如李娇儿般幸运。她最后落得悲剧的下场。

⁴⁴⁶杨国枢等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册）》，页 191。

⁴⁴⁷ [美] 杰克，朱怀江等译：《压抑的女性：女性抑郁与心理调节》，页 162。

⁴⁴⁸ [美] 杰克，朱怀江等译：《压抑的女性：女性抑郁与心理调节》，页 146。

作家林语堂曾表示：面子是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之点。它抽象而不可捉摸，但却是规约中国人社会交往最精致的标准。⁴⁴⁹ 隐瞒性沉默的受害者——孟玉楼、李瓶儿和潘金莲正是以这空洞的东西来支撑她们继续留在受虐的环境中。社会学者佐斌对中国内地社会的脸面观作了研究，研究发现“能力缺陷行为”、“隐私暴露行为”被认为是丢脸面的事。⁴⁵⁰ 孟玉楼和李瓶儿认为受屈辱的私生活一旦被人知晓会使她们大失脸面；潘金莲则认为若自己屈身忍辱的事件曝光，大家会质疑她身为西门庆爱妾的能力。就这样，她们把暴力埋藏在面子的背后。

李瓶儿选择了漠视自我式的忍让，原因是认为“在追求自身幸福的过程中，必须在自我的个性上承受无数次的压制，在人际的相处过程中，必须不断的妥协和牺牲。”⁴⁵¹ 于是，为了爱，李瓶儿实践“人伦之忍”⁴⁵²，甘心承受西门庆所施以的性暴力行为；为了不与潘金莲正面冲突，李瓶儿实践“对待之忍”⁴⁵³，默默容受潘金莲具有伤害性的欺负、凶暴、仇恨、嫉妒等行为。即使是潘金莲的笑脸、赞誉、谄媚，李瓶儿一样忍受。然而，忍并没有帮助李瓶儿真正解决所面对的冲突。常言：“忍字

⁴⁴⁹ 杨国枢等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册）》，页 356。

⁴⁵⁰ 杨国枢等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册）》，页 377。

⁴⁵¹ 杨国枢等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下册）》，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出版，2008，页 602。

⁴⁵² 人伦之忍：指的是在五伦关系内相处之忍，有“父子之忍”、“兄弟之忍”、“夫妇之忍”、“同寅之忍”等。

杨国枢等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下册）》，页 593。

⁴⁵³ 对待之忍：指的是人际之间相互对待之忍。具有伤害性的欺负、侮辱、厌恶、忤逆、凶暴、仇恨、毁谤、忌妒等行为，虽不利与我，但须忍之。此外，赞誉、谄媚和笑脸，虽不伤于我，但此等人并非善类，亦须忍之。

杨国枢等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下册）》，页 594。

心上一把刀”，李瓶儿的一味忍让不但使潘金莲得寸进尺、步步进攻，她也不敢告诉西门庆。弗洛伊德认为，如果所有这些情绪表达都受到了阻碍，它将寻求其他宣泄方式，甚至是一些有害的方式，如引起身心失调。⁴⁵⁴李瓶儿把自己的苦难全都给隐瞒，结果使自己的健康深受影响，甚至赔上自己与西门官哥的性命。忍让性沉默使李瓶儿付出沉重的代价。

幻想性沉默的受害者一味“依赖幻想来解决现实问题，幻想就变为不良的适应。”⁴⁵⁵可见，这退缩式的反应（幻想）根本不能解决潘金莲和吴月娘的问题。面对西门庆这样一个丈夫，女人用忍耐和沉默换取的不是他所期望的安宁和幸福，而是没有回报的付出和心灵的煎熬。⁴⁵⁶吴月娘和潘金莲这两位幻想性沉默的受害者同时以容忍、纵容、退缩；期待、幻想着丈夫西门庆回心转意的妥协方式并没有改善精神暴力的肆虐，反而为他们换来更多的失望与悲伤。最后，吴月娘在李瓶儿死后，把李瓶儿的画像和床给烧了、接着把春梅卖掉，让她两手空空的离开西门家、最后也把潘金莲叫王婆子给领了去，并给潘金莲寒酸的财产清单。可见，吴月娘对李瓶儿、潘金莲以及春梅的积怨埋藏了许久。潘金莲则在争宠

⁴⁵⁴ If all such expression were inhibited, Freud thought that the emotion would then seek discharge through other, even less palatable, outlets, such as symptoms of psychosomatic nature. (pg 56)

埃文斯著、石林译：《解读情感》（*Emo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y Dylan Ev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页 191。

⁴⁵⁵ 张春兴：《心理学》，页 510。

⁴⁵⁶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107。

过程中与吴月娘积累了不少恩怨，最终走向被领出去卖，甚至惨死的下场。

戴维·戈德堡在其《伦理理论与社会问题》一书中提出了精神暴力是对人的“心理攻击”的观点。⁴⁵⁷ 当精神暴力把家里变得不再温暖时，西门一家被焦虑、恐惧、紧张等不良情绪给困扰。焦虑的本质就是害怕(fear)，当我们害怕失去所重视的、或感到放在自己身上的要求远高于自己的实际能力时，我们便会感到焦虑。⁴⁵⁸ 引发焦虑的心理特质包括：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完全控制的欲望、完美主义倾向、害怕被人拒绝以及悲观忧虑的习惯。⁴⁵⁹ 西门庆、吴月娘因着建制下的压力，被迫去符合既定的标准和期望而焦虑；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和李瓶儿则因着害怕被批评、自尊感受威胁、不能确保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等各种精神折磨而感到焦虑。焦虑或紧张的基本指令就是逃避或战斗。⁴⁶⁰ 西门庆和众妻妾以沉默的方式来逃避和克服精神暴力氛围下所导致的焦虑情绪。结果，他们的沉默使施虐者更加肆无忌惮，使他们更加相信，暴力是征服受害者最有效的手段；沉默更使潘金莲、孟玉楼、孙雪娥等自动放弃了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沉默也使吴月娘、李瓶儿等处长期的屈辱和忍耐中，使各妻妾的独立性和主体地位丧失在压抑中。圣·托马斯·罗金：如果你将你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你的

⁴⁵⁷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67。

⁴⁵⁸ 汤国钧等：《焦虑自疗》，香港沙田：突破出版社，2008，页 10。

⁴⁵⁹ 汤国钧等：《焦虑自疗》，页 37-41。

⁴⁶⁰ 汤国钧等：《焦虑自疗》，页 35。

坦诚将拯救你；如果你不将内心世界公之于众，你掩盖的问题将会毁掉你。⁴⁶¹由此可见，沉默使精神暴力获得成长的空间。

通过研究《金瓶梅》里西门一家的精神暴力现象，得以归纳出精神暴力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家内的男女不平等与家庭暴力有直接的关系。⁴⁶²西门家暴力下的受害者仍然以女性为主。此外，中国的家庭中，一个人的尊卑是不断转化的，同一个女人，身为妻，在丈夫面前是阴，在妾婢面前即为阳。⁴⁶³因此，社会阶级地位较高的吴月娘可以任意对社会阶级地位较低的潘金莲、孙雪娥等施以精神暴力行为。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反过来影响人的心理和精神人格。⁴⁶⁴不幸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和李瓶儿就算被西门庆施以情感上的伤害、身为妾者即使被妻权打压也懵然不知，反而误以为这些都是自己应该承受的精神负担，无形中纵容精神暴力的滋长。由于精神暴力的隐蔽性，受害者的沉默显然是一种被动、无奈的选择，而且只有受害妇女才能真正感受到丈夫精神虐待之下的压力与痛苦。⁴⁶⁵就这样，西门庆与众妻妾在语言上、行动上互相压抑牵制，无论是妻、是妾、是夫，都没有获得或者付出真正的夫妻感情，都在这种婚姻桎梏中煎熬着。

⁴⁶¹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页 063。

⁴⁶² 李银河：《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http://shuku.net/novels/zatan/female/female.html>。

⁴⁶³ 程郁：《纳妾：死而不僵的陋习》，页 31。

⁴⁶⁴ 肖扬碚：《文化的衰落与裂变——《金瓶梅》婚姻家庭文化考察》，页 121。

⁴⁶⁵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页 67。

⁴⁶⁶由此可见，精神暴力像殴打一样，是婚姻和家庭关系里值得重视的问题。

⁴⁶⁶ 杨丽：〈漫谈《红楼梦》中的妾文化〉，《学术交流》1995年第1期，页100。

参考书目

专著:

1. 曹炜:《文学语言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
2. 常建华:《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陈玲:《心理学的诡计》,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4. 晨曦等:《金瓶梅中的男人与女人》,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5. 程郁:《纳妾:死而不僵的陋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 崔丽娟等:《社会心理学:解读社会,诠释生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 冯沪祥:《两性之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 高虹:《西蒙波娃·洒脱的文学女人》,台北:牧村图书有限公司,2004。
9. 高越峰:《金瓶梅人物艺术论》,济南:齐鲁书社,1988。
10. 国立嘉义大学家庭教育研究所:《婚姻与家庭》,嘉义:涛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
11. 侯文咏:《没有神的存在——私房阅读〈金瓶梅〉》,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12.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13. 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14. 李银河：《虐恋亚文化》，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2。
15. 刘达临：《浮世与春梦：中国与日本的性文化比较》，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
16. 刘达临：《性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7. 刘达临：《中国情色文化史》，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
18. 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北京：团结出版社，2000。
19. 路云亭：《暴力的艺术》，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
20. 阮芳赋等：《人类性学》，台北：华腾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3。
21. 孙逊编：《金瓶梅鉴赏辞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
22. 汤国钧等：《焦虑自疗》，香港沙田：突破出版社，2008。
23.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24. 汪玢玲：《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5. 王绍玺：《小妾史》，台北：华成图书，2004。
26. 王汝梅：《王汝梅解读〈金瓶梅〉》，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
27. 王以仁等：《婚姻与家庭生活的适应》，台北：心理出版社，2001。
28. 闻君等：《心理医生》，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29. 翁芝光：《中国家庭伦理与国民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30. 吴就君：《婚姻与家庭》，台北：华腾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9。
31. 谢卧龙：《知识型构中性别与权力的思想与辩证》，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
32. 徐光国：《婚姻与家庭》，台北：杨智文化事业，2004。
33. 晏涵文：《性、两性关系与性教育》，台北：心理出版社，2004。
34. 杨国枢等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册）》，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35. 杨国枢等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下册）》，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出版，2008。
36. 云天：《名人看婚姻》，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37. 曾仕强：《曾仕强说中国人》，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38. 张春兴：《心理学》，台北：台湾华东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6。
39. 郑晓边：《心理变态与健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40. 周丽端等：《婚姻与家人关系》，台北：国立空中大学，1999。
41. 周伟文：《沉默的女性——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古籍：

1. [明] 笑笑生著，秦修容整理：《金瓶梅》，《金瓶梅会评会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

中文译著：

1. [奥]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周朗译：《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by Adler Alfred, One World Publications, 1992），国际文化出版社，2007。
2. [德] 阿尔诺·格鲁恩，李健鸣译：《常态下的癫狂》（***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by KG Munich, Germany: GmBH & Co, 1987），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3. 埃文斯著、石林译：《解读情感》（*Emo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y Dylan Ev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4. [奥] 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 Analysis*, by S. Freu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2），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 [美] 杰克，朱怀江等译：《压抑的女性：女性抑郁与心理调节》（*Silencing the Self: Women and Depression*, by Jck,D.C, America: Haw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6. [美] 卡尔森著，苏产捷等译：《生理心理学·第六版》（*Foundation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Sixth Edition)* , by Neil R. Carlson,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2007)，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7. [美] 马克梦著，王维东等译：《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Misers, Shrews, and Polygamists: Sexuality and Male- 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 by McMahon, Keith,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8. [美] 麦克·林西等著，[台] 林明杰等译：《家庭暴力者辅导手册》（*Change Is The Third Path: a workbook for ending abusive and violent behaviour*, by Michael Lindsey, Robert W.Mc Bride, Constance M.Platt, Gylantic Publishing Company,2000），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9. 诺曼·古德曼著，阳琪、阳琬译：《婚姻与家庭》（*Marriage and the family*, by Norman Goodman），台北：桂冠心理学业书, 1995。

10. [美] 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语言虐待》（*The Verbally Abusive Relationship*, by Patricia Evans, Reseda: Adams Publishing, 1996)，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11. [美] 琼·C·克雷斯勒等编, [中国] 杨震宇等译: 《女性心理学》 (*Lectures on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by Chrisler, John C, Golden, Carla,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4), 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12. [新西兰] 斯托曼著, [中] 王力译: 《情绪心理学——从日常生活到理论》 (*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 From Everyday Life to Theory (Fifth Edition)*, by K.T. Strongman, San Francisco: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3),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6。
13. 威勒·盖林著, 梁淑慧等译: 《憎恨的原貌》 (*Hatred: the Psychological Descent into Violence*, by Willard Gaylin, Perseus Books L.L.C, 2003), 台中: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2004。
14. [瑞士] 维雷娜·卡斯特著、章国锋译: 《怒气与攻击》 (*Von Sinn des Angers*, by Verena Kast, Germany: Kreuz Verlag Stuttgart, 1998),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15. [法] 西蒙·波娃著, [台] 陶铁柱译: 《第二性》 (*Le Deuxième Sexe*, by Simone de Beauvoir, Taipei: Owl Publishing House, 1949), 台北: 猫头鹰出版社, 1999。
16. [美] 雪儿·海蒂著, 李金梅译: 《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 (*The Hite Report: A Nationwide Study of Female Sexuality*, by Shere Hit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76),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
17. [美] 雪儿·海蒂著, 林瑞庭等译: 《海蒂性学报告·男人篇》 (*The Hite Report: On Male Sexuality*, by Shere Hit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76),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

期刊论文:

1. 冰野:〈直击毒瘤妾文化〉,《海内与海外 社会长镜头》1997 年第 7 期,页 53-54。
2. 陈晓明:〈波伏瓦《第二性》的现代意蕴〉,《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 年第 1 期,页 46-50。
3. 杜贵晨:〈《金瓶梅》为“家庭小说”简论——一个关于明清小说分类的个案分析〉,《河北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页 23-27。
4. 高耀华:〈试论性道德在男性心理中的作用〉,《江苏省首届性学研讨会论文集》1996 年,页 59-61。
5. 利翠珊等:〈华人婚姻品质的维系:冲突与忍让的中介效果〉,《本土心理学研究》2008 年第 29 期,页 77-116。
6. 李新灿:〈男性多偶之家中妻子的自保策略——明清小说家庭的掠影〉,《云南社会科学》2003 年第 6 期,页 125-128。
7. 刘孝严:〈社会、家庭和人生的全景观照——也谈《金瓶梅》的思想意义〉,《明清小说研究》2003 年第 1 期,页 106-117。
8. 田荣云:〈论《金瓶梅》中李瓶儿的多元性格和二元道德〉,《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0 卷第 3 期,页 83-87。
9. 王平:〈明清小说婚俗描写的特征与功能——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为中心〉,《东岳论丛》2007 年第 3 期,页 14-23。
10. 肖扬碚:〈文化的衰落与裂变——《金瓶梅》婚姻家庭文化考察〉,《广西社会科学》2004 年第 9 期,页 121-123。

11. 杨丽：〈漫谈《红楼梦》中的妾文化〉，《学术交流》1995 年第 1 期，页 98-101。
12. 张思嘉：〈从系统观点看婚姻适应的研究〉，《应用心理研究》1999 年第 2 期，页 111-123。
13. 〈家庭精神暴力 6 种类型〉，《中国健康月刊》2005 年第 3 期，页 22-27。

互联网文章/论文：

1. 李银河：《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http://shuku.net/novels/zatan/female/female.html>。
2. 杨锦陈：〈宽容也要有底线〉，《健康时报》2006 年 12 月，
<http://health.people.com.cn>。
3. 赵海霞：〈个性的张扬与人性“善”的回归——《金瓶梅》女主角李瓶儿解析〉，《船山学刊》2009 年第 4 期，
<http://www.literature.org.cn>。